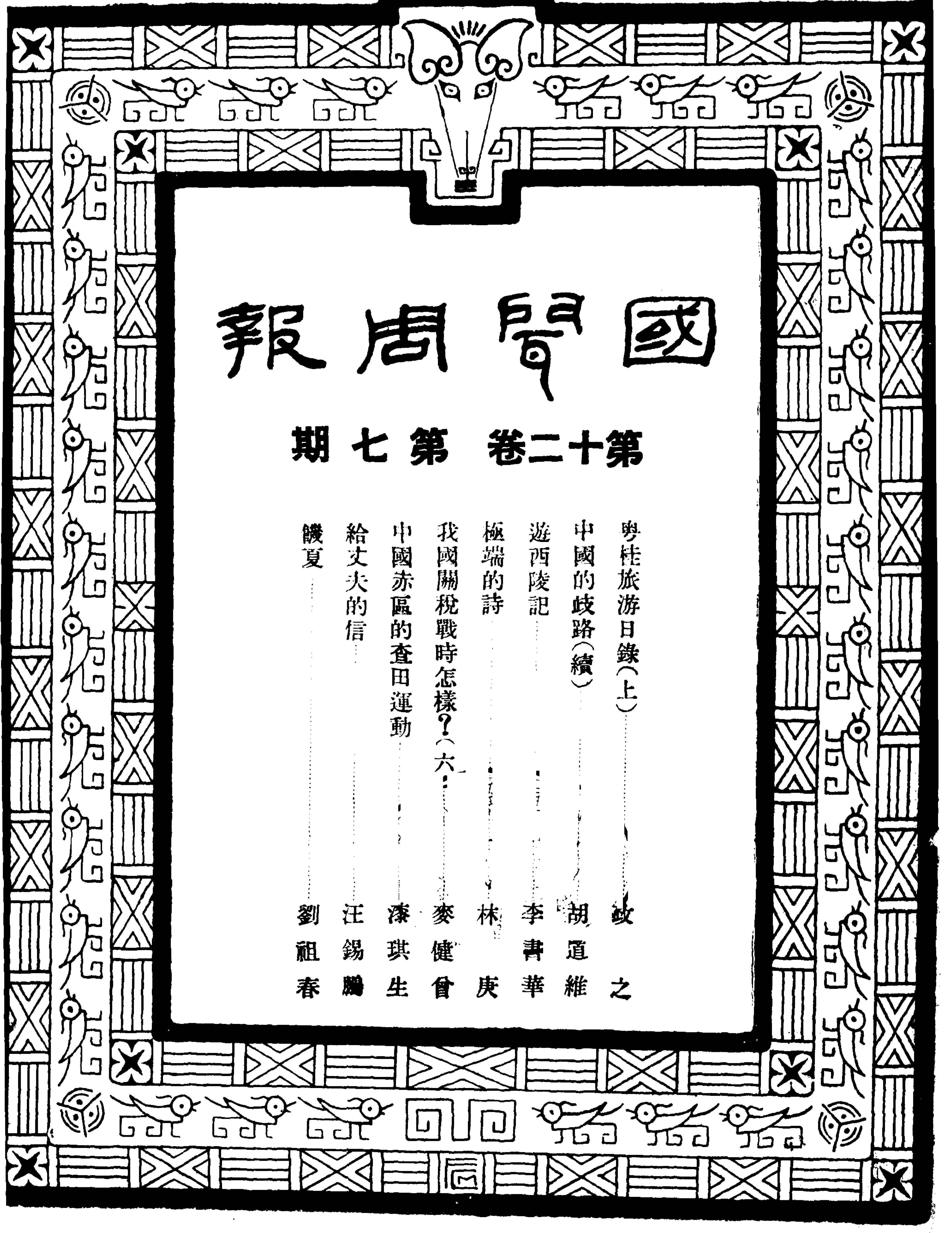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七期

民國廿四年二月廿五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上）南京各界舉行紀念大會

（中）北平太和門前之羣衆大會

（下）漢口大雨中之紀念大會

新生活運動

——一週年——

粵桂風光

（上）廣州之中山紀念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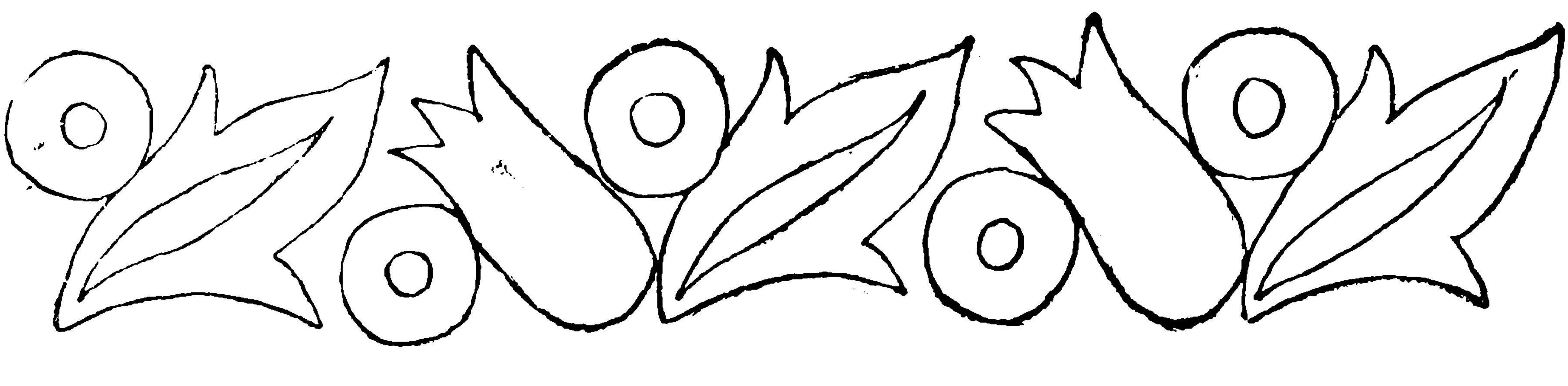
（中）梧州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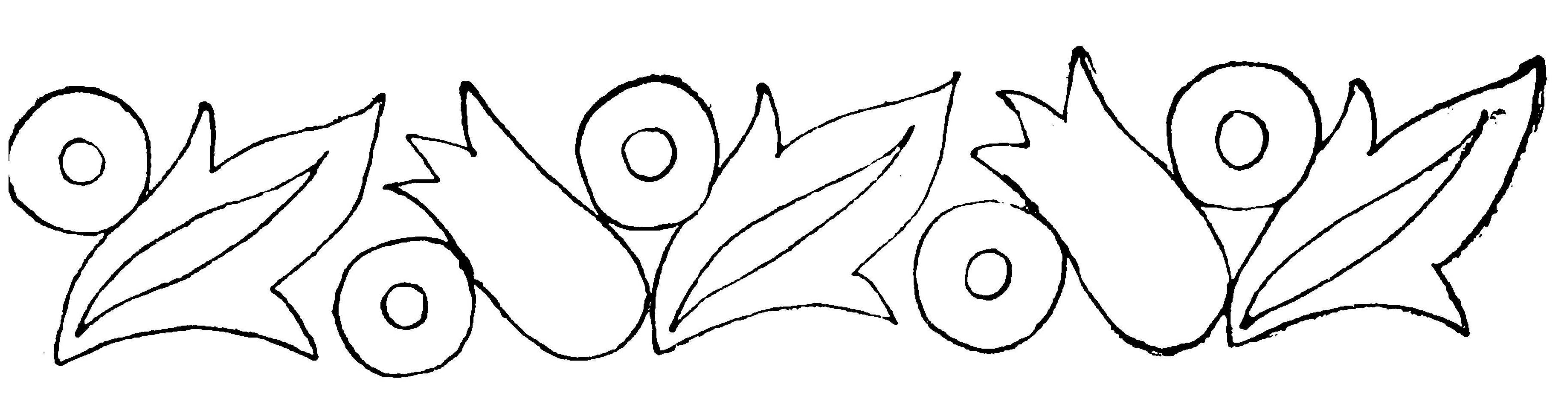
（下）梧州之廣西大學

——參閱本期「粵桂旅游日錄」——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第七期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廿二日出版



一周簡評

演化中的中日關係

近四十年的中日關係，大體上是循着相當規律的曲線進行。甲午戰後，中國的敵人已不是日本，在日俄戰爭時中日簡直成爲極同情的與國；帝俄既敗，日本的面目一變，大小利權一齊網羅，東北病根從此深植，直到民國四年大肆發作；二十一條交涉之後，中日感情惡劣到極點，乃峯廻路轉有西原借款之事，而成民國六七年表面極端親善之局。一張一弛，剛柔並用。現在九一八暴風雨之後，中日關係忽然滿佈「好轉」的空氣，盛傳「經濟提携」。我看現在的中日關係，很像民國六年初的情形。那時日本用大把撒錢的方法，拿到中國經濟及軍事的大權，勝田主計曾自詡他的成功超過了大隈重信，但結果却成爲中日間永遠爬梳不清的一篇爛賬。廣田的「不戰屈人」的抱負，頗像要步勝田的後塵，祇是在中國恐怕沒有比段祺瑞更膽大的人了。

中日關係的現狀，我們看得很清楚，還未到政治解决的成熟時期。中國方面儘有一腔誠意，日本却還無此雅量。請問日本能交還我東北主權嗎？拋開了根本問題不談，而喧揚「經濟提携」，歷史的教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兩者無益。

我以爲中日關係唯一可能的妥善途徑，是日本勿再作進一步的侵略，中國自做統一功夫，彼此相安，徐圖感情的恢復，不難達到共存共榮的理想。

現在的中日關係，在演化中，前途爲禍爲福，那就要看兩國政府的誠意與襟量了。（芸生）

剿匪與西南

本週四川逃匪，又有由滇而黔的傾向，差不多要蹂躪到西南全部了。

本來四川也在所謂西南的範圍，政治之壞，全國共喻，毋庸贅叙。貴州政治，比之四川，有過無不及，而軍隊之無力，或更甚焉。所以共匪兩次竄擾黔川，尤其在貴州如入無人之境。因爲黔軍平日很少發餉，長官聽其自謀生存，兵士祇好四散就食，一旦有事，集合不來，這是貴州不能抵禦共匪的原因。雲南情形，比黔川好得有限，此次出兵畢節，本意不外『自固吾圉』，赤匪果經深入，當然招架不了。綜合近來赤匪擾亂西南，僅有廣西堵截，還有成績，此亦因廣西政治較好，民衆有了組織所致，其他川滇黔都因匪禍而越發暴露政治的弱點。

現在中央軍已入四川，蔣委員長並將躬自西征，將來四川局面，其由剿匪而受中央的整理，或正爲水深火熱中的川民所祈禱。試看貴州，自從中央軍到了貴陽，很受人民的歡迎，就可知民衆心理，痛恨舊日的本省軍閥。因共匪的竄擾，促成西南之改造，正可謂因禍得福。

或者以爲西南局面變動，將令粤桂增加不安。其實不然，因爲川黔本無自存之道，中央應負救民之責，任何人居於中央地位，在此機會，萬無再對川黔放任的道理，至於粤桂

當局，祇要內受省民的愛護，外對政府能示服從，當然不能與川黔同日而語，這是用不着多慮的。（晦）

顏使回任

駐俄顏大使本週由上海經海參崴回任去了。顏氏為經辦對俄復交的一人，不幸復交以後，一事未辦，所以回國請訓，中間意興闌珊，很有許多消極的表示，最近對國事似乎別有所感，因此毅然復出，這是值得注意的。

本來中國處境，應行多邊外交。我們目前需要，在於整頓內部，休養生息，同時對外國應當保持善鄰關係，不容畸輕畸重。蘇俄是我們最密接的隣邦，彼我兩大民族，天然應共利害，我們相信，以顏大使的老練有為，此番回任，一定能使中蘇邦交格外親近。（冷觀）

獎勵白銀進口

美國的收買白銀政策，已經使我國感受不少痛苦，金融中心的上海，恐慌的程度，比以前更甚。財政部徵收銀出口稅和平衡稅，去年十月十五日實行以來，仍然不能挽救，可知頭痛醫頭的政策，究竟是不能收效的。

現在財部又應上海金融界商界之請，獎勵白銀進口。其辦法大致是進口時先登記，於復出口時免徵出口稅和平衡稅。據上海外商的觀察，去年所運出的白銀，並未完全賣掉，假若中國允許白銀復出口時免稅，一部份仍有運回來的希望。上海金融界和外商都如此看法，其成效若何？姑不具論。單就銀價來說；海外銀價比上海高，由滬運銀到倫敦出售，除納出口正稅和平衡稅外，尚有利可圖，現在要獎勵白銀進口，由倫敦運來上海，縱然不受損失，也無利可圖，還要受來回運費的損失。賠本的生意，誰肯去作？

美國金條文判決結果，政府勝利，羅斯福的金融政策，又加以一層保障，當然要繼續收買白銀，實行再減低美元價值，所以銀價還是要漲的。上海所存白銀，洋商銀行首先就要運往倫敦出售，那麼政府獎勵銀進口政策，豈不是白費嗎？總而言之，美國白銀政策不變，我們無論用什麼方法，也不能防止白銀外流，也不能獎勵白銀進口，祇好候金融顧問委員會諸位研究應付的方法吧！（穉言）

蘇聯的安全觀念

蘇俄最近照會英法政府，請兩國承認維持歐洲和平各區域相互關聯的原則，意在把歐洲的各區域協定，融成一片。從理論上講，這種主張是很值得考慮的。可以和已故法外長白里安氏「歐洲合衆國」的理想，互相發明。可是從實際的政治上觀察，這種說數正和英國傳統的政策水火，英國對於歐陸的安全，根本上就不願意有新的擔負。所謂天空公約也無非是消極地預防歐陸各國空軍發展的一種辦法。況且蘇聯這種建議，和法國的安全觀念，頗有相似之點，更易惹起猜疑，顯然很難有被採納的可能。

總之，現在國際關係，多講究切身的利害問題，誰也不願意去管閒事。蘇聯的安全觀念，只好看做一種烏托邦的理想罷了。（歷樵）

粵桂旅游日錄（上）

政之

一月二十五日

余於一月十四日離天津，途中在濟南南京小有勾留。二十一日晚間方到上海。二十二日午夜登格蘭總統號赴香港。因值舊歷年關，船中華籍旅客甚為擁擠。二十五日午前十一時抵九龍。工商報記者黎工佽先生約舊友侯曜先生來碼頭相迓，渡海到港，住思壕酒店。在輪渡中恰與麥煥章先生相值。聞余將到廣西，極為欣喜，隨即代為通知廣西銀行駐港分行副經理張君，以電話向在廣州的李總司令德鄰先生報告。當午黎君招飲於金龍酒家，麥君與張副經理亦皆在座。余意午後如能見胡展堂先生，即乘夜船上省。嗣後胡宅來電，約定二十六日午前九時往晤，因在港停住一宿，晚間承港中同業胡秩五陳克文諸先生公宴，談粵港情形及港中報界狀況甚詳。

一月二十六日

午前九時應胡展堂先生之約，雇車至干讀道胡宅晤談。回寓已十一時，略事休息，即偕黎工佽陳克文先生渡海到廣九車站。據工佽言，廣州李德鄰先生有電到港，囑余到廣州後，在車上略候，彼處當派人上車招待。車行半小時到深圳，已入中國界，有大生公司賭場在焉。粵人好賭，而香港禁制很嚴，投機家乃在此處設置賭場，規模殊大，專招徠港人往游，市面為之振興。車行所經，曾見戲場餐館，燈火輝煌，足證喧闐也。火車於四時半到省站，承德鄰先生派顧問朱佛定先生來迎。朱君蘇人，留法多年，得法學博士，精中西文。徐又錚任考察專使時，嘗辟長秘書，其後在華盛頓使署任參贊，未幾回國，受知於楊宇霆將軍，在安國軍總部佐理外交，余於彼時與君諗習，不見蓋五六年矣。下車後至新亞酒店休憩，晚間朱君來約往觀影劇，緣李將軍方在開會，約於翌晨會晤也。余第一次到廣州係在民國十三年，今日重游，繁華更甚。影院之華麗闊大，惟上海有之，平津之平安大光明真光諸院，殊不足與之比。十時返旅店，途與第四集團軍總部邱副官遇，偕返新亞，暢談桂軍軼聞異事，邱君蓋與李白諸公夙共患難者也。

一月二十七日

午前九時訪李宗仁先生於東山旅邸，握手道傾慕，談至十二時方辭出。李君誠篤而坦直，談民十六七八年間事，慷慨嘆喟，不能自已。所說多關史實，非可一一發表，惟予吾以甚深之印象者，其人殆善能顧大局，識大體，有志向上，不屑營營苟苟自急其私，故態度循循然如諸生，而起居之儉樸，尤不類大官。對國事深以內戰為慚憾，但冀敬恭桑梓，以小規模之地方建設自效。談及剿赤，頗有志切請纓無緣殺賊之慨。李君並許為介紹於陳濟棠將軍，俾在廣州得視察之便利。午後香港工商報經理胡秩五君來談，並介同業陳錫餘君相晤，晚間李德鄰先生邀宴。

一月二十八日

午前撰「過港訪胡紀」寄津。十二時半第四集團軍參謀長張任民先生偕朱佛定先生來談，張君蓋甫自香港歸，與余適在途相左也。張與白健生同學於保定軍校，極關懷華北問題。論國事慷慨奮發，英氣勃勃，亦桂軍之一人才。午後二時，陳濟棠將軍派副官林剛來訪，請以翌晨八時往談，並謂軍政工業各機關，可以隨意參觀，當由彼伴往。陳氏左右多粵籍，與外省人交接，言語每苦隔閡，獨林君乃蘇籍，事陳久，因任以招待之役。林君欲導余外游，因別有約會，期以次日。四時廣州同業陳伯量劉衡仲諸先生過訪，五時並承招飲。在一廣州老式之酒館，食道地的粵菜，在座多青年記者，談咲甚歡，語及新聞檢查問題，互道痛苦，尤見殷摯也。七時半返寓，李德鄰先生來訪，已久候於室，談至十二時方去。

一月二十九日

午前七時半林剛君來，偕同赴東山梅花邨陳伯南(濟棠)先生私宅。門衛森嚴，因有人伴行，未受何等刁難。進二門後一片空地，疏疏落落，略有盆栽花木，洋樓一棟，在小小噴水池前，有壯大之觀，而缺輪奐之美。室中陳設亦殊簡樸，少頃陳氏自內室出，著狐裘，執水烟筒，握紙捻盈把，且談且抽，若不可須臾離者然。語艱澀不易辨，蓋陳以粵人迄在粵省治軍，未嘗服務他省，故官話頗非所習也。顧初談時似木訥不善議論，坐對稍久則清辯滔滔，所說亦甚有條理。陳頗自負能着眼於經濟建設，謂政治概從經濟中來，非改造物質生活，以國家經濟力量，扶植國民經濟，則救國必無濟於事。嗣更絮絮自陳其三年計劃，自工廠以至社會救濟事業，莫不兼顧並籌，頗望余能在廣州多留些時，盡量參觀，且邀余移住於退思園，以便招待。余遜謝之，惟謂願擇最要之建設，一往觀光，至於詳細情形，容得間派專人來粵考察。遍

表示歡迎，謂當充分予以便利云。近年各地報紙，對粵省政治輒多微辭，余在京滬港，晤見粵人，尤對陳氏不滿。日來與李德鄰先生會談，則殊道陳氏之能，謂其環境艱難，應付不易，悠悠之口，不盡得其公平。以余所得印象，陳氏蓋頭腦複雜能用心思之人物，自信力甚强，有一般廣東人的特質，而於馳驅戎馬之生活中，尙能具備持籌握算之能力，尤徵其才力過人。彼之經濟思想，工商政策，與山西閻伯川先生持論多吻合，其自信之堅，鑽研之苦，視閻氏亦幾於無獨有偶。就陳氏個性推斷，彼蓋能自謀自斷，決非他人所得而左右之者，此點要爲吾人所應認淸者也。余與陳氏久談，起立告辭者再，陳輒相留，卒得備聆其關於敎育之意見而後退，時已十時矣。遂偕林剛君同車赴空軍司令部參觀，晤參謀長林君導觀各處，並爲說明，時各飛行家方在列隊升空，練習偵察擲彈種種技能，嗣由科長鄧君引至格納庫，參觀各類飛機。鄧君於民十九中原大戰時，曾架機助中央軍，傷其足，今已不良於行，特導余至當年所駕飛機之前，詳爲剖說，誠不勝感慨系之也。廣東空軍軍力僅亞於中央，林參謀長則備語余以航空用費之鉅，謂卽此練習飛行，每日汽油消耗，卽可費去一二千元，而人才之養成更難。林君謂中國人習慣早婚，造一飛行家，不過有數年可用，一過二十八歲娶妻有子，勇氣即見衰退，不復能活躍於上空，然爲鼓勵後進計，對於此類人才政府亦祇好另予地面工作，不便投之閑散，此亦空軍軍費特多之一因云。參觀畢就近赴中山大學石牌新校一游，規模之大，校室之美，不但中國所無，就余記憶所及，德法諸國亦從無如此宏闊的學府。觀其就山闢路，塡地建屋，恐工程完竣，需時尙久，余以時將正午，未暇投刺訪問校長鄒海濱先生，即折赴觀音山中山紀念堂瞻仰。其地舊爲中山先生帥府，民十一陳炯明叛變，砲擊觀音山，即此處也。現將原址拆建爲紀念堂，夙昔以軍事重地禁絕游覽者，今已改作公園，稱越秀山。紀念堂後有紀念塔，凡十三層，最高處、可以俯瞰全市，珠江如帶，歷歷在目。堂塔等建築費不下三百餘萬元，禮堂可容四千六百人，鋼骨圓穹，無棟無樑，極莊嚴華偉之致，惜有回音，故不適於講演。堂之外觀，作宮殿式，四圍之外，兒童羣嬉，負販叫賣，大有舊時名勝廟宇氣象。中山已成偶像化，此亦其一端歟？由此更至公園，乃用舊撫署改造，頗有花木之美，惜不甚大，而叢樹夾植中有市政府在焉，亦作宮殿式，堂皇富麗，聞建築費復不下一二百萬元。其地本屬公園，因充公用，園乃益小。上月有市立小學敎員因欠薪數月，飢不可耐，聚衆露宿於市府門前，呼籲索薪，市長避之若浼，並禁報紙紀載，誠大煞風景矣。

出公園後，林君邀赴市樓午餐，適在永漢公園之後，園小而多樹，游人頗多，蓋地在財政廳前，乃粵市最繁鬧之場所也。飯後由林君以汽艇偕赴新造地方，參觀糖廠及酒精廠。鼓輪江行，過黃埔而後達，計需兩小時。廠地甚大，猶在建造中，兩廠相連，余僅至其小者。機器皆英製，原料爲甘蔗，聞每日可用蔗二千噸，能出糖二百噸。現在原料供應不及，故出品視預算相差殊遠，當局正在獎勵民間種蔗，據傳貸款農村，已有四十萬元云。粵省因欲大規模製糖，久已宣布糖類專賣，緝拿私糖，章則頗嚴，在糖廠尚未出貨前，官方包買洋糖出售，與商民爭利，市廛譁然，謔者至以無烟糖稱之，謂糖廠烟突，猶未出烟也。余甫到香港，見小報載此名辭，備致譏刺，深以爲異，詢知內容，特加注意，迨見陳伯南，乃舉此事爲其得意之作，殆不知以此買怨乎？余觀製糖種種程序，竊信其爲廣東有望之一大事業，惟望主者得人，勿專以營利爲目的，則民間反對之聲，自能漸歸消滅。由糖廠至酒精廠，相去一間，蓋原料亦爲蔗汁，經蒸煮分析之後，加以酵母，即成酒精，其與製糖有相連作用，由此益知利用厚生之道，無物可以棄置，而科學萬能，不容吾人否認。參觀既竟，已近四時，乃返輪回長堤，至六時應陳伯南先生之約，赴其私宅晚餐，在座除李德隣先生外，有鄒海濱先生及繆培南參謀長，並總部秘書長陳玉昆先生，省府林翼中區芳浦黃麟書各廳長等，又第四集團軍總參謀長葉琪先生亦被邀。葉君方自雲南回，據謂南寧至貴陽三日可達，彼此行自昆明返桂垣則僅止兩日，西南交通之便，於茲可見。餐畢偕德隣先生同回李宅稍談後返寓。

一月三十日

余意原欲乘西南民航機由廣州飛南寧，以期節省時間，不幸自到香港以來，連日陰雨，至二十九日天始放晴，比託張任民先生代訂飛機票則已無餘額，不得已，決由水道赴梧州。今晨八時即偕陳錫餘君驅車游黃花岡鎮海樓六榕寺諸名勝，並環游市內一週，一覘粵人準備過年之盛況。最令人奇羨者，四季花卉，同時開放，梅花與桃花鬥艷爭芳，此誠南國特有之現象，純由氣候和暖使然，非北方人所得享受者也。至十一時歸寓，進餐畢，張任民朱佛定先生來送行，並介紹梧州關監督黃夢年先生相晤，蓋張君以余旅途寂寞，適黃君亦乘輪返梧，故託其沿途照料也。因相偕至長堤輪渡，黃君與余登輪至石圍塘車站，搭廣九車赴三水，途中過佛山，乃著名大縣。抵三水已下午三時，由站至碼頭，路頗遼遠，男女苦力，爭攜行李，叫囂特甚，比抵碼頭則小艇爭客，尤嘈雜不易應付，操艇者皆婦女，拉扯呼叫，耳鼓爲震，雖警

寮執韁驅逐，竟不能彈壓，幾經擾攘，卒雇得一艇，駛至大輪，心神始安，微黃君照料，急煞人矣。此等輪船，開自香港，一宿而至三水，泊江中候客，四時後鼓輪西上，即廣東所謂西江是也。船頗清潔，飯後與黃君詳談，此君亦軍人，曾任師長，有戰功，因厭倦軍隊生活，改任文職，論時事殊有見地，於桂軍歷年作戰經過，縷縷相告，增余智識不少。

一月三十一日

午前十一時抵梧州，此為廣西第一商埠，第四集團軍總部駐梧辦事處派汽輪來迎，蓋已得李德隣先生電令招待矣。梧州有兩水道，一為大江，直通南寧，其水混濁，是為余等所由至者，一為撫河，通柳州桂林，其水清，二水交合處，清濁顯然，頗為可觀。余與黃君同乘汽輪，入撫河登岸，赴辦事處訪鍾主任祖培，擬於當日乘汽車往南甯，惟念舊友馬君武先生不可不一相見，乃電致廣西大學，與馬君接談，當允於一時來處相晤。未幾鍾主任出示南甯來電謂羅鈞任與羅努生先生將於今晨由省飛梧，鈞任欲與余一談，切囑留梧相待，少頃續來一電，謂因天雨未飛，已乘汽車前來，務請在梧候晤，不得已闢室於大南飯店以待之。會君武先生至，握手歡然，聞余不亟行，尤為欣慰。晚間鍾主任招飲於洞庭春，君武特邀西大教授而與余同鄉之段鄧兩君列席相見。兩君皆數學家，畢業於法國，段君任西大理學院長也。當時約定翌晨赴西大參觀並對留校之教職員學生諸位談話。

二月一日

午前九時西大教授鄧君來約同赴該校，先至撫河邊，乘校艇過渡，易山轎入山，行十數分鐘始達大學辦公樓前，形勢視岳麓山之湖南大學尤恢宏，惟校舍建築極質樸，視廣州中山大學迥乎不同。比由鄧君導觀理，工，農三院，以及機械工廠等等。此校無文法科，鑛學祇有專修科，未立專院。論歷史祇有五年然設備多極新式。蓋君武為履踐篤實之工學家，往歲長北平工學院，期月之間，成績斐然。近年辦理西大，以全力策其發達，桂省雖窮，正當開支，決不吝惜，故西大理工科學之儀器等等，不在北平清華大學之下，而環境至佳，學生好學，前途殆未可量。十一時半余在大禮堂就華北情形，為公開之談話，余不善演講，等於報告新聞而已。午飯畢下山返大南，候至五時鈞任等方至，緣渠等第一日宿鬱林，第二日本應早到，因途中修車延誤，晚與鈞任長談，君武先生亦來共話，至十二時方返校，余與羅君則至深夜三時始就寢。

（未完）



隸辨

汝泉

今之楷書，即古之隸書；今之隸書，即古之八分。八分被誤稱爲隸書，致今人無從覓取八分型體之何似？則肇自歐陽修集古錄。張懷瓘六體書論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歐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也。」此說雖久爲一般人所公認，但多知其當然，鮮有知其所以然者。欲明其故，應以關於隸體書之材料爲研究根據。

隸書創始於秦下邽程邈。書斷云：「邈始爲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秦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務趨便捷，故曰隸書。」此後因社會之進化，而隸書之種類亦隨之加繁。陸深書輯云：「自程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魴，三蒼，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庚元威造爲散隸，謂以散筆作隸書也；」清周亮工，陳洪綬，阮元，……諸人則競尙草隸，類似行書寫法，其體制仍是隸書也。八分既被誤稱爲隸遂習以爲常。後人更附會陸氏古今隸之別，而以漢碑爲古隸，以「蠶頭燕尾」之筆勢者爲散隸，以佈局端正，筆畫勻稱而肥瘦適中者爲散隸。

隸書既占據八分之領域，則八分之來源亦應說明，以相印證。據蔡文姬傳云：「臣父言：八分書者，李斯篆去二分取八分。」徐樹丕識小錄云：「八分之義，謂筆之向背如八之分。或又云二分猶篆也。」要以蔡文姬之說爲是。隸書之來源與八分之釋名，已如上述，茲再考証其型體之別。書法本象云：「上谷羽人王次仲作八分書。隸從小篆「回鋒故遲；八分從大篆，出鋒則加疾矣。法險峻遒健，筆鋒橫出，故體須備。」周越書苑云：「鍾明善八分，有準尾波。」此二者言其型體及運筆之勢，皆與今之隸書相似。此其一。書苑又闡明八分與隸書演變之程序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由此可知八分爲小篆所變，其字體結構皆近似小篆。隸書又變自八分，其體制結構，皆近似八分。以字體進化由繁而簡之次序言之，則知今之隸書即古之八分，今之楷書即古之隸書也更無疑。不然何以不言隸書「有準尾波」，「筆鋒橫出，」而言「隸書悖而行書作，」蓋以行書出於隸書，（即今之楷書）今之行書與古之隸書體制與結構相似也。此其二。

上述二例，乃由體制與結構証明今之隸書即古之八分。茲再用事實証明今之楷書即古之隸書。此種證明方法，較上述二例尤爲有力。宋姚寬西溪叢語云：「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靑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漢石經，人皆知其爲隸，實即今之楷書。最易取證者，爲三希堂法帖，坊間多有售之者。凡習書者，皆知隸書爲程邈作，三希堂法帖中有「程邈書」，即今之楷書。不過筆畫較今微覺拙笨耳。再舉一例：即古書中稱言王羲之善隸書，陸深書輯亦言「鍾闡變體，謂王今體。」習摹王書者可檢視右軍各種碑帖，果有今之所謂「隸字」存於其間乎？

中國的歧路（續）

——爲民治與獨裁問題就商於丁文江先生及時下諸賢——

胡道維

第三，獨裁是建造在法治基礎之上的。這是獨裁的第一要義，獨裁最重要的特徵，獨裁與專制的基本差別。獨裁與專制同是一樣的威權龐大；但是獨裁的威權龐大，是因爲法律代牠劃定的職權範圍的龐大，是法律叫牠大的；而專制的威權龐大，那是因爲「朕即是法」，因爲根本上就沒有法律的限制。我在「獨立評論」第九十號「論專制與獨裁」，有這麼一段話：「獨裁是法治，專制是人治；獨裁是有法的專制，專制是無法的獨裁。換句話說，獨裁與專制之下，權威觀念固然是同樣的過于膨脹；獨裁者與專制者固然是一樣的大權獨攬；但是專制者乃是一味秉承「朕即國家」的精神而絲毫不受法律限制的施行其個人意志的；而獨裁者却完全以法律爲根據，其龐大的威權與職位是出于法律的容許，最後還是要遵循法律的常軌與限制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世界歷史上有違法的獨裁者，而無違法的專制帝王；因爲前者有法故不應違法，而後者無法故無可違法。有不應違之法——姑無論其法律性質如何特殊——倘不失其爲一種政治制度，無可違之法那便直是政治制度的缺乏了」。上述之蘇俄的政治制度，完全建造在一九一八年全俄蘇維埃大會所制定的憲法的基礎上。墨索里尼的獨裁政權，一方面是基於一九二三年的選舉法；而另一方面，他的行爲也得受制於一八四八年國王所頒佈而迄今尚巍然健存的憲法。在這種情形下，一個政黨和牠的領袖非僅在選舉時應循一九二三年法案所規定的軌道；即于當選得權後，亦須時虞隕越的奉行國家固有的根本大法。同樣的，德之希忒拉的獨裁權，一方面是一九三三年國會之授予特權法案所產生，而另一方面，他在一九三四年之進一步的兼攝總統職權 ，也是出於全國人民之投票推戴——而這次的投票就可以說是合併總統總理兩職位的憲法修正案。奧國在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正式成立之法西斯專制，也是根據於同年四月三十日國會在場議員七十四人一致通過之新憲法而產生的。不過獨裁制還有一點特質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一個獨裁者獲得專政機會以後，因爲地位堅實，因爲大權在握，往往也不難使他個人的私意變爲國家的法律，但

是他的私意成爲法律以後，獨裁者之自身也是與國家人民政府員司一樣的同受這件法律的支配，所以仍然有異於專制的性質而無背於法治的精神。「德意在歐戰之前，已有法治不拔之基。大戰既告結束，政治立返常軌。有賢者出，本時勢之需要，作民智之啓迪。一朝秉政，則政府對國民有固定之法則可用；國民對政府有固定之法則可守。政令一出，則勁風過草，全國景從，鎔金入範，方圓隨意。政府於法，必敬必守；國民於法，必信必懼。因法治之精神，已奠基於多年，故政府之施爲，成力半而功倍」。（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北平晨報社論）法治的制度與精神，養成並非一日：意之墨索里尼，德之希忒拉，不得貪前人之功爲己功。使其生於中國，而爲中國之較有實力的政治領袖，其所以扶危挽厄者，必將取先人之遺範成典，以奠定國家不拔之基；而不能以其行之于德意者，行之中國。中國一向實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即在今日，這種法治的基本要素尚付闕如。一旦將龐大的威權搬移在某一獨裁專政者之手，則專政者國家既無法律足以限制其威權幷監督其威權的行使；專政者又不甘自以法律限制其威權幷監督其威權的行使；最壞的是社會上又沒有充分的法治習尚與精神，足以濟政制之窮，而限制專政者的威權幷監督其威權的行使。結果，我們所樹立的一定又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是丁文江先生所謂「大家要打倒的」「改頭換面的舊式的專制」。

一個國家當危疑震撼之際，政治應重效率，執行應貴敏捷，這是無可懷疑的眞理，而我們中國現在的民族危亡之禍，又遠過于德意諸國，所以一般時賢多肆力于獨裁政治之鼓吹，其謀國苦心實在是未可妄議，因爲獨裁政治之採用，可以順應時代的需要，但是需要爲一事，而需要之能否獲得，尚有決于民族本性與國家定制的客觀條件。我所舉出的獨裁制的先決條件有三：一爲集合性的信託責任觀念，二爲民治機構的基礎，三爲法治制度的根本。此外，如政府威信之堅實，民生經濟之發達，國民教育之普及，强大政黨之後援，等等亦皆爲獨裁者成功的主要因素。然這些因素只是獨裁者賴以成功的條件，尚不是獨裁制非此不足以成立的根本條件，所以我們可以暫置勿論。今僅就上述三種根本條件說，中國今日已顯然無一可以滿足。在這種情勢之下，試問我們可以樹立的獨裁，將爲何種形式的獨裁？我們獨裁的領袖或黨或階級——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必不能認自己的職位爲全國家全民族所賦予的信託而以充分的抽象責任心，公忠體國的舍身謀大衆的福利。或即能之，亦必不能歷久而不墜，堅持而不拔，因爲我們根本上就是一個貧于集合信託責任觀念的

民族——一方面很難找出富于這種抽象思想人來，另一方面人民大衆本身也沒有這種思想可資陶治與砥礪。並且這個獨裁的人或集團，也必是一種突如其來的由外力擅自強置于民衆之上的僭分任性的把持力——既非民治勢力所產生，亦非民治勢力所能制裁；因爲我們根本上還沒有相當的民治機構，可藉以產生與制裁執政的當局。最壞的，我們的獨裁者還是個目無法紀的專橫者——非但他自身不甘受法律的羈絆，而且我們社會上亦根本沒有法律習尙與精神足以約束他。換句話說，我們必不會造成一種暫時的，以全國幸福爲前提且對全國負責任的，專門自囿於單純的法定政權範圍以內而不逾越雷池一步的獨裁者；而一定反會造成一種永久的，專以私人利益爲目的且僅對自己負責任的，視國家爲己有而徑於人民領土之上實行其無限威權的專制者。我們國家處處不能滿足新式獨裁的基本條件，而在在都有激成舊式專制的誘惑力。在我們這種環境之中，獨裁甫經成立——甚或未經成立——就要變爲專制了。民國以來，從袁世凱以下，都是些專制的帝王，而無一專政的獨裁者。我敢說我們當前的政治出路，只有專制與民治兩條；獨裁政治不是在我們的政治問題以內的問題；我們的選擇，乃在專制與民治之間，而不在獨裁與民治之間。我們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仍是「應該採用專制嗎，還是採用民治呢」？而不是「應該採用獨裁嗎，還是應該採用民治呢」？獨裁既無可能，獨裁問題當然不能存在。

那末，我們到底是應該採用專制嗎？還是應該採用民治呢？我是始終相信中國應該採行民治而不應該採行專制的，我且把我的幾個主要理由敘述在下面：

第一，專制不適合於我們的民族精神而民治方適合于我們的民族精神。中國數千年來的敎化——就大致情形說——都是民治的敎化。我們在哲學上，大概可以說只有政治哲學；在政治哲學上，大概可以說只有民治的政治哲學。我們的祖宗向來就說「人爲國本」（見南史）；又說「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見漢書酈食其傳）；又說「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書五子之歌）；禮，禮運篇也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這一類的話都是宣傳國家以人民爲基礎的思想，也就是國家屬于人民的意思。易繫辭有云，「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書泰誓內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劉向說苑內更說，「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這些話又是表明國家應假人民之手以行政的意思。換句話說，這就是主張人民應有參與政治的機會的意思。禮緇衣篇說，「心以體全，亦以體

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魏志王基傳，也有「古人以水喩民，曰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的話；這些言論與孟子的「殘仁者謂之殘，賊義者謂之賊；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其弑君也」的理論，同樣有提倡人民革命權的意味。因爲一個君主若果做出殘賊的行爲，他便失掉了他的君王資格而成爲「一夫」；那末，載舟者既可以覆舟，存君者可以亡君，人民便可以設法推翻他們的君主了。既闡言國家屬民，又主張人民參政，更提倡人民的革命權利，這是何等澈底的民主政治！我們的民族思想幾千年來根本上就受了這類家喩戶曉的言論的浸染與影響。雖然如此，我們的古聖古賢雖曾竭力的鼓吹民治主義，但是民治究竟用什麼方法才可以實現實行，他們却不曾絲毫加以注意。換句話說，他們只在孜孜的宣傳民治的抽象原則，而從來不曾研究實現民治的具體方法；只將許多空洞的散漫的民治主義貫注到了我們民族的腦筋內，但是始終不曾爲我們發見過任何施用民權的方法與途徑。結果，我們無形中便形成一種充滿了民治精神而毫無民治組織的民族。換句話說，我們便成了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一盤散沙」，日本人之所謂「無組織的國家」。（參看T. W. Hu: "Chinese Version of the Law of Natur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October, 1927）。我們的思想家在孫中山先生以前，沒有一人曾在實施民治的具體方案上，用過腦力，所以我們在政治演進的路線上紆緩的走了四千年，至今還只具有這種虛無縹緲不着邊際的民治精神，而絲毫沒有民治制度。要採用獨裁，是要有民治制度爲基礎的，而民治制度恰是我們所缺乏的，所以我在上文反對採用獨裁。採用民治制度，是要有民治精神爲基礎的，而民治精神却是我們所富有的，所以我在此地又贊成採用民治制度。我在「獨立評論」第九十號裏，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武力是不合於中國民族的習尙，專制也是不合於中國歷史的背景的。就大致的情形而論，中國在辛亥以前只有過暴虐，很少有過專制。專制有如上述與獨裁都一樣的是威權的龐大，不過獨裁還須走法律的軌道而專制便絲毫不受法律的限制罷了。但是暴虐却不是威權的龐大，而是威權——無論怎樣小——的濫用。舊式的中國政府，職權實薄弱到可憐的地步，通常行使的只有徵收直接稅權與執行刑法權二種；並且連這些小的職權，非但不曾集中在一人，亦且不曾集中在中央，而是分別散置於各省及各地方官吏的手中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政治與社會體制，說不上是專制，只可以說是民治：說不上是民治制度，只可以說是民治精神，過分一點直可以說是無政府主義制。張學良氏歐遊返國，述其感想，謂西方人擁護領

袖的熱誠，遠非吾國人所可冀及。但是我國的人民為什麼不知眞誠的擁護我們現在的領袖呢？那就是因為這般有悠久無政府經驗的人民，只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抱着「帝力與我何有」「政治與我無關」的理想，不慣於受辛亥以後陡然從歐美搬來的强權政制的擺弄的原故。近二十餘年來政治的糾紛與擾攘，與其說是在專制的背景上不能實行民治的明証，勿寧說是在民治的基礎上强制實行專制的流弊。在這種「一盤散沙」的局勢下，想產生一個强力政府，尚且與民族精神扞格不入；若欲成立一個專制體制——無論其專制為何種形式——那便更與人民心理水火不能相容了。我們當前的急務，不在採行專制政府，或施用强制武力，以達到苟且統一勉强偷安的目的；而在戮力培植民族本身的黏貼性，用以促進國家內部的團結力，然後企圖逐漸增厚政府的力量與威權，以適應物質建設潮流中的需要；另一方面，仍須厲行民主制，以避免强力政府與民族精神必然的衝突。換句話說，今日的中國實處在一種進退維谷的困難環境中。不增加政府的權力，不足以完成近代國家的使命；但若增加的太驟太重，又足以掀起人民的反對心理而遭遇失敗。要于離心的趨勢下求得向心的總結合，兩全其美的辦法只有採行民主制。因為近代的民主制固然是舶來的，而原有的民主精神却的確是我們自己的；這是移植別人的制度，無悖於我們固有精神的滿足我們現在需要的辦法。時下一般人主張採專制（或獨裁）而棄民治，他們心理上以為中國數千年來一向是實行專制，素不知民治為何物，這是根本上的大誤會，我們萬不可將歷史倒讀了，倒讀了就不免有這樣的誤見。

第二，專制不能眞正的實現統一而民治才能眞正的實現統一。統一是我們國家當前的急務，是我們上下一致所馨香禱祝的對象。我們有建設的需要，有經濟的恐慌，內有匪賊必須剷除，外有强敵必須抵抗。我們必須實現統一，火速的實現統一，這個要求是無人能加以否認的。但是將統一與專制混為一談，確為極惡劣的邏輯。這我在前面已略加闡論，現在且專就事實方面來說。實行民治眞不能統一中國嗎？美國獨立後內憂外患擾亂垂十三年，最後採用民主聯邦制而方歸於統一；法國革命後內憂外患擾亂至八十年之久，最後採用民主共和制而方歸于統一。方今世界六十四國之中，那一國的政制沒有極深重的民治意味？究竟有多少國家是分崩離析而仍未歸於統一的？我們何必獨要向時代潮流開倒車呢？實行專制果然能實現統一的希望嗎？那中國就根本不應該不統一，因為中國自袁世凱以後一向實行的就是專制。司馬氏父子三代平蜀平吳算是統一了，且算是專制了；不旋踵而八

王構兵五胡亂華，弄的中國瓜分豆裂到三百年之久。隋楊氏篡周平陳算是統一了，且算是專制了；曾幾何時而羣雄蜂起又復瓦解崩潰了。更遠的如秦始皇帝政併吞天下一統郡縣，伐匈奴收南越，算是統一了，且算是專制了，然而萬世天下僅傳至子嬰被殺而又發生楚漢戰爭了。以專制來統一中國的史蹟，可以說令人失望極了。本來眞正的統一，不是武力壓迫和專制苟且所能做得到的。要實現眞正的統一，根本必須戮力培植民族本身的黏貼性；要培植民族的黏貼性，首先便須使全國民族有共同的政治目標；要全國民族有共同的政治目標，就要使他們有共同的政治利害關係；要他們有共同的政治利害關係，就要使他們有共同的政治活動；要他們有共同的政治活動，就要給全國成年民衆以普遍而均等的參政機會。所謂全國人民的參政，那便是民主政治了。丁文江先生說：「獨裁的首領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他這話似乎是相信外侮的刺激足以統一國家的。本來德國因耶拉（Jena）戰敗而實現統一，法國因敗於普而完成統一，這都是殷鑑不遠的前例。但是民族若果缺乏固有的黏貼性，什麽外力的壓迫國難的刺激也是不能有統一國家的效力的。不然，我國自鴉片戰爭後九十餘年中，所經過的極端嚴重的國恥國難，何止十次八次？怎麽不見我們民族有一回眞實統一的狀態呢？當甲午中日之戰的前夕，許多歐美軍事專家因見於中日實力懸殊，都爲東瀛島國擔憂；但是日本某權威却說，「我們小國若與全部中國相戰爭，自難懷勝利的希望；我們知道我們此次不是與全中國戰，而是與直隷一省戰，所以勝利殆已有左券可操了」。這眞是一針見血的話，日本人眞是知道中國人的！八國聯軍打進了北京城，蹂躪了全國首善之區，而長江一帶的封疆大吏尙有「東南自保」而實行所謂中立的舉動，後來輿論界與政論家還歌功頌德的說，他們此舉有使東南太平而免于糜爛的勛勞。這在歐美人看來，眞是光怪離奇的現象了！究竟他們的動機如何，中央政府已經對外宣戰，并且國都被人佔奪了，那裏一部分的人民還有守中立的道理？在外表上，當時的中國何嘗不是統一的？然而他們沒有公共的政治目標，沒有民族的團結性，一遇嚴重的外患，又馬上分離了破裂了。還能談得上舉國一致的抵抗侵略嗎？惟民主政治始能培養民族的黏貼性，惟民族黏貼性始能產生團結而統一國家。我看這是天經地義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則。丁文江先生說：「我們的國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不久或者要過着空前的經濟恐慌。在沒有渡過這雙重國難以前，要講民主政治，是不切事實的」。民主政治不是康德的

「純理智詮釋」不是老子的「道德經」，不是莫爾的烏托邦，不是春秋的「太平世」——怎麼不切實呢？照這樣說來，我看孫中山先生是個最「不切實」的人物了：他在十九世紀末年中國瓜分之禍迫在眉睫的時候，就在大聲疾呼的提倡「民權」，像這樣「不切實」的人物，我們希望中國多出幾個。我知道丁先生定要說「獨裁」是「切實」的了；但是「事實上」——這是丁先生的話——「國民政府何嘗不是變相的獨裁」，牠不但在九一八不曾作到「切實」的工作，連任何丁先生所期望於獨裁者的工作也還未作到。我們能夠責備國民政府嗎？任何巧婦也不能作無米之炊。我們若不從根本作想，培植民族黏貼性，或予國家領袖以「精誠團結」的環境與機會，任何「切實」希望都是夢想。

第三，專制足以抹殺文化而民治足以孕育文化。文化生產於思想，思想發軔於自由，民治以自由原則為基石，而專制却以壓迫自由為能事。民治制度以政權屬於人民，故不畏自由的人民以思想過分自由而出以排擠政府的行動，而反能因自由的發達而愈增其鞏固的基礎。專制制度將統治階級與被治階級劃為兩大對立的壁壘，其間界線嚴若鴻溝。兩下關係，形成統治者愈强大則人民愈微小，人民愈强大則統治者愈微小的形式，故人民的自由反為統治者所深忌，而必以鉗制壓迫為能事。這是極淺鮮的道理。近來主張專制的人，都主張開明的專制；原因就是希望能得專制的實利，而避免專制的弊害。所謂專制者既不受法律的限制，其究竟開明與不開明完全在他自己意志的決定之下，只有他自己有決定的權衡，別人誰也沒有把握——誰也不能保證他必能開明，或必能永久的開明；結果，在這種沒有固定保障而人人自危的空氣之中，專制對於自由思想與文化的影響，開明與不開明恐怕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比例。今且舍所謂開明專制不論，我想普通專制對於文化的惡結果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法國的路易十四嘗銳意的實行專制，始則以重兵蹂躪一般新敎徒，繼則於一六八五年正式的取消容許信仰自由的南尺勅令（Edict of Nantes）；於是因這種壓迫的結果，大羣的勤儉而奮鬥的智識分子都相率逃到了英倫荷蘭與普魯士等國，對法蘭西的一般敵國的政治與經濟的發展上，作了實質的供獻。此後法國的文化江河日下，終且釀成大革命與拿破侖戰爭。國家因內變外患而陷於支離破碎，垂八十餘年而始粗告底定，甚至于相傳而達於二十世紀，當時的裂痕破綻尚未能彌縫完盡，可見專制之禍實過於洪水猛獸了。英國當伊麗沙白之朝（Elizabeth——一五五八至一六〇三年）也採用厲行國教主義的高壓政策，頒佈「三十九信條」——欲鞭驅全國人民於屈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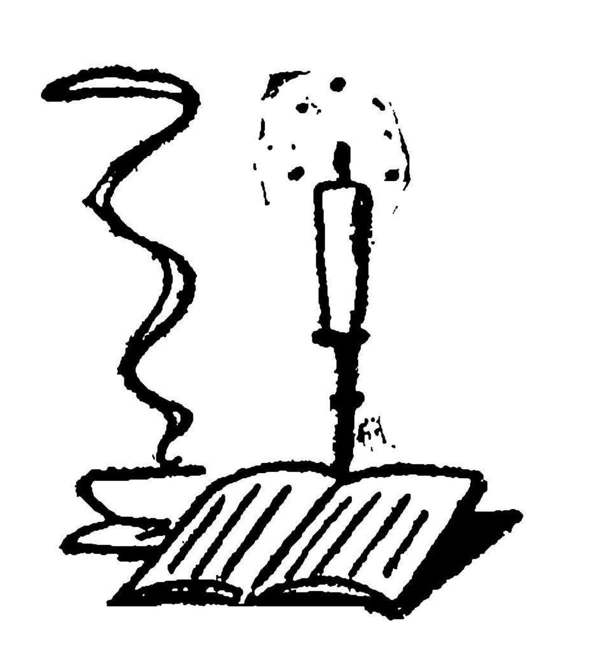
之一途，結果一般智識階級的天主教徒因不勝壓迫而人數頓趨銳減，在英國文化進步上永遠留一鉅創。另一方面，一般不服國教的新教徒在國內則構成十七世紀的大變亂，直至一六八八年所謂「光榮革命」成功後始漸告一結束；在國外則紛紛遠颺而移殖於美洲新大陸，不但使英國損失一大部分的中等階級的精進的工商民衆，終且分鑣立異，在國權上與祖國相競爭而平添一勁敵。最近俄意德的智識分子，逃亡在外的亦不在少數；如愛因斯坦與托洛斯基的流離，對任何國家也是損失。這是說專制足以斲傷國本，至于民治足以滋養文化，那在人類歷史上更要算是有鐵鑄般的實証的事體了。英國歷史之脫離封建專制時期，遠在歐洲其他各國之先，馴至十七世紀末葉，便已正式走上了民治的途徑，所以接着在十八世紀的中年便發生了產業的革命。厥後實力外溢，經過「七年戰爭」(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年)消弭了法國的殖地競爭，而造成亙古未有之絕大霸權與文明母邦，昌明卓著的眞可謂盛極一時了。歐洲大陸各國在拿破侖戰爭結束後的十九世紀中葉，莫不發生轟轟烈烈的民治運動，接踵而至的就是意大利與德意志的統一，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尼亞賽爾維亞門狄內哥羅埃及等國之獨立。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西洋史稱爲「進步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實驗科學增進人類對自然的界認識至於無可量計，實用科學增進人類的康健與幸福亦至于無可量計，並且一般進化論者覺改正了全人類的宇宙觀念與生命哲學；此外中等有產階級之實力人數俱見邁進，生產力之發達已臻極頂，人口繁殖，病亡遞減，生計橫溢，政治修明。不但如此，人民政權擴張，禁止奴隸貿易的運動，賑濟下等階級的努力，提倡宗教自由教育普及與刑法改良的維新運動。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民治潮流帶給世界人類的善果。(參看Hayes: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Chapters. XIXand XXI) 我們所受于民治潮流及思想解放的恩賜，眞是罄竹難書了。站在這類顯明史實的前面，我們還能錯認民治與專制之比較的功能嗎？但是現在中國的問題，倒不在專制之是否能摧殘文化，或民治之是否能促進文化，因爲對於這個問題，任何人也是只有作正面的答復之可能的。現在的問題，似乎是在提倡文化是不是當前的急務。因爲有一般人以爲處在這國難當前民族存亡千鈞一髮之秋，侈談文化是迂腐而「不切事實」的辦法。老實說，我們不能爲打敵人，便舍文化而不談：有了文化，我們將來還可以打敵人；有了專制，我們現在未必能打敵人。我們所怕的，不是敵人的武力，而是敵人的文化。有武力而無文化的民族，從來不會滅亡過——至少是不會久遠的滅亡過——有文化而無武力的民

族。馬西多尼亞(Macedonia)不曾滅亡希臘，汎德爾人(Vandals)不曾滅亡羅馬，蒙古人滿洲人不曾滅亡中國。英之亡印度，法之亡越南，日本之亡高麗，都是文化優越之力而亡劣等民族的先例。我們無文化，我們不待人之亡我而我自亡矣。「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放棄文化便是「先腐」，便是「自伐」。文化的統一力，遠比武力大，民治的抵抗力，遠比專制大，我想這是誰也可以從歷史上看得出的事實，殊無待於喋喋引證的。

沉淪在這內憂外患的局勢之下，我不否認統一救國是我們的燃眉之急；但是採用獨裁是不能的，採用專制是不可的，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是惟一可能而合理的措置。最後，我還有一句痛切的話要說：自戊戌政變以後，我國政治路線曾三易方向，始則要實行君主立憲，繼而要實行民主共和，最終則是實行一黨專政；雖說國勢政務似治絲益棼，然而立於民衆的立場，始終一貫的是——並且應該是——側重於民主政治的。滿清末年的立憲及召開國會的呼籲，辛亥年的推翻帝制而創立共和，嗣後反對軍閥運動，反對洪憲運動，反對復辟運動，民十五國民黨之北伐以及南京國民政府之成立，都曾獲得人民的有力贊助，而領導者與人民的努力莫不是出於民治趨勢的驅使。但是每一次的民治運動，都遭遇了挫折，甫經走上軌道，又中途折回不知道若干里路程；是以遲遲吾行至今尚徬徨躊躇在這歲月老邁的國體問題的歧路上，四十年來，經全國人之奮鬥，擲數百萬之頭顱，最後還是不曾堅定一般人的民治信仰，仍在那裏聚訟紛紜，莫衷一是。難道我們的民治運動要始終的流產永遠的夭折嗎？無論怎樣，我還是服膺我從前所說過的話：

「我們反對獨裁，是因為中國不能實行獨裁！我們反對專制，是因為中國不可實行專制！從而我們反對武力統一，是因為武力不能眞正的統一，也是因為武力必產生獨裁，獨裁必轉變專制」！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苦悶的文藝

江寄萍

「文藝所表示的是什麼？」如果要有人問我。「那也就是苦悶而已，」我就這樣回答他。在文藝小說中喜劇絕沒有悲劇的力量大，絕沒悲劇之能動人。就連小擺設似的詩詞，又何獨不然。李清照未死丈夫以前，絕沒有死丈夫以後的詞之能感動人。「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汎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這樣動人的詞絕非她在快樂的時候所能做得出的。辛棄疾的詞：「近來愁似天來大，誰解相憐？誰解相憐？又把愁來做個天。都將今古無窮事，放在愁邊，放在愁邊，卻自移家向酒泉。」這種動人的詞，也絕非快樂時所可作出的，杜甫的詩：「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又何嘗不是表現他自己的苦悶。白居易的詩：「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也是敘述自己悲哀，是凡動人的文藝作品，完全是苦悶性的。小說更是表現苦悶的才有價值。為什麼一般喜歡看紅樓夢，而不喜歡後紅樓夢，紅樓補夢等等的團圓式的小說呢？就因為已竟失去了文藝苦悶性了，試想賈寶玉同林黛玉結了婚，還有什麼值得介人玩味和留戀的價值呢？外國的小說又何嘗不是這樣。脫爾斯太的復活裏的青年士官南黑留妥夫，自從跟隨卡丘夏到了西伯利亞之後，假若竟同卡丘夏結了婚，則夙願已償，還有什麼內心的懺悔身世的傷感呢！

瞿提的大作浮士德，也不過是他的苦悶的紀錄，他說：「世人說我是幸福的人，但我却送了苦惱的一生。我的生涯，都獻給一塊一塊壘起永久的基礎來這件事了。」日本文藝批評家廚川白村在他的苦悶的象徵中說：「投身於政爭混亂裏，別妻者幾回，自己又苦悶於盲目的悲運的彌耳敦，做了「失掉的樂園。」失了和畢阿德里契的戀，又為流放之身的但丁，則在「神曲」中，夢見地獄界，淨罪界和天堂界的幻想。誰能說失戀喪妻的勃郎寧的剛健的樂天詩觀，並不是他那苦悶的變形轉換呢？若在大陸近代文學中，則如左拉和陀思妥夫斯奇的小說，斯武林培克和易卜生的戲曲，不就可以聽作被世界苦惱的惡夢所魘的人的呻吟聲麼？不是夢魘使他叫喚出來的可怕的詛咒聲麼？」同時他在「人間苦與文藝」上又說：

「用了什麼美的快感呀，趣味呀，等類非常消極寬綏的想頭可以解釋文藝，已經是過去的事了。……誰還有能容那樣獃風流的迂緩萬分的消閒心的餘地呢？我對於說什麼文藝上只有美呀，有趣呀之類的快樂主義底藝術觀，要竭力排斥他。而於在人生苦惱正甚的近代所出現的文學，尤其深切的感到這件事。情話式的游蕩記錄，不良少年的胡鬧日記，文士生活的票友化，如果全是那樣的東西在我們文壇上橫行，那毫不容疑，是我們文化生活的災禍。因為文藝決不是給俗衆的玩弄物，乃是該嚴肅而且沈痛的人間苦的象徵。」

文藝就是苦悶的象徵，我們為什麼要創作？為的是抒發我們的苦悶，創造我們的生命。倘若你是躺在天鵝絨毯子上過生活的公子，也請你不要賣弄你的天才，我們不需要這種文藝作品。

遊西陵記

李書華

余數欲遊西陵，爲事所牽，未及成行。乃於去秋應梁各莊河北省立易縣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友人王伯寅之約，遂往一遊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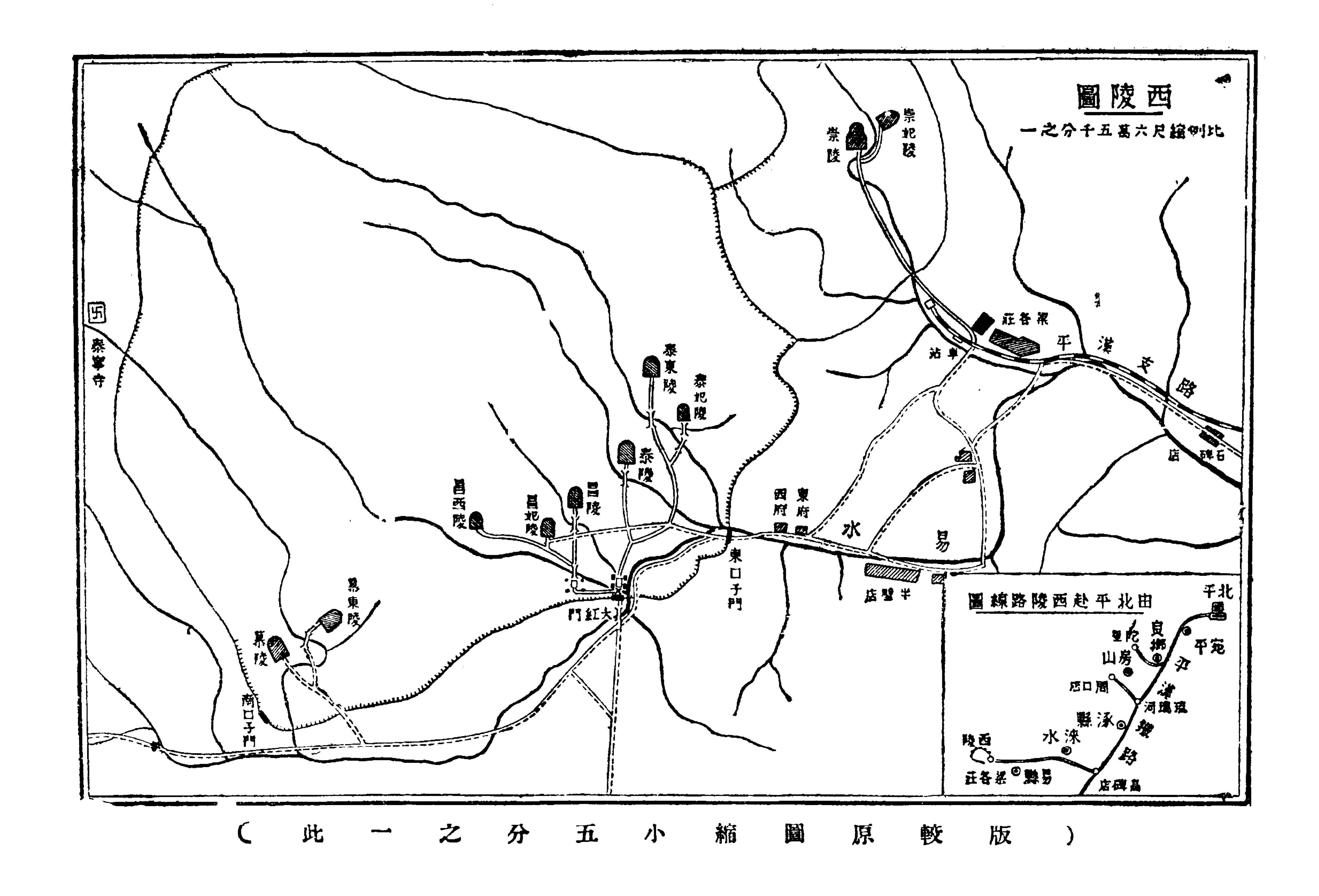
由北平至西陵之交通，至稱便利。蓋搭平漢路火車南下，至高碑店，再由高碑店改搭來往高碑店至易縣西梁各莊之小火車至梁各莊。此地距西陵爲途甚近矣。

余於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十分，搭平漢車由北平正陽門西車站，單身出發。抵高碑店，已正午十二時四十七分。乃改搭小火車，於下午一時開車。過易縣車站時，友人王國光（王君爲高農職校校長），與常朗齋，（常君易縣人）。已先在此相候，遂同車往梁各莊。及抵梁各莊車站時，已午後三時四十分。伯寅來接，下車後，偕往車站左近高農職校（校址爲舊行宮）稍憩。乃與國光，伯寅，朗齋同騎驢子，往遊崇陵（光緒陵）。日暮回職校，晚間爲校中學生講演一小時許。是夕宿於校中。翌日晨七時，又與伯寅朗齋騎驢遊泰陵（雍正陵），及昌陵（嘉慶陵）。午間回職校，國光約食午餐。飯後，朗齋邀遊其別墅源泉，余與朗齋騎驢，同遊者加入劉君萬福（劉君爲易縣公安局長），劉騎馬。沿易水岸東行，未久即至。園中花木，清幽有致，天然與人工，兩得其妙。以其地近易縣車站，遊畢乃逕赴車站。適下午四時二十九分之小火車，由梁各莊開到。此時國光由梁各莊農職校將余之行李帶到。即乘車到高碑店，已下午六時四十分。至晚八時二十三分，換搭平漢車回平。抵正陽門西車站時，則已晚十一時二十五分矣。

考清陵有三處：一在瀋陽，曰福陵，曰昭陵。一在遵化西北興隆，曰東陵。一在易縣，即今所遊之西陵也。今先略述各陵所在地點：

一、福陵昭陵　兩陵皆在瀋陽附近，福陵亦名東陵，乃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在瀋陽城東北，約十一公里，位於渾河北岸，天柱山下。昭陵亦名北陵，乃清太宗（皇太極）之陵，在瀋陽城北，約五公里之隆業山下。

二、東陵　東陵在河北遵化西北興隆之昌瑞山（鳳凰山）下



（此版較原圖縮小五分之一）

。位於北平之東約一百二十公里。清世祖（順治）之孝陵，清聖祖（康熙）之景陵，清高宗（乾隆）之裕陵，清文宗（咸豐）之定陵，清穆宗（同治）之慧陵，及諸后妃之陵皆在焉。


泰陵之望柱石獸石人及龍鳳牌樓

三、西陵　西陵在河北易縣西梁各莊附近之泰寧山下。位於北平西南約一百四十公里。清世宗（雍正）之泰陵，清仁宗（嘉慶）之昌陵，清宣宗（道光）之慕陵，清德宗（光緒）之崇陵，及諸后妃之陵皆在焉。

西陵全境約三十餘公里。界內不許尋常人埋葬。陵中有河流數條環繞，總滙於易水，而後東流。陵後爲泰寧山。此皆風鑑家以爲有『鬱葱佳氣』者。

清陵之構造方式，多摹仿明陵，間有不同之點，亦甚微矣。今將遊西陵時之所得，略述於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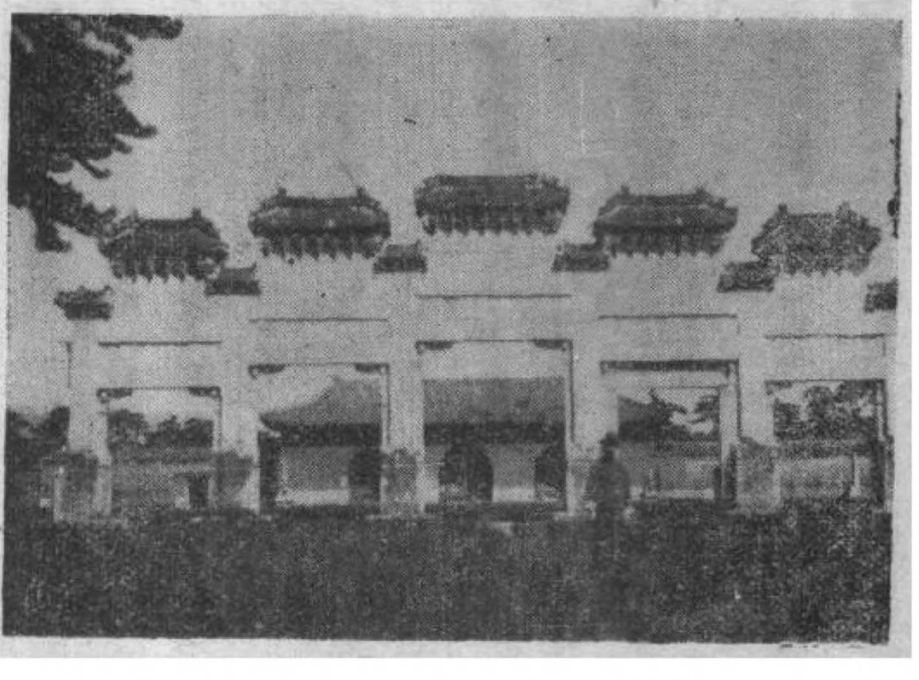
（甲）泰陵　泰陵距梁各莊車站西南約五公里。建自雍正八年八月（見易州志）。在西陵中，其規模爲最宏偉。然較之十三陵之長陵（明成祖陵），尚遜一籌。陵之附近，植松甚多。陵之最前爲一路五孔石橋一座。稍北有青白石牌坊三座，一居中位，東西各一。過此爲大紅門一座，黃琉璃瓦覆其上，牆則飾以紅色，凡三門。過此向北行，則有極平坦之甬路一條，直通隆恩門。其左邊亦有甬道一條，蓋往昌陵之道也。進大紅門向北，有一路三孔石橋一座。過橋有『聖德神功』碑樓一座，內置滿漢文字石碑各一。樓之四角，各有青白石盤龍柱一根。再進爲一路七孔石橋一座。橋北左右分立石望柱各一根；次爲立形石獅，石象，石馬各一雙；次爲石武臣（作滿洲裝束），石文臣（作絨纓雀頂，亦裝滿也）各二。

按西陵石獸，遠不及南京紫金山明孝陵（明太祖陵）及昌平明十三陵之多也。甬路向北，有人工堆成之蜘蛛山（據云：爲風鑑家所建議而建築者）。甬路繞此向右轉後，再向北行，有龍鳳牌樓一座，過身刻龍鳳花紋甚多。再進爲三路三孔石橋一座。過橋又有碑樓一座，碑題『世宗憲皇帝之陵』，下角刻『乾隆尊親之寶』方印一棵。再進爲隆恩門，門前東西朝房二座。總計由大紅門至此，約二公里。而明十三陵之大紅門至隆恩門，則約有六公里之遠。

隆恩門凡三門。進門院落甚寬曠。左右爲配殿。正中爲隆恩殿係重簷。隆恩門及正殿與配殿均覆黃琉璃瓦。正殿凡五楹。殿內暖閣中置木主三座：一爲雍正帝（清世宗，歿於民國紀元前一七六年），一爲孝敬憲皇后，（歿於民國紀元前一八〇年），一爲孝肅皇貴妃（爲乾隆帝之生母）。隆恩殿後有紅牆一道。進此牆門，後又爲一大院落。正北爲方城，其上爲明樓，亦重簷覆黃琉璃瓦者。方城前有極高之坡。樓下爲門洞。門洞內乃一圓城形之院落，左右有堦可登樓。樓上正中有紅漆石碑一座，題曰『世宗憲皇帝之陵』，下方亦刻『乾隆尊親之寶』。明樓與寶鼎相連。寶鼎之下爲地宮。地宮內，即藏棺木之處也。寶鼎外觀，似一大土堆形，上植樹株頗多。

距泰陵之北，約一公里許，爲泰東陵。孝聖憲皇后（歿於民國紀元前一三四年）之陵也。殿頂覆黃琉璃瓦，惟規模較帝陵爲小耳。

清制皇后若先帝而死，則可與帝合葬；其後帝而死者，則於帝陵之側，別建一陵，不忍復啓帝陵。泰東陵之建，亦即此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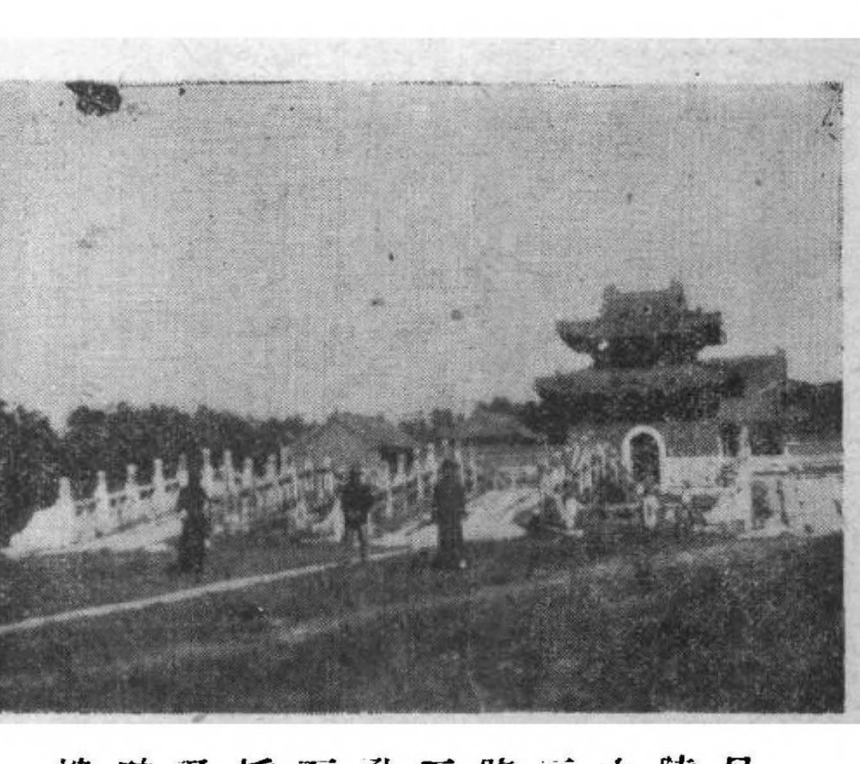


泰陵大紅門之石牌樓

泰妃陵在泰陵之東北不足一公里，爲純懿皇貴妃之陵。大門內爲正殿，其頂皆覆藍綠琉璃瓦，蓋用此別於帝后陵

也。殿後中位爲皇貴妃陵，其旁所葬爲三妃，一嬪。（本文中皇后及皇貴妃之稱號，係照畿輔通志所載。下仿此。）

（乙）昌陵　進泰陵大紅門後，左轉向西，復北行，即至昌陵。昌陵之『聖德神功』碑樓，及碑樓四角之盤龍柱，均與



昌陵之三路三孔石橋及碑樓

泰陵相似。沿甬路經過五孔橋後，則有立形石獅，石象，石馬各一雙；石武臣，文臣，各二。過此爲隆恩門，及隆恩殿，亦與泰陵相似。此爲清仁宗，（嘉慶帝，歿於民國紀元前九一年），及其配孝淑睿皇后（歿於民國紀元前一〇八年）合葬處也。

昌西陵爲孝和睿皇后（歿於民國紀元前六二年），陵在昌陵西南，約一公里半。遙望殿頂亦覆黃色。

昌妃陵在昌陵西，介於昌陵與昌西陵之間。殿宇亦覆以藍綠色瓦，爲和裕皇貴妃，及恭順皇貴妃之陵。外此尚有四妃六嬪，葬於其旁。按恭順皇貴妃爲奕謨貝子之祖母，光緒庚子，法軍占領西陵時，護陵大臣，適爲奕謨貝子也。

（丙）慕陵　慕陵在泰陵西南約五公里，距梁各莊車站約十公里。蓋泰陵實位於慕陵與梁各莊之間。余以時間倉促，未及往遊。聞慕陵爲西陵中規模最小者。此陵爲清宣宗，（道光帝，歿於民國紀元前六一年）及其配孝穆成皇后，（歿於民國紀元前八十二年），孝愼成皇后，（歿於民國紀元前七八年）孝全成皇后，（爲咸豐帝之生母，歿於民國紀元前七一年），合葬處也。

道光帝初於東陵，擇定地點，起建陵寢。而孝穆后先帝而歿，故先停棺於此陵之地宮中。當時排水之工程建築甚壞，故地宮中已受水浸。適道光帝謁東陵，便道檢勘至此，遂決計舍此，別於西陵中建此陵。（事見一九三二年出版之法人晉意雅所著『明清之皇陵』書中）。

慕東陵在慕陵東數百公尺之遠。爲孝敬皇后（歿於民國

紀元前五六年）及莊順皇貴妃之陵。葬於其旁者，尙有三妃一嬪。此地皇后與妃同在一陵，亦一特點也。

（丁）崇陵　崇陵及稍東之崇妃陵，本皆在西陵界外，其後西陵地界擴大，始包入之。按崇陵在泰陵之東北，梁各莊車站之西北，距車站約三公里。此陵既無甬路，亦無『聖德神功』碑樓，更無石人石獸之屬，陵旁亦無樹木。隆恩門前之碑樓，由十二根木柱所架而成，內有石碑一座，上刻『德宗景皇帝之陵』，下刻『宣統尊親之寶』方印一棵。過此爲隆恩門。進門爲隆恩殿，爲明樓。樓上置碑一座，碑身飾紅色。此陵爲光緒帝，（淸德宗，歿於民國紀元前四年十一月），及其配隆裕皇后，（歿於民國二年）與珍妃（庚子西后西走，出宮時，使人推珍妃入井而死，其屍於西后回京時，始撈出，）合葬處也。

按光緒帝歿於民國紀元前三年。出殯時，即遷棺於梁各莊行宮中，（即現今之農職校），停放四年，直至民國二年十二月始下葬。至其建築工程，於光緒帝歿後方開始。前淸時已耗去百萬兩之鉅。辛亥革命，淸帝遜位，優待淸室條件中，即有『修竣德宗崇陵』之一條。卒於民國二年爲之完成。民國而爲帝政時代之皇帝建築陵寢，亦古今中外希有事也。

西陵之遊程與沿革，略如上述。西陵界內，王坟尙甚多，茲不贅述。民國初年，西陵之管轄，屬諸泰甯鎭守使。按泰甯鎭守使實爲前淸泰甯鎭總兵所改設者。今則由河北省政府有關係之各廳，與易縣政府，及淸室各派代表，共組委員會，以管理之。凡往遊陵者，事先須得委員會之許可。委員會辦事處在梁各莊前鎭署舊址。此外管理林務者，則有河北省第二林務局，設於西府。考西府舊爲承辦事務衙門棨公毓住宅（見永寧祗謁筆記）。陵之附近，民元以前樹木森密，實爲極好之人造林。民元以後，明伐及盜伐，庶幾殆盡，良爲可惜。據泰陵守望警察云：西陵界內之樹株，民國十四年時，尙有八萬餘棵，今僅存三萬株。彼於某一時期，曾見西陵伐樹之人，如趕集之多，受最大之損失，即其時矣。現今泰陵附近之松樹，枝幹奇崛可喜。惟諸松之旁枝，皆被剪裁，祗於樹之尖端留極小之樹帽，此於樹木營養上，自受極大之妨礙，因而致死之樹，當不在少數。望負保管西陵或負有地方之責者，注意及之。

易縣爲古燕地，燕下都即在今縣之東南。其西南則羣山起伏，氣象宏遠，爲太行山山脈。而易水尤稱名勝。余當日於日暮時，遠眺羣峯，翠色與斜陽相映，晚風微起，不禁動易水生寒之感。追慕荊軻之悲歌，爲之氣壯。蓋此地在在予吾人以相當應遊之代價也。

極端的詩

林庚

詩有多種，例如史詩，故事詩，哲理詩，散文詩詩。不過是一種名詞，把小說戲劇也都列在詩中我也不反對；因爲小說也在說故事，又何以不能算做故事詩？戲劇寫成詩的有莎士比亞的樂府，歌德的浮士特，更是皆有實據；則什麽是詩什麽不是原是一個庸人自擾的問題；豈有不愛打架的人也來討論這問題的？故我只說極端的詩；因爲無論小說，戲劇，散文怎麽樣的與詩分不清，却不會混進了極端的詩裏去；極端的詩所以不妨大胆談談。

極端的詩的存在是一個事實的問題，當我們一提起詩來的時候，那最初而似乎也是最合理的聯想，立刻告訴我們這不是小說，戲劇，散文；也絕不是荷馬的史詩，但丁的神曲，米爾頓的失樂園；它是一個極端的詩的；則詩之仍與其他有別已不待說了！當然把它叫做極端的詩是我自己造了這麽一個名詞。

極端的詩是指那支持了詩而使它仍與其他作品有別的特質。有了這點特質，則便有點像詩，有很多則簡直就可是詩，全沒有便全不像，全都是便是這極端的詩了。極端的詩其實便是我們最平常的印象中的詩，却非冠以極端二字不可者，作者是有其特別苦處。

文學是與生活分不開的，這話雖然已成濫調，却不妨仍是對的；但對於生活的反應文學却可以種種不同的姿勢出現，這便是詩，小說，戲劇，散文之所以幷存。大體的不同，或者也可以說是主要的不同，戲劇，小說是以人生中特殊的事情或一些理想的想像的集合，來表現着生活中不同的姿態與要求。多少我們不能不說，我們在意識裏總有些知道那故事中的人物是假的，所謂假幷非不可能或空想的乃是讀者即使讀得入迷時，甚至把自身也放在故事中，但總有些清醒的感覺，自己是幷不在裏邊！這種使讀者保持着較客觀一點的感覺，却是詩中所沒有的。賺了年青人的眼淚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一個正在苦戀的少年讀了，其感動是無可比擬的，却是沒有一個人相信自己便是少年維特；而且多數也不會相信那便是歌德。戲劇是表演於舞台上的，自更不必說了。散文

難以悠然的另一姿態出現，在作品中作者往往也即是書中的主角，但主角與讀者間却仍不免要有一段的距離。眞正無距離的是詩；詩是作者，主角，讀者三位一體的成功，例如李義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們是忘記了那作者，忘記了誰是主角，而把自己整個的加在這情景的讚歎與感觸中去了。至如「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你的受感動不正是因爲警醒着自己也有一顆心顯然欲通嗎？因爲詩是從最日常的生活中最共同的情緒裏凝結成的。

我們不妨說，小說，戲劇是較嚴肅的；故世人最偉大的作品是從不派在這種極端的詩的身上；莎士比亞之偉大是以其戲劇而不以其十四行詩，歌德之偉大是以其浮士特而不以其所寫的民歌，我並不說歌德的浮士特或莎士比亞的戲劇不好，我只說明人們的青眼是只加在有痕跡的東西上的；但在人們心上蕩漾得次數最多，在宇宙間流傳得最廣，而與人性靈上以不自覺的永久的敎化的是什麽呢？是這短短的極端的詩。

我並不小看小說或戲劇的本身，因爲它是一個思想與文化的中堅，它是一個國立大學般的嚴肅；但我們也應該承認，與人以更深的敎化的常不是大學。華斯沃斯是曾被人提起欲加以偉大的稱號的，但終於最偉大的仍不是他；這正同當多少年代後，代表着社會的光榮的，似乎只是幾個大學的名字而已。人生不是盡聽敎訓盡聽思想可以生長的，他是需要在無形的敎化中發育起來；父親敎不了的兒子學校能敎，學校敎不了的學生朋友能敎，詩則是不着痕跡的敎化。

宇宙永遠是無言的，宇宙却又在無言中啓示了人們，詩是宇宙的回聲，而詩的瀰漫乃也正像宇宙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上，假如我們承認宇宙雖然無言却一樣的偉大，則「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我們是有理由可以忘懷的嗎？然而宇宙幷不永遠是嚴肅的，汪洋的海，深夜的天，雖有時板起森嚴的面孔；而「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烟籠十里隄。」那不正是宇宙之所以深深的感動了人嗎？宇宙因此才是偉大，才是渾然，才是無邊際的。詩是宇宙的代言人，它不討論什麽，不解决什麽；它只如宇宙之有着一切，而輕輕的把智慧的鑰匙遞給了人們，能接受的便會走進那珍貴的園地的門裏去。它培養着一切，使人知道怎樣更好點的生活下去。

因着春夏秋冬的季候有着四時的詩，因着淸晨白晝黃昏夜晚有着各個情况下的詩；你隨處會遇着它在拍着你知覺的門；它使你在宇宙中眞正的睜開了眼睛；你的心是活潑的，

敏銳的，它與你以力，來接受來到你面前的一切；當你在黃昏時，你有着，「畫橋流水，雨濕落紅飛不起；月破黃昏，簾裏餘香馬上聞。徘徊不語，今夜夢魂何處去，不似垂楊，猶解飛花入洞房。」然而假如你在家裏呢，則有「萋萋芳草憶王孫，柳外樓高空斷魂，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你也許一個人孤寂會忽然想起「東山不向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那便只有你自己可以知道了，而事實上為你預備下的，則不仍有「燕子飛來依舊忙！」一類的詩句嗎？於是你的生活是豐富的，因為這些詩句都是從你口中自然的流出，你覺得你便是這詩中的主人翁，也便是那作者，彷彿宇宙原本如此，而你心中便充滿了這整個的宇宙的力量，故景物當前不覺脫口而出；落雨時你會吟詠「聽風聽過清明。」清早你站在院子裏會想起「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夜間如其起了風，則「明日落紅應滿徑」。春天你如果走在路上，則「一徑楊花不避人」。而且你或者會誦出，「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你或者也會遇見，「十叩柴扉九不開，一枝紅杏出墻來。」而當你更會吟到，「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在那邊，眉眼盈盈處。」時，你是沒有白活在春天了。而在秋天呢，則你會有：「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牋傳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你更會有「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當然城外未必是姑蘇城外，鐘聲未必是寒山寺的鐘聲，然而那是無妨礙於你的，但假如你根本便不在船上，則「天街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總是可以的了，可是你還覺得這未免太無丈夫氣，則「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雖說你沒帶刀，總有這點氣魄吧。至如「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在此地作客的人們，此時該當同有此感了！然而秋天并不是只有一個多情的夜，你也可以吟「青山橫北郭！白水繞城東」；「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而且你會看見「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你不也會有時「獨倚柴門外，臨風聽暮蟬」嗎？因此不論在那一個季候，不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你是有着你最動人的詩句的；人與宇宙，生活與詩是渾然已成一物；於是即使是「池塘生春草，」也似有無限的啓示了。

凡一種情感，在初入必多不覺得，比方：「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却照深深院。」愁夢，酒醒並非什麼特別的事，斜陽，深院更是每日皆有，生活於此中的人未始不曾得過此種感覺，却認識不得，把握不住；經此二語於是那情景永遠

存在於人的心目中了，因此人的情感才得更活潑更深入。智慧原是對宇宙的一種認識，但詩中即使有智慧也必是已變成了感情的；以理智來分析宇宙中的一切，則成平常的認識，在詩却是用直覺去探求的，若：「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別時容易見時難」！「春花秋月何時了？」其中豈無特殊的認識存在？至於「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則情理已不可分，渾然深緻，此東坡所以獨歎曰：「少游已矣，雖萬身何贖？」情感能寫得出其實詩已是智慧的產物；智慧必以直覺接觸到，方才能直接打入人心；此二語說出則又頗似藍白標語。

欲明白詩的好處，舉幾個例子便知，如崔顥有名的長干曲：「家臨九江水，來去九江側，同是長干人，生小不相識。」爲什麼人對這幾句傳誦不置呢？因爲鄉土之情原本是深藏在人的心裏，只是平日俱不覺得；經此詩一語點破，於是豁然通靈！人覺得這種情感的隨處俱在。而且這首詩又寫得如此天眞活潑，全無做作，儘是初會學舌的小兒口中的話；人類心中的眞情，對此豈有不流露的道理！然而這些東西永遠不是最偉大的作品；因爲人的腦袋雖說進化，大部分仍還保持着原始的淺薄，東西只要看過去長大便值錢，面孔只要擺起來神氣便偉大；孔雀東南飛眞是了不得的作品嗎？我問這話幷不含有否認他偉大的意思，但凡誇獎孔雀東南飛的則莫不說因其是樂府中最長的一篇，所以了不得；此外幷不聽見別的更有力的理由；這種的判斷，最少是頭腦簡單。如「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歷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又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作玉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用市鮭珍…………。」這一類無聊的形容鋪張，難道也因其長好嗎？眞正好的地方同樣的正也沒有人指出來過，而乃交讚不已，此其所以是淺薄！陶淵明能被後人稱爲偉大的作家，實是中國詩壇上光榮的一頁；然而唐以來的作家們則仍不免以能寫「吟」，「行」一類的長篇巨製，方算稱得起大家；却是我們愛念的，不永遠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短句嗎？

話又不能不重回到本題上來，極端的詩是能與生活合而爲一的，它是與人隨時都打成了一片，如春風之與草原，在不知覺間，自然的綠色千里了。極端的詩事實上常未必那麼極端，但仍可稱爲極端的其中蓋有一些道理；爲說明，仍不能不舉例：「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如果讀這詩時回回要想起荊軻，那才是個煞風景的事呢！每當秋

原遼闊，天高水清的時候，誰對這景色不有一點悲涼豪邁的氣概，誰自己又沒有一點壯士的風度！因而不自覺的吟出這兩句詩來；那所謂特殊的荊軻的故事，是早已消失於無形了；超過這個而存在的，乃是那極端的詩。正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誰又管他什麼幽州台；「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更與樂遊原無甚干涉了。我們讀過古詩十九首的：「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假如我走進一個花架輕飛，紅樓綠柳的春的園中，我覺得我不必見到窗中真的「纖纖出素手，」也會念出這幾句來，這乃是由於詩已超過了特殊的詩中的事物，而產生了普遍的詩的力了。正如我們念：「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我們只覺得有一個富於柔情的美麗的東西從高樓上墜下，已不辨其是人是花了！雖然花墜樓與人墜樓必然不同。說得明白些，「落霞與孤鶩齊飛，」如果飛的是別的一種鳥行不行，自然也行；然而落霞如果變成了烏雲則不行；此中道理不明白的非小人之過也。因此「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仍不失其為極端的詩。「極端的詩」是極端「詩」的顯著；其中雖有非詩的，却被淹沒過而不覺得。如有些詩非把那所提到的事的根由找出來無法欣賞的，那便是表明這詩根本缺乏「詩」的力量；也便不能算做極端的詩；然後由這點我們才可以說某篇散文富於詩意，那意思即是說某篇散文，或其某一部分，有一種與極端的詩相似的力量，它能使人近於忘掉了人與那文章的間隔距離，超過了那散文中較特殊的敘述，而使自己與它渾然不可分了；如王維的山中與裴迪秀才書便是。對於小說我們也嘗說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富於詩意，那也即是說：我們嘗幾乎忘掉了那許多三角兎，公爵夫人的故事，而只得到了那不明不白似聰明似笨拙的夢中的境象。至於極端的詩便是此例之極端者。故詩雖然有時不免牽涉到特殊的事，但在這詩中却永遠不被愛詩的讀者所注意到；如「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我們在冷落荒涼中，或一個孤寂的雨天裏隨時即可吟出，不必有酒而後親切，更不必要管什麼「渭城」了。其實人怎樣可以生活得更好點；人生怎樣才更有意義些，更活潑些，更聰明些；當然我不否認社會主義先解決麵包問題的理由，然而要人生更有意義，却不是只靠麵包可以滿足的；甚至也非物質所可滿足的，人人都有個花園就會滿足了嗎？而「西園日日掃亭林」，才是人人所不能忘懷的；一片平原不也平常嗎？而「天蒼

著，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才是永久的景色。記得一個下午，那時我還在清華讀書，因爲有點要緊事，騎一輛自行車趕到城裏，等事情辦完了，日已傍山，我仍又出了城沿着鐵路趕回淸華，當時便不斷的念起：「誰能瘦馬關山道，又到西風撲鬢時」！一路上翻覆的念似便得到無限的精神，其實我那時並無悲涼的事，更無所謂關山，瘦馬。詩正是這樣的會在並不華麗的物質條件上開出可愛的花果來；而人生只要有時間，我想，他的時間便是該由這些詩句來陪伴的；然而這話並非說詩人能無中生有，如「大漠孤烟直，」即可證明。

蔣委員長所欽佩的三個日本人

（草）

報載蔣委員長最近與大阪朝日新聞記者談話，談及他所欽佩的日本人，爲「維新以前之賴山陽維新諸傑中之勝安芳與吉田松陰二氏。」這三個人或非讀者所盡知，爰爲介紹如次：

△賴山陽（一七八〇——一八三二，）治漢學，朱子學派的健者。山陽爲經學者，雖治朱子理學，尤同情王陽明的學說。平生致力於歷史的研究，對政治經濟有獨到見解。他的尊王攘夷的精神，對於幕末的人心有極大的影響。朱子的理學，不救南宋之亡，在日本則放明治維新的異彩。

△勝安芳　舊幕府的謀士，幼修西洋學，通解海外事情，頗爲幕府器重。西南之役，官軍將攻江戶城（即現在的東京）時，爲對德川將軍表示恭順，未參與戰爭，其後服官於明治政府，日本海軍的創設，安芳之功甚多。

△吉田松陰　長門的藩士，少年時有大志，爲明瞭海外形勢，干犯鎖國禁令，潛赴海外，被政府捕獲，後遇赦。設塾講學，教育生徒，明治維新的功臣，多出其門下。因謀畫討幕，於安政六年被幕府繫獄，竟遭刑戮。

我國關稅戰時怎樣？（六）

麥健曾

第二項　稅率增減的可能範圍

我們知道影響我國關稅收入升降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關稅的稅率。這個因素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爲牠的增減，可以直接的，有效的，決定關稅收入的升降，還因爲牠是可以由政府去決定，不像其他因素，如物價的漲落，金銀比價的高低，國際貿易數額的增減，是靠世界經濟狀況的變遷來決定，不受政府的支配。

但是關稅稅率的增高減低，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並不是要增加收入的時候，隨便可以將各種貨物的稅率提高，要減少收入的時候，便可以將各種貨物的稅率減低。因爲進出口貨物稅率的高低，不只影響國內農工商業的興衰，國外貿易的得失，國內人民生活費用的高低，而且影響外國的農工商，以及各國在我國經濟上的地位。換句話說，關稅稅率的高低，除了對於關稅收入有直接因果關係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影響或副作用。故此，即是在關稅歷來完全自主的國家，譬如美國，關稅稅率的制定，也有多方面的顧慮，許多層的束縛，事實上各國關稅稅率都有他自己特有的可以增減的範圍。我國關稅自主權收回未久，國內的經濟事業又是如此落後，國內人民的生計又如此艱難，更加以各國對於我國有各種形形色色經濟上的侵略，所以我國即是在平時，關稅稅率的增減，有他不便超越的範圍，而且這種平時範圍是戰時範圍的根據。這種平時範圍，我們可以從法律上，政治上，國內經濟事業上，國內人民生計上，以及關稅收入上去研究

第一目　法律上的研究

我們要研究的是法律上我國政府是否有完全自主的權去增減海陸國境進出口貨物的關稅稅率。歷來我國一切法律，都沒有限制政府釐訂關稅稅率的權，有之，是與外國訂立的條約。自從一八四二年與英國訂立南京條約，開始喪失關稅自主權以後，更節節喪失，遂至稅率限于值百抽五不能增加，進口貨內地稅也不能自由增加，稅品貨價非得外國允許．不能按實在情形更改，甚至關欵之存放，海關之用人行政．

以及其他許多情形，都要受外人支配，中國政府不能自主，差不多把我國關稅自主權剝削到無可再剝削的地步。其後經過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五年的關稅特別會議努力的結果，關稅自主權方始有收回的希望。更加以中德及中奧商約，因爲中國參加歐戰，喪失效力，俄國商約又自動廢除，我國于是可以在民十至民十四之間與德與俄訂立新的契約，把關稅自主權收回。等到民國十七年與美國訂定關稅條約，將關稅自主權正式收回開了端之後，連續與挪威，比利時，意大利，丹麥，葡萄牙，荷蘭，英，法，瑞士，西班牙等國訂立新的關稅條約，由各國承認中國對於關稅有完全自主之權。但是遲至十九年，才能與日本訂立關稅新約，得日本承認中國有關稅自主權。更於是年與希臘，捷克訂立新的商約，於是喪失了差不多八十年的關稅自主權，名義上完全收回。但是中國政府是否可以完全自由運用關稅權，完全自由訂定稅率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得研究上述那些關稅條約及其附件的內容。

那些關稅條約共同的主要點，是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權，並訂明在徵稅上，互相給與最惠國的待遇，但是內容並不完全相同。其相同以及差異的地方，可用與美國，英國，日本新訂的條約來代表。

(1)中美關稅條約的重要部分

『第一條　歷來中美兩國所訂立有效之條約內所載關於在中國進出口貨物之稅率，存票，子口稅並船鈔等項之各條款，應即撤銷作廢，而應適用國家關稅完全自主之原則。惟締約各國，對於上述及有關係之事項，在彼此領土內享受之待遇，應與其他國享受之待遇，毫無區別。締約各國，不論以何藉口，在本國領土內，不得向彼國人民所運輸進出口之貨物，勒收關稅，或內地稅，或何項捐款，超過本國人民或其他國人民所完納者……』

此條所載可以代表大多數關稅條約的內容。

(2)中英關稅條約的重要部分

『第一條　茲約定兩締約國現行條約以所有限制中國任意訂定關稅稅則權之各條約，一律取消，適用關稅完全自主之原則。

第二條　兩締約國人民，在中國或本約適用之英國各境內，運入或運出貨物，不得有何藉口，使其完納之關稅，內地稅，或其他稅項，異于或較高于各本國或其他各國人民，自同一產地所運貨物完納之稅款。

第三條 有締約國現行條約內，所有限制中國任意自定船鈔權之各條欵，英國承認一律取消……」

但是中英關稅條約還有下列那兩條附件

『(一)在本約適用之英國領土內出產或製造並運入中國之貨物，及在中國出產或製造並運入上述英國領土之貨物，無論從何處運來，關于進口稅，內地稅，通過稅，及其有關係之事項，所受之待遇，不得次于任何他國出產或製造之貨物，所受之待遇。

(二)在中國出產或製造並運往本約適用之英國領土內之貨物，及在上述英國領土內出產或製造並運往中國之貨物，關於出品前所課之出口稅，內地稅，通過稅，及其有關係之事項，所受之待遇，不得次於運往任何他國之貨物所受之待遇……」

照上述的中英關稅條約及其附件，中國政府不只對於由英國人民輸入或輸出中國不論何種何國出產的貨物，不能徵收比其他國或本國人民較高的關稅，內地稅，或其他稅項，而且對於運輸入中國的英國貨物，以及運輸到英國的中國貨物，都不能徵收比別國的貨物或運到別國的中國貨物，較高的稅。換句話說，徵收關稅或其他的稅時，中國政府要給(一)由英國人民輸入中國或輸出中國的貨物，(二)英國出產的貨物，(三)輸入英國的中國貨物，最惠的待遇。這種辦法的性質，較中美關稅條約所定的辦法，稍為嚴密，束縛性也較為大些。但是中國關稅自主權還是完整。這是第二種的關稅條約，除了英國還有幾國的關稅條約也是如此。

(3)新訂關稅條約的第三種是中日關稅條約。

『第一條 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彼此同意，在兩國境內，關於貨物出口之稅率，存票，通過稅，船鈔等一切事項，完全由中日兩國彼此國內法令規定之。

第二條 中國政府或日本政府，彼此關于進出口貨物所適用之海關稅，存票，通過稅，及其他各種相似之內地稅捐，並船鈔及與上述各項有關之一切事項，給予彼國政府，或其人民之待遇，應不較次于現在，或將來，給予其本國人民，或任何他國政府，及其人民之待遇。中國或日本國境內之出產品，或製成品，輸入彼國境內者，不論來自何地，其進口稅，存票，通過稅，及其他一切相似之內國稅捐，以及與上述各項有關之一切事項，所受之待遇，應不較次于現在，或將來，給與任何他國同樣出產品，或製成品之待遇。中國或日本國境內之出產品，或製成品，向彼國境內輸出者，其出口稅，存票，通

過稅，及其他一切相似之內國稅捐，以及與上述有關事項，所受之待遇，應不較次於現在或將來給予自該國境內向任何他國輸出之同樣出產品，或製成品之待遇。中國或日本國船隻，其在彼國境內，關於船鈔及與船鈔有關一切事項，所受之待遇，應不較次於現在，或將來任何他國船隻所受之待遇。……」

中日關稅條約條文沒有甚麼特點。其中實在限制中國關稅自主權的是在附件。

附件有下列兩點

「(一)自本協定發生效力之日起，中國政府將于三年期內，維持附表甲部之第一第二第三欵之稅率。並於一年期內，維持該附表甲部第四欵應課之稅率。各該稅率為對於日本國境內出產品或製成品向中國境內輸入之各項貨物，在各該時期內所課之最高進口稅率。但關於稅率之增加，經中國政府在該表內聲明保留者，不在此限。

(二)自本協定發生效力之日起，日本政府將於三年期內，維持附表乙部所列三欵之稅率，各該稅為對於中國境內出產品或製成品向日本境內輸入之各該款貨物，在該時期內，所課之最高進口稅率。……」

上述所謂附表其中所列的貨物，形式上是一種互惠協定，事實上是限制中國實行關稅自主的辦法。因為受日本優待的中國貨物，不獨種類比受中國優待的日本貨物少得極多，即是每種貨物的重要性，是相差甚遠。受優待的日本貨，是日本輸入中國重要而且大量的貨品，受優待的中國貨，是中國輸出貨中無關宏旨而且少量的貨品。照這種辦法，差不多日本輸入中國的主要貨物都受優待，中國不能增加稅率。故此在這種附件有效力的期間，我國的關稅自主權，事實上是尚未完全收回。

幸而這種限制，並不是永久的。甲部第四欵貨物的稅率，是以一年為期，已于民國二十年五月滿期。甲部第一二三欵貨物的稅率，是以三年為期，也于二十二年五月滿期作廢。故此現在我國政府對于關稅稅率的增減，法律上可以說有完全的自主權。

(未完)



中國赤區的查田運動

漆琪生

(一) 查田運動的由來

赤共將赤區的土地平均分配之後，除却征收農民的土地稅之外，接着而來的便是發動所謂「查田運動」。赤共發動查田運動的中心目的，乃是在於清查土地分配是否完全依據僞土地法之規定，是否澈底根據階級立場而使貧苦工農獲得土地革命之成果，與乎在土地革命行程中是否使地主階級以及富農階級喪失其經濟基礎而歸覆亡等等。自然，在赤共之草率的荒速的分配方式之下，不從事精密的調查和統計，而簡單的將土地一擧分配，無論如何，是終不能達遂赤共所蘄求之標的，必然在分配之後，種種不正確而不妥當之缺陷和錯誤，定將相應而至。斯種不正確和不妥當的缺陷與錯誤之發生，勢必使赤區農村中之糾紛和困難，益臻劇烈，影響赤共的土地政策之推行至大，於是赤共乃不能不於分配土地之後，接着而發起查田的運動，以清查上次分田之成果，糾正其錯誤，準備第二次的再度重分。重分之後，再事查田，再分不當，再又重分；三分之後，進行三查，三查不當，又行四分；如是重分，重查不已，以至無窮，終致赤區農民不堪其擾，激成嚴重之問題。

赤區查田運動之發端，具體的行動，乃首見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僞中央政府所召集之瑞金，會昌，雩都，勝利，博生，寧化，石城，長汀等八縣蘇維埃負責人員的查田運動大會。在該會議中，通過了發動查田運動的種種決議，並在其決議案中，說明了發動查田運動的原因：

『……現在赤區內地主富農及一切階級異己份子，把自己的反革命眞相隱藏起來，利用赤區中許多地方的土地問題還沒有澈底的解決，他們中間許多份子，還保持着一些經濟的根據。即如許多地主的土地財產，還沒有完全沒收，許多富農份子，還分得好田，許多這些份子還被他們混進蘇維埃機關中，羣衆團體中，與地方武裝中，濫用蘇維埃的威權，壓制羣衆鬥爭的發展，欺騙收買威脅一部份羣衆，散佈謠言，組織秘密團體，誣告陷害蘇維埃的積極份子，做出種種陰謀搗亂的活動。……大會認爲要最後的消滅封建殘餘勢力，澈底解決土地問題，鐵一般鞏固蘇維埃政權，必須開展廣泛深入的查田運動。』

其後，在同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僞中央政府又召集瑞金，會昌，雩都，寧化，石城，勝利，傅生，長汀八縣貧農團代表的查田運動大會。在這會議中，對於查田運動發起的理由，也有如次的決議：

『…但是這不是說赤區中一切封建勢力已從最後的消滅了，實際情形表現出來，這種封建殘餘勢力，在許多地方還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許多地方還有地主假冒富農，中農，貧農而分得土地，富農假冒中農而分得好田。且有地主富農假冒中農貧農，混入蘇維埃紅軍和地方武裝中的事實。地主富農還在許多地方組織反革命團體，進行對於革命的破壞。大會認爲這是當前的一個嚴重問題，迅速解決這一問題是當前一個重大的任務。而這個問題的解決，只有經過廣大而激烈的查田運動。』

自是以後，各地赤區逐皆發動了查田運動，終至這一個運動，成為赤區分田後必然要執行的一個普遍的定律。

（二）查田運動的目的與意義

赤共之發動查田運動，一方面固然是在於清查分田的成果，清查土地的分配是否平均，與分配的結果是否合乎偽土地法之規定；然而另一方面的用意，則是在於發動階級鬥爭的重大的政治意義上面，即是在於澈底的清查地主階級與富農階級之政治意義上面。因為赤區土地政策的根本標的，是在於以階級鬥爭的方式，策動所謂無產階級貧苦工農階級，推翻農村中原有的支配階級之地主階級以至富農階級，沒收其經濟基礎之土地，而遂行以貧苦農民為中心的土地平均分配，以改造中國數千年來封建的地主經濟之農村經濟機構，樹立新的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度。所以赤區土地政策之中心點，雖在於土地之平均分配，然而平均分配之用意，則為立於貧苦工農階級利益之立場，以消滅既成的地主階級，與富農階級。苟由赤共之見地以批判赤區土地分配結果之正確與否，亦惟有考察該項分配行程與階級關係如何而決定。合乎以無產階級，貧苦工農階級之利益為中心的階級鬥爭方式下之土地分配，則在赤共主義上必為正確而合法之舉動；反之，則為不正確而不合法之舉動。

如斯，很顯然的可以看出所謂「查田運動」云者，實際就是指示：清查分田之結果，是否合乎階級鬥爭之原則，貧苦工農階級是否完全獨占分田之益惠，地主與富農階級是否完全將其經濟基礎剝奪而歸消滅。因此，所謂查田運動的目標，不只是單純的清查分田之均不均，主要的還在清查分田結果是否違反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之原則。是以查田運動的意義，毫無疑義的不僅是經濟的鬥爭，而是嚴重的階級的政治之鬥爭。像這樣的意思，在赤共的許多文獻中，皆是顯明的暴露着：

『在目前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階段中，對於澈底分配土地，根本剷除封建勢力，是當前的主要任務，也是羣眾迫切要求的問題。在赤區內的土地問題，已經是澈底分配過了，為什麼現在又要舉行查田運動呢？這是由於過去分配土地不正確，沒有完全遵照中央蘇府所頒布的土地法去解決的，所以有些地方地主階級也照樣分了土地，富農仍是得了好土地，以致土地革命的果實，不能完全落在雇農貧農中農的手裏。

因此，就要加緊領導蘇維埃和貧農團，馬上組織查田委員會，進行查田運動，要發動廣大貧農羣眾，熱烈地起來參加這一運動，來一個大的查田鬥爭。嚴格的詳細的檢閱各地方政府過去在分配土地當中，地主階級份子是否分了土地，富農是不是分了好土地，以及有無把富農當作中農，或把中農當作富農，和侵犯中農利益的錯誤；同時各團體的負責人有無把持好田，或分配土地時有無舞法弄弊的事發生；對於工人與獨立勞動者是否完全分了土地；特別是紅軍公田，與紅軍家屬的田，與一般貧苦農民的田，是否一樣的好，要澈底檢查出來。這些工作，更加需要我們黨員和團員百倍努力地堅強在羣眾中的領導，使羣眾自動的起來，作激烈的階級鬥爭。務要在這一鬥爭中，很正確的澈底來整理土地，以爭得貧苦羣眾在土地革命鬥爭中的實際利益，為完全實現中央蘇府所頒發的土地法令而鬥爭。』（偽中央的「怎樣領導查田運動」）

『查田運動，就是查階級，要肅清混入在蘇維埃機關中，紅軍中，地方武裝中，和羣眾團體中的一切階級異己份子。向豪紳地主和富農捐款，沒收豪紳地主富農的土地，重新分配給雇農，貧農，中農。

……無疑的查田運動，是一個非常劇烈的階級鬥爭，這是一個消滅階級的殘餘勢力，削弱富農的經濟勢力，與打擊他們驅取土地革命果實的鬥爭。在這裏我們必須發動雇農貧農……最廣大的基本農民羣眾，作為查田運動的先鋒隊伍，平時必須鞏固與中農的聯合。我

們大大的提高雇農貧農中農的階級覺悟，及其積極性與組織力量，能從查田運動中來提拔出新的蘇維埃幹部。

與查田運動密切聯繫着的戰鬥任務，是蘇維埃機關工作的改造和加緊。在查田運動中，我們必須同時加緊檢舉運動與肅反工作，澈底洗清一切混入黨與蘇維埃裏面的階級敵人的暗探。因此，查田運動决不是土地部單獨工作，而是應該動員整個蘇維埃機關，尤其是工農檢察部與國家政治保衛局，來完成這個鬥爭的任務。』（僞中央主席毛澤東的講演詞載於僞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

（三）查田運動的方法與內容

然則赤共在赤區怎樣執行查田運動呢？關於查田運動的工作方法，在第一次的六月十七日瑞金等八縣蘇區負責人員的查田運動大會中，曾經决定出了八項原則。依據該項决議的原則，查田的實際辦法，大致如下：

第一，就是發動各級僞蘇維埃政府與各種機關及各種團體，大家一致動員，進行查田；第二，縣區鄉三級僞蘇維埃政府，各組織查田委員會，直接負担查田的責任；第三，各級查田運動之機關，皆須於每月或每週之一定期間內，樹立查田計畫；第四，廣大的號召各種僞赤團體，開會討論查田問題；第五，開辦查田訓練班，訓練查田工作之專門的實際人才；第六，設置沒收與分配委員會，司理沒收與分配地主及富農之土地財產等事務。

現將該决議案的八項原則列示，以明究竟：

『（1）政府的各部門必須一致動員起來，不但土地部，工農檢查部，裁判部，政治保衛局，須負查田運動的領導責任，就是財政部，軍事部，國民經濟部，教育部，內務部，亦須在查田運動中，進行各項必要的工作。各政府主席與主席團，則須負起整個查田運動的領導責任。

（2）縣區鄉三級，均應組織查田委員會，隸屬於各級政府之下，担負查田運動的領導責任，其委員除政府負責人外，還要包括政府外各機關中的負責人在內。

（3）縣蘇應立即定出本月份全縣查田運動的計劃，以後每月末尾，亦須定出下月份的查田運動的計劃。

（4）區鄉蘇召集鄉蘇主席與貧農團主任開會，計劃全區第一個七天的工作，以後每七天計劃及檢閱工作一次，但距離太遠的鄉，可每十四天到區蘇開會一次，距離不遠的鄉，則必須七天開會一次，推動查田運動的迅速開展。

（5）鄉一級的動員方式，應注意：（一）鄉代表，（二）工會，（三）貧農團，（四）婦女代表會，（五）赤衛隊與少先隊，（六）其他革命團體，（七）村屋羣衆大會。必須經過這些機關團體與羣衆會，方能動員最大力量，加入查田運動，一切縮小範圍，只圖簡便的辦法，都是不對的。

（六）縣蘇開辦查田運動訓練班，每鄉一人，十天畢業。開辦第二班也是一樣。從鄉蘇代表，貧農團以及工會中挑選最積極份子來受訓練，畢業後派回本鄉領導查田運動。從先進區鄉來的，須派赴落後區鄉工作。七八九三個月，每月須開辦兩班。省應從先進縣區挑選積極份子，開辦查田運動訓練班，派赴落後縣區領導查田運動。

（七）爲了有力的進行查田運動，政府各部的組織，應立即健全起來，主要是解除兼職，廢除輕易調動的習慣，和增加必需的工作人員。

（八）鄉一級組織沒收分配委員會，由貧農團選舉，而隸屬在鄉蘇之下，担負沒收和分配地主富農的土地財產之責。』

同樣的，在同年六月二日的僞中央局的訓令之中也如是說：

『第一，應該發揚雇農及農村中工人，在查田運動中的領導作用，因此蘇維埃的工作人員，必須與工會取得密切的連系，經過工會來發農村工人的積極性，使他們成爲查田運動的先鋒。

第二，必須特別注意到與中農羣衆的聯盟，中農是革命後蘇維埃農村中最大的基本羣衆，一切我們的處置和策略，必須獲得中農的贊助和擁護始能收效。無論何時每一貧農團和蘇維埃的决定，必須在鄉

或區的羣衆會議上得到中農的贊助和了解；一切中農羣衆的呼聲，須注意的傾聽，並須嚴厲打擊任何侵犯中農的企圖。

第三，必須把地主和富農分別清楚，在無情的消滅地主殘餘的鬥爭中，決不能容許任何消滅富農的企圖。當然我們應對於富農竊取土地革命果實的企圖給以嚴重的打擊，沒收他們多餘的好田，分配他們以壞的「勞動份地」。』

像這樣意義的查田運動，很顯明的是廣汎的清查已的政治運動，而不是單純的查由。清查的對象，不限於田地，乃廣汎的涉及於政治關係。凡被清查出來的，知果是地主和富農瞞田不報，或冐分田地，與分領好田，則除將該項田地沒收之外，還要沒收其餘的財產，且須禁錮其人，科以罰金。此等如係赤共所目為反革命份子者，還將遭受驅逐或殺戮。此等處罰事宜，概由偽裁判部執行。

不過，查田運動之標準，至為含渾，不易明瞭，偶一不愼，處罰失當，則將引起嚴重之紛糾，是以偽赤中央裁判部．對於各縣偽裁判部，曾有如下的愼重的訓令：

『目前蘇區裏面十二萬分緊張的查由和查階級的運動，好像土地部和工農檢察部，他們兩部的工作，與裁判部機關是沒有多大關係，這是沒有了解和認識查田與查階級運動，就是澈底消滅封建勢力，激發羣衆的積極性，澈底解決土地問題，澈底肅清反革命，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提高蘇區土地生產，普遍發展合作社工作等最基本最中心的工作。裁判部負有保障工農政權，澈底肅清反革命的責任。因此，在查田查階級運動當中，加緊的揭破反革命的陰謀，加深羣衆對階級異己份子的仇恨，加深他們的階級鬥爭，來肅清反革命派別。現在把各縣區裁判部，對這一運動應負的責任，分述如下：

一，各縣區裁判部切實討論中央及省蘇關於查田查階級運動的一切指示，並定出更具體的辦法，積極來領導羣衆參加這一運動，使這一運動很迅速的勝利的完成。

二，在這運動中清查出來的豪紳，地主，富農及反革命份子，裁判部除負看守監押之責外，還要詳細的考查。若是土豪富農，就要罰款捐款，土豪的家產要全部沒收，沒收來的東西，除現欵外，一律發給當地羣衆。如是反革命份子，就要追究線索，至於重要意義的案件，還多多號召羣衆來參加審判，使羣衆清楚認識反革命的罪惡，要防止破壞這一運動的份子。

三，在進行這一運動的工作中，難免沒有反動份子故意從中搗亂，如散佈謠言，恐嚇羣衆，甚至欺騙收買落後的羣衆，來為難和阻止這一運動的進行。這些嚴重的事實，各縣裁判部須協同國家政治保衛分局，很機警的去破獲，剷除這一運動中的障碍。

四，發展階級鬬爭中，要執行明確的階級路線，不要使一個階級異己份子討着便宜，也不要使一個貧苦工農受到損失，（但堅決的反革命首領是不在內，）特別要抓着中農，不要侵犯中農絲毫利益。

五，要消滅包蔽階級異己份子的現象，過去有些地方有少數的落後羣衆，來聯名担保土豪和反革命的。裁判部今後對於凡是來做担保的份子，要考察他的成份，如果是階級異己份子，就要不客氣的予以嚴厲的制裁，如果是貧苦工農，就要予以解釋和教育，使他下次再不要做這樣事。

六，防止族姓和地方的鬬爭。在發展階級鬥爭中，難免不有反動份子，利用農民落後意識的弱點，來挑撥離間，鼓動族性和地方的鬥爭。裁判部遇到羣衆的當中發生紛糾的時候，要嚴重注意這一點。』（偽中央裁判部致各縣偽裁判部的「關於加緊查田查階級運動工作」的訓令）

此外，關於在查田運動中沒收來的土地和財產物器之處理，過去赤共漫無定則，自由處理，以致弊端百出，後來始加以限制，不許隨意分取。例如偽湘贛省蘇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方法，則規定着：凡是查出的地主豪紳的土地，則概沒收，重新分配與雇農貧農中農耕種，地主不給以絲毫土地。富農冐分的好田亦沒收，另給以壞的「勞動份地」，其好田則分與其他貧苦農民。查出來的現金，一概歸公。器物衣什，則統交財政部，規定價格，轉賣與一般工農。房屋亦歸公有

，富農給以較壞的住房，餘則分給與無房無屋的貧苦工農居住。農具耕牛，亦分配與無牛或缺犂的農民使用，或交給貧農團組織犂牛合作社，共同使用。雞鴨猪羊，則集中送與紅色醫院，慰勞傷兵，或送前方，饋餉紅軍，及其家屬。絕對禁止私人自由分取。該項通告如下：

『因為我們過去沒有執行明確的階級路線，不能廣汎的發動農村裏面的劇烈的階級鬥爭，所以有些豪紳地主富農，混為中農，甚至貧農，在此次查田運動中已經查出許多來了。但是有些地方沒有堅決的將檢查出來的豪紳地主所竊取的一切土地房屋財產，及富農的好田和一切餘剩的東西沒收；同時有些地方沒收了的不能很正確的處理，不是被私人瓜分，便是被負責人賤價買得了，不能把沒收的東西，都交給貧苦工農羣衆，或紅軍傷病兵，或殘廢戰士，這是非常不對的。現在省蘇特有如下的決定，希各級政府一律遵照執行：

一，查出來的豪紳地主，由裁判部決定，沒收他們的一切土地財產房屋。富農多餘的耕牛農具及好的房屋土地，亦須沒收，把壞屋給他住。但沒收的東西，應全部移交財政部，規定價格，交給貧苦工農羣衆，堅決反對私人瓜分，或負責人賤價收買。在查田運動中，負責人賤價買了的東西，由財政部規定正值的價格，要他們補錢，否則命令他們將原物交還財政部。

二，沒收的耕牛農具，要悉數交給貧農團，分配給沒有農具的僱農貧農使用，或在他們贊成之下，組織犂牛站，嚴格禁止把沒收來的耕牛出賣或宰殺，及私人將農具瓜分，如發現此類事情，亦須予以法律上的制裁。

三，沒收來的雞鴨，都要集中在區蘇，送去赤色醫院，慰勞紅軍傷病與殘廢戰士，或歡宴紅軍家屬，與上隊歸隊的紅軍戰士，不准負責人任意或藉故吃掉。

四，過去沒收來的棉絮，多半是私人拿到家裏去，或是放在區鄉機關，每人蓋兩床，這是絕對不容許的腐化現象。省蘇決定凡屬沒收來的，及機關上多餘的棉絮，均應共同按級送來省蘇，發給醫院及殘廢院應用，萬勿違誤。』（偽湘贛省蘇通令十五號，「關於查田中沒收的東西的處理」）

（四） 查田運動的成果與影響

最後，我們專討論查田運動所查出的成果，以及由查田運動而發生的影響。關於查田運動實施後所清查的成績，確實的情形自然是無從周知，但是從赤共的宣傳物中，亦可窺曉一斑。現將赤共所發表的查田運動成績的主要文獻，列示于下：

『自八縣查田運動大會後，查田運動頗有成績。博生，瑞金成績最大，兩縣共查出地主富農二千餘家，黨與蘇維埃工作中許多壞份子都被洗刷出去了，受到了嚴重的鎮壓；擴大紅軍與擴大地方武裝，推銷經濟建設公債等等，都有極大的成績。最好的例子是壬田區，壬田區的查田運動，在中央政府工作團幫助之下，五十五天中，全區查出了地主富農三百餘家，槍決了十二個「大老虎」，鎮壓了反革命活動，在羣衆面前檢舉蘇維埃工作人員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一些份子。洗清了一些混進蘇維埃來的階級異己份子出去。全區查出土地二萬七千担，擴大紅軍七百餘人進瑞金模範師，節省谷子給紅軍達一千九百餘石，推銷經濟建設公債四萬元，地主富農捐欵已達七千五百元，並承認繼續去查。』（查田運動初步總結）

『為着徹底消滅封建殘餘勢力，使土地革命的果實完全落在僱農貧農中農的手裏，中央政府發動了廣泛而深入的查田運動。根據一九

三三年七八九三個月的統計，中央蘇區，與江西，福建，粵贛三省蘇區，共計查出地主六千九百八十八家，查出富農六千六百三十八家，從這些被查出的地主富農手中，收回土地三十萬七千五百三十九担，沒收地主現欵與富農捐欵共計六十萬零六千九百一十六元。農民羣衆的革命積極性更加發揚起來，雇農工會與貧農團成爲蘇維埃在農村中的柱石。三個月中間得到了如此偉大的成績，證明農村階級鬪爭還須要蘇維埃予以充分的注意，而查田運動是繼續發展農村鬪爭，和徹底消滅封建殘餘的有力的方法，也是完全證明了。』（僞赤第二次全蘇代表大會僞中央執委會的報告）

像這樣廣汎的劇烈的查田運動之結果，自然對於赤區農村經濟誘發莫大之影響，而此影響，乃爲障碍赤區農業發展，增進赤區農村崩潰之有力的不良的影響。

查田運動對於赤區農村經濟所誘發之不良影響，可概括爲下之四端：（1）農業資本蓄積停滯，（2）集約耕種完全絕望，（3）農業生產次第凋落，（4）農村秩序益增紊亂。試分別詳述加下：

（1）農業資本蓄積停滯　赤區農民於分田之後雖然獲得土地，可以從事農業生產，但因查田運動之實施，無論何種農民，皆不敢從事農業資本之蓄積，免致被目爲富農或地主而遭抑禍，是以儘其所有盡其所得肆情揮霍，不稍餘積，即原來係蓄積以投資於農業生產行程，而增進生產者，現亦悉舉荒費之，於是農業資本蓄積困難，資金益加枯竭。

（2）集約耕種完全無望　在查田運動雷厲風行之情勢下，赤區農民不但不能蓄積農業資本，以增進生產，並且還無從事集約耕種，以發展農業之必要。他們因爲一方面恐怕集約耕種之結果，收獲增加，收入富裕，足以取禍；他方面則不顧自己辛苦精耕的土地，輕易爲他人所攫奪，而易以較壞之荒土，實不合算，故寧依然粗放耕作，反可保全。由此二大原因，是以查田運動開始後，赤區中農田，逐漸皆放棄集約耕作，荒地增多。其實在赤區內農業資本之蓄積與增殖完全不可能，以及赤共種種榨取與剝削之形勢下，集約耕種已就無望，再加以查田運動之摧抑，自然更屬不可能了。

（3）農業生產次第凋落　因爲赤區農民懼於查田運動之威勢，不能蓄積資本以投資於農業生產，與不願從事集約耕種以增進農業生產，則赤區農業之凋落，已爲必然而不可避免之結果，此外再增以其他各種壓力之阻碍，赤區農業生產之衰憊，更將險厲。

（4）農村秩序益增紊亂　查田運動中，因爲清查田地，清查階級之故，無數農民自難安其居，樂其業，以事生產，以謀生存，於是農村騷然，紛糾叢出，移亡日衆。

上述四端，即是查田運動爲弊之犖犖大者，關係赤區土地政策之推行與成果至鉅，目前赤區土地政策之效能上最大之難題，亦卽爲此查田問題，故特將其梗概舉示，以爲研究赤區土地問題者之一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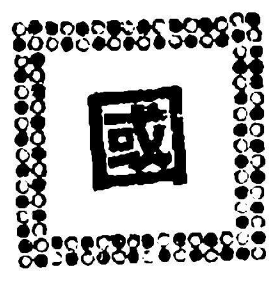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一，九日完稿。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起至二十四年二月廿一日止

（記者）

蔣委員長於二十一日由九江乘艦抵漢，行營由贛移武昌，任張學良為主任，錢大鈞楊永泰分任參謀長秘書長，據聞蔣將住漢主持一切，至於剿匪軍事，川南方面，朱毛匪竄滇邊者大部潰竄鎮龍山中，其一股復入黔邊土城，中央軍在古藺線者已開向東南堵截，滇軍現集全力於鎮雄威信間防守，黔軍亦由黔北回師川南黔西夾擊，川北徐向前匪一部竄川西一部麕集陝邊圖再犯寧羌，陝甘各軍及中央軍已厚集兵力，嚴為防堵， 蔣通令豫鄂皖等省限期肅清殘匪，中央任薛岳為貴州綏靖主任，據此剿匪軍事已漸入建設與綏靖並重之階段矣，中日關係，自蔣委員長與日本記者之談話及汪院長於二十日在中央政治會議之報告發表後，已有進一步之表示，王寵惠連日在東京與日方要人會談，印象甚佳，然日方正在宣傳所謂經濟提携方案，且更欲清理所謂西原借欵，劈開東四省問題不談，是則中日關係似在撲朔迷離之中，故本週中國內大事所可注意者一為剿匪軍事之進展，一則為中日關係之演化，其他政務，勿庸贅述，至於國外大事，關於英法協定，英法對德復文意見已協商一致，俄國照會英法，贊成締結歐洲空防公約，義亞糾紛仍在緊張之中，而美國金條文案判決後，美國政府勝利，羅斯福之貨幣政策，得一保障，其影響我國金融經濟更深且鉅，不可不注意也。





中日關係在演化中

中日問題，日方宣傳經濟提携甚力，日外務省正在研究具體方案，我方中樞要人如汪蔣均有意見發表，蔣委員長於十四日在牯嶺與大阪朝日新聞記者之談話，及汪院長精衛於二十日在中央政治會議之報告均說明中日兩國在道義上有提携之必要，茲將汪蔣談話，及王寵惠渡日後日方電訊，彙錄如次，

蔣與日記者談話

蔣委員長十四日對東京大阪朝日新聞記者之訪問作下列之談話，㈠日記者問（下同），東亞大局上中日兩國有提携之必要，提携之方法如何，蔣委員長答（下同），中日兩國不僅在東亞大局上看來有提携之必要，即為世界大局設想，亦非提携不可，因東亞只有中日兩個國家，同時這兩個國家亦是世界之重要份子，至於中日提携，首當以道義為出發點，則提携不難具體實現，㈡問，對於日本及日本人之意見如何，請不客氣的賜教，答，貴國維新以來進步之速，及一般國民忠義孝友之德，禮儀勤儉之風，向所傾佩，但如拋棄東方文化之固有精神，而為崇力黜理的思想所支配，則為至可惋惜之事，㈢問，中日兩國現在之難局有無解決之根本良策，答，余始終認為道義兩字是解決中日兩國現在難局之根本原則，君既為希望中日提携之新聞記者，應先澈底了解中國人民眞正心理，實際說，中國不但無排日之行動與思想，亦無排日之必要的理由，如中國人民實普遍的具有深刻的反清思想，即排斥清室統治之思想，積三百年間之不斷奮鬥，始得解脫滿清惡政之羈絆，全中國人民至今尚有極沉痛之回憶，自東北問題演變至現階段，創痛愈深，此一思想可為根深蒂固，萬難消除，如東北問題一如今日之現狀，則此種反感心理日見深刻，史實所積，非任何力量所能消滅，故研究中日提携能否實現，萬不能忽略此種國民心理之重要因素，㈣問，關於改變排日態度改善兩國感情尤其在教育上，委員長之意見如何，答，中國向來崇尚信義和平，冀與各友邦增進合作，若仇恨觀念，則向非所取，即在教育上亦復如此，總以養成仁愛互助之德性為主，凡違反此種精神而足以引起仇恨心理者，為健全國民思想計，自當注意矯正，但關於教育與思想，必須兩國均有同樣之注意與努力，而對於中國宜避免侵略與侮辱之事實，勿再引起我國民任何之刺激與百世莫解之隱恨，乃有根

本改善感情之可能，㈤問，請問對於中日經濟提携之感想，答，此事有一前提，應先從改善兩國間之現狀，並恢復其正常關係做起，則合理而互利的純粹經濟提携不但可能，且有必要，但彼此應有互助互惠之誠意，不可帶有其他之作用，㈥問，對於廣田外相對華政策之演說，委員長感想若何，答，此次廣田外相對華政策之演說雖極抽象，但吾人對之感想頗深，至少可說是中日關係好轉之起點，余想廣田外相必能以此後事實證明其演說之內容，同時我國民衆亦可因此而得一番對日之新認識，㈦問，對於民族復興國民黨所採步驟似不無過急，自然生出排外之傾向，尤其中日間易起糾紛，尊見以爲如何，答，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國民革命，其目的祇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近來正在本此獨立自强之精神爲建設一現代國家而努力，當不致引起對外糾紛，㈧問，過去在日本經驗，對中日間認爲以外交方式更易得到解決，鄙意以爲此後應以誠意解決爲最妥善，尊見以爲如何，答，余認爲中日問題唯依正義可以解決之，亦唯依外交方式乃可得到解決，㈨問，對於日本所倡之大亞細亞主義，請以中國地位不客氣的批評，答，關於大亞細亞主義請參考孫中山先生之遺著，即可明瞭鄙人之意思，㈩問，個人以爲中國有相當程度獨裁之必要，委員長之意如何，答，中國與義德諸國國情各異，不適宜於獨裁，(十一)問，請問委員長對中國歷史上最崇拜之人物爲誰，答，中國歷史上可崇拜之先聖賢哲甚多，余所及身私淑而畢生服膺者則孫中山先生也，(十二)問，對於日本古今人物，委員長有無尊重之人，其人爲誰，答，維新以前之賴山陽，維新諸傑中之勝安房與吉田松陰二氏，均爲余所欽佩者云云。

汪報告中日關係

中央常務委員兼行政院長汪精衛二十日在中央政治會議，對於中日關係之報告如下。

一月二十三日日本廣田外相在日本國會演說，對華外交方針，其演辭已見日本歐美及我國各報紙，對於這篇演辭，各國重要報紙都曾加以批評，各位想都已見過，毋待兄弟陳述，現在兄弟願意將本人對於廣田外相的演辭所生的感想，向各位說明，也可以說就是對於中日外交的根本方針，這是應請各位注意的，我們要使中國成爲一個現代的國家，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便是「統一」和「建設，」以我國過去制度的缺點，如交通的困難．經濟的落後．教育的不備，種種原因，要想實現「統一」和「建設」，必需要長時間的和平，而且現代世界交通益便，各國相互間一切政治經濟均息息相關，所以我們的愛好和平，是廣義的，不僅中國自身要斷求和平，且願各國自身各能保持和平，尤其各國相互間亦能確實保障和平，因此之故，中國對於任何友邦都願意在平等互助原則之下，保持增進友誼與和平的關係，何況對於在地理上歷史上文化上種族上和我國有密切關係的鄰國日本呢，還記得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總理孫先生在神戶演說，有幾句話道，「照中國同日本的關係說，無論講到那一方面，兩國國民都是應該携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這篇演說，是總理一生最後的演說，凡我同志，刻骨不忘，而且總理一生對於中日外交的關係根本方計，也不離乎此，即就我國革命而言，自興中會，歷同盟會，以至辛亥革命成功，都曾得到日本朝野友人間不少的同情和應援，這種事實，大凡參加過去革命工作的人，都能記憶得到的，從這一點，更可看出中日兩國的關係，是應當如何親密的了，但是不幸中日兩國間，不僅不能舉親善之實，而且二十餘年來，兩國間不斷的發生意外的糾紛，更不幸所發生的糾紛的嚴重性和危險性，愈來愈大，不僅中日兩國間的關係爲之益形惡劣，即全世界的空氣，亦因此感覺不安，這實是中日兩國所應共同引爲遺憾的，也是全世界所惋惜的，我們固然在極嚴重的國難當中，但我們終相信中日兩國間的關係既有過去如此悠長的歷史，現今所發生的糾紛，終歸是可以用雙方的誠意來解決的，讀了這次廣田外相的演說，認爲和我們素來的主張精神上是大致吻合，中日兩國間既有如此的共鳴，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關係，從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機會，而復歸於常軌，這是我們所深引爲欣幸的，我現在坦白的鄭重的聲明，我們願以滿腔的誠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調，來解決中日間之一切糾紛，務使互相猜忌之心理，與夫互相排擠．互相妨害之言論及行動等，一天一天的消除，庶幾總理當日對於中日携手的希望，可以期其實現，總之，如中日兩國的人士不拘於一時的利害，不鶩於一時的感情，共以誠意主持正義，以爲兩國間謀永久的和平，則中日兩國間之根本問題，必可得到合理之解決，這決不僅是兩國的福利，東亞的福利，也即是對於世界和平的最大貢獻云。

王寵惠訪日要人

王寵惠於十六日由滬乘批亞士總統號輪出國取道日本美國返歐回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原任，十九日晨抵日本東京，對日本電通社記者談稱：

「此次訪問日本，係以個人資格前來，並未携有中日提携之重大使命，預定在東京逗留十日，並擬於二十日與廣田外相會見，而聽取其對華意向，又予對中日提携雖表贊成，但中國並不歡迎作各種之投資，且政治關係若不獲平常化，則難達到經濟提携之目的，」又謂最近兩國關係已漸復常軌，自屬一可賀之事，二十日上午十時王偕丁參事官赴外務省，訪問廣田外相，談約二小時半，王氏係廣田在荷蘭公使時代之知己，故深叙久別之誼，對於同僚安達峰一郎並表示弔意，然後對於中日問題談話如下。「余在歸國期間，赴各地視察，對於內地之財政狀態．剿撫共匪．對日感情等，調查結果，大體已得結論，今當赴任途中，願將中國之實情親向日本政府及民間各方面予以說明，求其諒解，惟余並未負本國政府任何使命，完全以個人資格談話，故請對於此點予以諒解，最近中國已漸次痛感自力更生之必要，而排日等風潮亦漸次解消，東亞之和平，實賴中日之協力親善，尤以現下之國際情勢，更感其必要，故對於經濟問題，願促進中日之



王寵惠

提携，因之希望日本對此，予以好意之援助，至其具體方法，望今後彼此加以研究，」廣田答稱，「最近中國已有清算其從來的態度之傾向者，為中日兩國計，殊堪慶賀，日本政府亦以中國果眞能厲行禁止排日的措置，披瀝其誠意，則將採取予以一切援助之方針」，繼又對於本次議會中之外交演說，對於對華政策一點略予說明，並作種種之懇談，最後謂「日本政府將以長岡春一大使繼任安達大使之國際法庭法官，望請幫忙」，王氏下午三時與重光會見，又據東京二十日路透電，日本各報對王寵惠到此間之消息，均列在重要地位，謂王氏此行與中日諒解有關，王氏本日與廣田會談三小時，並於晤見廣田後對路透記者談話，對於日本報紙過於擴大渠此行之重要性，表示憾意，王稱，「余來日並未負有正式使命，僅為乘經新大陸返海牙任所之便，在東京作一星期之勾留，擬以私人資格與日本當局交換意見，俾能根據和平與善意，調整中日關係，余與日外相廣田僅泛談一般情形，並未涉及任何具體問題，余感覺日本為擴充其商務市塲計，現已認明必須重新改變其對華政策之方向」云。據聞廣田會按照其新近在議會演詞之大意，向王氏說明日本對華之新政策，又謂最近中國對日，表示較友善的傾向，殊堪欣慰，據聞廣田又稱，如中國願意嚴厲禁止反日運動，對日有誠意之表示，則日政府極願予中國以任何協助云。二十一日正午王在帝國旅館招待外相廣田．遞相床次．政友會總裁鈴木．國同總裁安達．敎育總監眞崎．前陸相荒木．大將加藤寬治．日本銀行總裁土方．勸業銀行總裁馬場．織田萬博士．重光外務次官，及其他政界實業界領袖三十餘人，主人方面除王氏外，尚有蔣公使．丁參事官等出席，蔣公使致詞後，廣田外相代表來賓致謝：至二時後始散會，又王氏於下午三時訪問大角海相，又衆議院議長濱田於二十一日下午六時在議長官舍招待王寵惠氏，開晚餐會傳達各派之意見，並作種種之懇談，除正副議長濱田．植原外，政友會方面出席者十人，民政黨方面出席者四人，國同方面二人，第一休息室議員團一人云。二十一日下午九時王偕同丁參事官訪問陸相林銑十郎，對於中日關係之打開，約談一小時十五分，交換重要之意見，在會見席上，林氏謂「中日兩國之提携實現，實為挽救遠東之最大要件，最近貴國漸有此種空氣，非常可慶，惟此擧如雙方徒用外交的辭令，不能達到目的，故披瀝胸襟之進行實為必要，林氏並力說提携之前提如下，「第一．以中國停止其排日的言動為必要，第二．中國之排日侮日非常刺激日本之感情，此為阻碍中日提携之一大原因，中日關係延至今日之狀態者，其主要原因可謂係過去排日侮日之結果，中國各地之排日或對青年少年之排日敎育，相當根深蔕固，請問國民政府將如何糾正，現在日本充分有進行中日提携之誠意，故希望貴國能據前述諸點，先行充分表示誠意，」王氏答云，「中國欲依賴歐美而實行排日之事，絕對無有，惟廣大之中國，一部人士或有此種思想，則殊難言，中國以為中日兩國之提携協調，為中國應取唯一之大道，然而中日雙方間有種種之複雜事情，必須由雙方協力除去其原因，此點尙請閣下予以考慮，中國政府對於排日之取締並非不誠意，故促進中日兩國之提携，望吾等同以誠意努力之。」

日研究經濟提携

自日本駐滬商務官橫竹回國後，十四日午後三時，桑島東亞局長，森島同局第一課長，來栖通商局長，橫竹商務參事官，其他關係官集於外務省，開第一次協議會，由橫竹參事官，詳細報告銀問題及中國經濟界之現狀後，即進行協議具體案，以後更開數次協議會，即可決定根本方針

，外務當局對此，其大體之見解如下，中日經濟提携之根本問題，先在根絕中國之排日運動，中國之自力更生，最爲緊要，如中國方面希望，不惜與以技術的援助，欲改善中國貿易之入超狀態，以輸入廉價之日貨，以代高價之歐美貨，爲第一要義，中國如積極的使中日貿易好轉，決算上要求借欵時，當充分考慮適當之措置，爲振興中國之棉花其他農業起見，由日本與以技術的援助，謀恢復中國之經濟，及增大民衆之購買力，爲刻不容緩之舉云，十五日橫竹商務官訪問廣田外相，報告中國財政經濟狀況後，進言如次，經濟提携政策，㈠中國排日思想之根絕策，即爲經濟提携之根本政策，㈡待排日思想完全消滅後，實行提携之第一步驟，採用巴達制度，日本購買中國棉花農產物，鐵羊毛等，而日本工業製品，對中國輸出，㈢對於中國農業積極加以技術的及經濟的援助，而在中國購買力充實時期，設立對華信用制度，以期中日貿易之發達，㈣所謂借欵問題，視前項各情形圓滿進行後，方可正式考慮。

日進行整理借欵

我國欠日本債欵，均民國二年至民國八年間所借，其後並未舉債，據北京財政整理會結算，截至民國十四年止，共有三十四欵按當時匯率折合計算，共欠銀元一萬五千四百九十九萬三千九百六十元四角四分，但此中所謂「西原借欵」將來交涉時如何清理，問題正多，當此所謂中日經濟提携聲中，日方忽言債將進行整理借欵，亦殊可注意也，據東京二十日電云，日本之對華債權整理問題，漸已迫於解決時期，最近南潯鐵路借欵一千萬元之整理交涉，已定由東亞興業常務內田赴華辦理，故對華債權整理組合亦乘此機會，積極進行其總額約七萬萬元以上龐大之各種債權整理，十九日特召開大會，協議解決之根本方針及中日之經濟提携，委任此次赴華之內田常務擔任整理交涉，先試探中日兩國當事者之眞意後，再決定具體的細目交涉云。

蔣通告行營移武昌

川南北剿匪軍事自上週勝利後，川南之朱毛川北之徐匪主力均已分散，惟正圖謀出路，朱毛則在川滇邊界奔竄，一部又進犯黔邊土城，徐匪則在川陝邊圖侵陝甘，川境內各軍正在努力肅清殘匪，川省各軍以省府成立，如鄧錫侯羅澤洲楊森田頌堯等均先後電劉湘願交出防區內政權，川中二十年來之防區惡制，從此打破，四川前途，殊有改進之望也，蔣委員長於二十日電川軍各將領嘉獎，略云，今值該省府改組成立，各軍將領已先後宣言打破防區，交還政權，足見剝極必復，新機已生，殊堪嘉慰，惟遷善貴在力行，除弊尤宜迅速，望該省府與各軍將領妥商接收各成區辦法，尅日移交具報，無稍瞻顧，自茲該省府負責改善政治，各將領專力整理軍隊，其各勉旃，入川之中央軍上官雲相已於十五日抵渝，奉蔣令參加清剿殘匪，徐源泉在鄂西就任川湘鄂邊區剿匪總司令，二十日發表告民衆書，至湘西匪勢，何鍵已回長沙，蕭賀殘匪盤據大庸桑植，湘軍尚未大舉進剿，徐源泉部張團及潘旅駐龍山來鳳場一帶布防，仍取圍堵之勢，何鍵二十一日委劉建緒爲第一路前敵總指揮，陶廣李雲杰李韞珩李覺爲第一二三四縱隊司令，原有追剿軍名義即取銷，蔣委員長以江西匪共業已肅清，特將行營移至武昌，以便指揮，豫鄂皖總部撤銷，張學良改任行營主任，定於三月一日起開始辦公，蔣並嚴令豫鄂皖等省限期肅清殘匪，又令鄂豫贛皖浙閩各省努力建設與綏靖地方，中央軍第六路總指揮薛岳自奉命追剿朱毛殘匪，入黔以來即派隊追進，本人則在貴陽坐鎮，現中央軍委會函行政院請任命薛岳爲貴州綏靖主任，行政院於十九日通過，二十一日國府下令任命，又粵軍援黔部隊，前開赴粵黔邊境，陳濟棠十九日與余漢謀繆培南等會議，商援黔軍回師後防地問題，並下令援黔軍決限本月內返粵云，茲將各情分載如次。

蔣由南昌移節漢口

蔣委員長在牯嶺召集各將領訓話，自張學良於十五日下午離山飛漢後，已告事畢，十六日下午四時二十分飛抵南昌，蔣此次返贛，以赤匪已全肅清，極爲欣慰，對今後綏靖工作將有所指示，蔣原擬二十日飛漢，因天氣不佳臨時改於二十日午後三時由南昌乘專車赴潯，當晚換乘永綏軍艦西上，二十一日午後三時抵漢口，登岸後即至中央銀行行館休息，蔣二十日通電全國武昌行營於三月一日開始辦公，三省總部亦於月底結束，其原電云，南京中央黨部·各院·各部·各會·軍事委員會·武昌總部·各省綏靖主任·各省政府·各市政府·各總司令·各總指揮·各軍長·各師長均鑒

，南昌行營經於一月底結束，停止收發文件，現決將行營移設武昌，定於三月一日開始辦公，同時原設武昌之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亦定於二月底撤銷，結束清楚，嗣後所有向寄南昌行營及武昌總部兩處辦理之文件，統請改寄武昌，自三月一日起，概由新行營處理，除俟武昌新行營成立時另行正式通告外，特先電達，蔣中正號，軍委會委員長行營移設武昌後，原有之三省剿匪總部因無存留必要，將予結束，歸併於武昌行營，總部人員亦併入工作，無多更動，所有在贛候命之前南昌行營職員連同眷屬約共三四百人，均於二十日下午三時．四時分兩批乘專車離省，赴潯轉漢，蔣委員長爲勗勉各員繼續努力起見，二十日晨十一時特在行營原址召集全體人員作懇切之訓話，歷半小時之久，午餐後，全體人員均紛紛渡江準備出發，行營重要職員二十日由潯乘咸寧艦西駛，二十一日下午三時抵漢，至武昌行營高級長官人選均已內定，主任爲張學良，秘書長楊永泰，參謀長錢大鈞，內設七處，分別剿匪期間軍政，第一至第三處歸參謀長指導，第四至第七處歸秘書長指導，此外並設政訓．軍法．交通．軍醫等處。

▲**限期肅清殘匪**　蔣委員長十五日電張學良暨豫鄂皖邊區各總指揮軍師長等，限於本年四月前，將該邊區殘匪肅清，否則以縱匪抗命論罪，其原電云，查邊區殘匪，迭經痛剿，搗破巢穴，早已勢窮力蹙，無能爲患，迺邊區各剿匪部隊，雖久成合圍之勢，迄未奏聚殲之功，荏苒兩年，一般股匪，仍得苟延殘喘，任意竄擾，此非殘匪之別有狡詭，實由我剿匪部隊動作遲緩，追剿不力所致，老師糜餉，遺害地方，保國衛民，職責有乖，興念及此，殊深痛憤，嗣後關於邊區進剿事宜，應即由梁總指揮劉軍長何軍長分別負責，督率所屬各部認眞加緊剿辦，限於本年四月以前，將邊區內所有重要匪首，全部捕獲，或加斬殺，否則屆時該總指揮各該軍長等及所屬各部隊長官等，均難辭其咎責，一律以縱匪抗命論罪，統仰恪切遵辦，毋再玩忽爲要，中正刪（十五日）。

▲**努力建設綏靖**　蔣十五日分電鄂張代總司令．何主任．張主席．豫劉主席．皖劉主席．贛熊主席．浙黃主席．漳州蔣主席．閩陳主席，令各該省今後應確定從事建設及綏靖之中心工作，其原電云，查豫鄂皖贛閩五省，久經匪禍，甫告敉平，地方殘破，瘡痍滿目，善後最急之務，非努力建設，不足以期興復，非切實綏靖，不足以清殘孽，尤非軍政協作，兵民合力，不足以速收建設與綏靖之實效，自本年三月份起，各綏靖區司令官及各區行政專員，應會同自行選定一二件建設事業，及綏靖方面應致力之中心工作，聚精會神，合力以赴，統以三個月爲期限，每一期必須依照其預定之計畫，切實辦到，第一期中心工作，限於本年五月底完成，並應將選定工作之進行辦法，呈由各綏署及省府轉報於行營備案，其未設有綏靖區司令之省份，則應由各行政區內駐在之軍長或師長會同各該區行政專員，依照上列規定辦理，區內駐軍對於此項工作，尤應儘量協助，候本委員長屆時到區視察，當以有無實效，憑爲考績之資，其第二期之中心工作，或繼續其第一期未完之事業，或另行規定，並須依時具報，希即分別轉令各該管綏靖區司令或部隊長官及行政專員，切實遵照辦理爲要，中正刪（十五日），

川南匪勢仍待肅清

朱毛殘匪自被川軍截擊潰散，竄入滇邊後，與滇軍在威信鎭雄間激戰，一部竄入箐西山中，一股在洛表與箐西道上建築工事，一股向竄川南江安興文屬之柟橋，被民團擊退，川軍郭廖劉三旅向牛街鹽津豆沙關猛追，滇軍安旅已到鹽津，與川軍取得聯絡，匪有企圖由永善綏江渡江之計劃，入黔中央軍與川軍在敘永古藺線上分向滇境堵截，據十九日重慶電訊，殘匪爲彭德懷部，在麻線堡地方與官軍相持，十六日有向東南逃竄之勢，川軍唐文華部正在後尾追，二十一日消息，匪已向白沙河一帶退去，滇軍安旅正向匪追擊，古藺方面之中央軍正協同團隊，向東南截堵，又據赤水二十日電，殘匪一部由醒覺溪仙人坳復竄犯土城，與黔軍激戰甚烈，川軍各部回援，正包圍中，據此朱毛殘匪仍在川南古藺一帶與滇境威信之間往復奔竄，川滇黔軍中央軍雖已取得聯絡，短時期內難以澈底肅清也。

徐匪在川陝邊奔竄

上週所得電訊，傳徐匪放棄川北圖竄陝甘，但據本週消息，徐匪似係分股奔竄於川陝邊境，曾在寧羌沔縣間與陝軍激戰，川軍在昭廣線上追剿，據劉湘十八日電告，謂五路進攻各部，自克復鷹隆山，清江渡後，復將尖山坪，東華山，寶華寨，國寶寨，方山寨，各險地攻克，又龍成寨及南巴大道險惡之石門寨，均山高天險，亦經我軍血戰肉搏，奮勇攻克。匪大部向南江長池潰退，刻正跟追中。匪竄寧羌北之大安驛陽平關廣平河

安樂河等地，鄧錫侯軍十七日入廣元，匪大部圖竄羊模壩，均被擊潰，鄧軍向朝天關長驅進攻，二十一日消息，中央軍與鄧軍將會攻陽平關，五路軍王纘緒師已由峰城移順慶，田頌堯軍左翼正向河溪關魏家梁之線推進，巴中南江各處散匪，向西北潰竄，至陝南布置，趙壽山張鴻遠等旅均開前方，孫蔚如現在褒城指揮，楊虎城坐鎮漢中，中央軍某師將開甘擬駐防天水，先頭部隊已過平涼南開，據此徐匪已被中央軍及川陝甘軍圍堵矣。

新生活運動一週年

蔣委員長二年來在江西督剿共匪，因鑒於匪勢之猖獗，由於人心陷溺，民氣銷沉，乃倡新生活運動，以挽救頹風，去年二月十九日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全國各地，陸續響應，本月十九日適爲新生活運動一週年，各地同時開會紀念，盛極一時，蔣委員長發表告國人書，並於十九日在南昌新運大會演說，汪精衛院長十八日在中央紀念週報告新生活運動意義，茲摘記如下：

蔣告同胞書

蔣委員長爲新運週年紀念發表敬告全國同胞書，原文如次，新生活運動者，實爲我中華民國新生命之基點也，其目的在以吾民族固有美德之禮義廉恥着爲國民日常生活食衣住行之規律，在由外形之訓練，促進內心之建設，此乃極平凡之運動，亦即針對我民族當前環境與病態之良藥也，計自去歲二月十九日從南昌開始倡導以來，迄於今日已閱一年，茲爲檢閱既往，策勵將來，以達到上述之目的起見，特再申述其要旨，並指明其繼續努力之途徑，以告我全國同胞共勉焉，當本運動去歲倡行之初，因我國人戰求民族復興之殷切，全國響應，各地風從，進展之速，得未曾有，惟以初時各地組織既多歧異，理論亦未盡同，而推行運動之方法尤復紛馳旁騖，漫無準則，乃於五月間製訂「新生活運動綱要」詳釋意義，規定程序，復於七月一日成立新運總會於南昌，訂定組織大綱，改組全國各地新運會，並示以進行之軌範，分期漸進，逐步進行，由己及人，由淺入深，由不費錢不費時不費力之事作起，而再及其餘，由機關團體學校及公共場所等作起，而漸次推及全體社會，先以「規矩」與「清潔」兩項爲第一期運動之中心工作，於是由自由發展之狀態進於整齊劃一之途程，回顧此一年以來，全國各地其成績進度雖未能盡如吾人之所期望，幸賴各方賢達與全國同胞一致援助，努力奮發，使本運動之觀感與「規矩」「清潔」兩項之意識得以深入人心，漸成風氣，造成相當之基礎，此實可引爲無限欣慰者也，第「規矩」「清潔」兩項之致力，不過爲本運動之初步工作，實藉此矯正我國人陳腐生活之入手方法而已，今欲適應我民族之需要，發展我民族之生命，自非更進一步，舉我全國同胞日常整個生活實現新運綱要中所定之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之三大原則不爲功，所謂軍事化者，並非欲全國同胞悉數武裝，惜赴疆場也，只期其重組織，尚團結，嚴紀律，守秩序，知振奮，保嚴肅，一洗從前散亂浪漫推諉因循苟安之習性已耳，所謂生產化者，亦非欲全國同胞胥作農工或盡事商賈也，只期我同胞人人能節約，能刻苦，能顧念物力之艱，能自食其力，以從事勞動生



（天津新生活運動紀念會民衆參加情形）

產之途，一洗從前豪奢浪費怠惰遊蕩貪黷之習性已耳，所謂藝術化者，更非欲全國同胞均效騷人墨客畫家樂師之所為，只期其持身接物，待人處事，能肅儀循禮，整齊清潔，活潑謙和，迅速確實，一洗從前之粗暴鄙污狹隘昏愚浮偽之習性已耳，上述三化之原則果能一一躬行實踐，勉習勿渝，則禮義廉恥之條件靡不具備，一個人之生活如此，則其人必精進而有為，一族之生活如此，則其國必富強而繁盛，今欲使我全國同胞實現此三化生活之精神，則其具體之辦法，第一應實施民衆之訓練與組織，第二應促進社會合作事業之組織，第三應加緊各種社會教育之普及，凡我各地負倡導新生活運動之職責者，亟宜分別組織勞動服務團，依上述辦法，安定計畫，深入民間，努力指導，而此服務團之組織，應即以公務人員，學校師生及各業領袖為其基幹，利用公餘課暇業餘或其他休假時日，以從事工作，先之勞之，自強不息，始終罔懈，負風動教化之責，則新生活運動乃克益切於實際，亦得行由淺入深，推己及人之本旨，而我復興民族之基礎，自不難由是而臻鞏固矣，邦人君子，幸共勉旃，蔣中正，二月十九日，

蔣在贛演辭

【中央社南昌十九日電】蔣委員長十九日在南昌新運紀念會中告全江西民衆，致詞原文如下，

今日為新生活運動一週年，在新生活運動發源地南昌開此紀念大會，中正感想所及，特為江西的同志同胞敬進一言，赤匪盤據東南，蹂躪贛閩各省，於茲六年，而我江西父老兄弟姊妹無論男女老幼，或其親戚朋友，直接間接被赤匪摧殘逼迫殺害姦污者，其數何止百萬，不但匪區民衆毫無人生之幸福，而且全國鼎沸，社會動盪，凡我民族之文化美德禮義廉恥與忠孝仁愛之四維八德均被赤匪之獸行摧毀無遺，我國民之不淪為禽獸世界者幾希，回顧當時赤燄滔天，陰霾四塞，為禍之慘，甚於洪水烈火，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燦爛莊嚴之文物歷史，幾乎掃地殆盡，我江西同胞痛定思痛，回憶此種慘苦危迫與顛沛流離之情景，自不能一日忘懷，應刻骨銘心，垂為我世世子孫永遠毋忘之痛史矣，今赤匪消滅，我同胞得重見光天化日，行動思想，還我本初，生命始得保障，人生方獲幸福，乃有今次歡欣鼓舞慶祝新運紀念之日，我同胞須知此種精神愉快之紀念日，實為我江西同胞六年忍痛耐苦，不辭艱難，不避危險，上下一心，軍民合作，積無量生命財產之犧牲所造成，簡言之，即江西全體同胞本身奮鬥之力量，與全國同胞努力協助所得之代價也，此種力量與此種代價是何自而產生，實由我江西軍民同胞及黨政各界之同志一致履行今日新生活運動之信心而來也，我國民自有此新生活運動，我國家乃得創立新生命之基礎，亦唯其以此新生命為基礎，乃克與禽獸行動及漢奸思想之赤匪惡戰苦鬥，不到一年，竟將其根深蒂固之老巢即贛南赤匪之根據地次第搗破，完全克復，因此可知新生活運動之可貴，尤可見新生活運動之精神，由禮義廉恥所發之力量，不但可以殲滅禽獸，掃蕩奸孽，而且任何危險與困難之環境，皆可由此禮義廉恥四維之力量將其徹底打破，以達於康莊光明之大道，亦由此可證明此四維者，實為我國民創造國家建立社會，復興民族，發展民生之唯一寶筏也，總之，此次赤匪根本殲滅之後，往昔共黨之鬥爭，其掠奪暴虐殘忍的唯物史觀，實不敵於吾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基礎的三民主義之精神，而禮義廉恥之新生活運動，尤足以消滅一切禽獸之惡行與打破一切危難之環境，要皆可不待繁言而明，是知此次剿匪之結果，實為戰勝共產主義最後之決戰與惟一之佐證也，南昌為新生活運動之發源地，不但應為新生活之模範區，凡我南昌同胞皆應為新生活運動之基幹，依照今日所提倡新生活運動勞動服務團之精神與意義，加實力行，須知人生只有以勞動為本分，以服務為目的，亦必勞動甚於為社會服務之觀念方不致為往昔自私自利之個人主義所支配，乃能為我國家社會與痛苦同胞而努力振奮，以一掃我民族已往懶慢之惡習，與挽救我國家今日之危難，進而獲得人生真正之意義，所冀江西各界同志同胞一致本此目的，無論本人與其親友，無論學校與各機關，皆應以一人為體，數人為團，彼此相約，共同勸勉互助合作，精誠團結，時時為新生活運動而勞動，處處為新生活運動而服務，以身作則，努力推進，則新生活運動乃能澈底奏效，而禽獸成性之赤匪共逆方能根本剷除，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我三民主義之實現與中華民族復興之基礎，亦均繫於是矣，中正行將離贛西征，對吾江西同胞依依眷念之懷，莫可名狀，惟有以此為臨別之贈言，相期共同努力，保持此剿赤平亂難能可貴而最易失墜之勞績，繼續奮鬥，勿懈勿替，以奠定此復興民族，完成革命之基礎，有厚望焉，並高呼曰江西同胞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萬歲，

汪院長報告

中央十八日晨九時紀念週，由汪主席，領導行禮，並作報告，略謂明日適為新運週年紀念日，人類生存力量約有兩種

，一是個人自動自發的力量，一是團體相維繫相勉勵的力量，基於兩種力量，而人類因以進化，且能發生有紀律有秩序的生活，否則必加以種種制裁，所謂制裁，亦分為國家制裁與社會制裁兩種，前者是政治法律的，後者是社會及道德的，新運是於法律生活外，養成社會制裁強大力量，確立一切生活行動共同信條，或共同方向，導其向上求好，而走到民族復興之路為止，但有人對此發生疑問，謂新運既不能用政治法律力量來干涉人民起居，若僅用勸導方法，是弄到奉應故事，不發生效果，此乃未明社會制裁力量之大，社會制裁力量雖不及法律力量明顯謹嚴，但效力極大，即以纏足何以普遍全國，這是社會力量使然，又剃髮是清室用政治力量強迫的，但清亡仍然消滅，於此足證新運用社會制裁是會發生力量的，復興民族是要從人民心理改革，新運是用社會制裁力量，養成人民新的精神與行動，這是使舊的風氣變成科學合理化的生活，希望吾人努力，須知新生活的成功，即是中華民族復興成功，詞畢已十時散會。

挽救銀潮又一方案

自美國收買白銀政策實現後，我國存銀外流，數逾二萬萬元之鉅，國內銀根緊急，去年十月十五日雖開徵銀出口稅及平衡稅，仍非治本之策，嗣又由平匯會向香港購回白銀已達三百萬，亦難挽救，財政部長孔祥熙特邀集銀行界要人組織金融顧問委員會，於十六日在滬成立，該會即通過獎勵白銀進口案，十八日由財部訓令關務署十九日實行，聞上海外商銀行已集議運銀回華，又平匯會因港銀價高，改向倫敦購買，第一批三百萬元業已裝船，預料三月中旬可運抵上海，又聞該會在倫敦購買中國銀元一千萬元，現正在進行談判中，茲將各情錄後：

金融顧問委會成立

金融顧問委員會，一月十六日下午，在上海孔部長私邸，開第一次會議，出席委員孔祥熙・張公權・陳行・唐壽民・李馥蓀・陳光甫・錢新之・胡筆江・徐新六・貝淞蓀・徐堪・宋子良・席德懋・秦潤卿・陳蔗青・錢昌照・沈叔玉・吳蘊齋・葉扶霄・開會如儀後，

▲**孔祥熙演說詞**　首由孔部長致開會詞，謂今日為金融顧問委員會成立之日，鄙人腦中有無窮的感想與希望，目前的中國經濟金融確有許多困難的問題，要之，此許多困難的問題，十九發生於中國的經濟金融無健全的基礎，大家看是這個委員會，必以為將出此解決許多目前的難題，但是鄙人的宗旨，更盼望諸位以平日蓄積的經驗與腦力，來共同研究，為中國建樹一健全的經濟基礎，不過，諸位皆多忙之人，犧牲諸位寶貴的光陰，鄙人實感慚歉，因為中國的經濟組織，沒有健全的基礎，所以任何外國的新穎政策，說來好似非常動聽，一旦見諸實行，即不免方圓枘鑿，所以吾們要補救中國的經濟金融任何方案，必須適合中國的國情，若任意效顰，不但是無裨實用，反恐增加困難，要知，我們是落後的國家，先須做許多基本的建設工作，方能與各國同日而語，換一句話說，吾們應先儘量開發利用固有的富源，蓄整個的國家經濟，根深蒂固，同時根據民族習慣社會發達程序定經濟建設的方案，採用經濟政策，不特於國內情形，必須瞭如指掌，抑且於世界經濟的趨勢，也要富有研究，因為今日世界各國的經濟，都有相互的密切關係，各位都是銀行界與商界的領袖，對於國內外的商情，具有細密的觀察，將來本委員會對於政府的建設，深信必能參酌中外，有一適當之方策，政府亦必虛衷採納，近來，政府負責當局，對於金融政策，已經迭次宣言，第一，決不輕用膚淺捷徑的方案，以圖解救我國目前金融經濟之基本問題，第二，決無採用極端的方策，以致動搖人民信用，而得經濟建設前途之意思，同時，我們也應當認識中國的幣制和金融組織，頗有應行改善之處，現在國內貿易，各地之生產者，與商人間，仍因金融之無充分調劑，而不能盡量發展，故吾人須將現在之發行制度，斟酌改進，以求得一比較劃一穩定而流通較廣之通貨，此外更須在內地多設金融機關，多置農產倉庫，實行票據貼現，使內地金融，日趨活動，尚有一事，政府對於我國鉅大的入超，也是非常焦慮雖在短期中，沒有挽救的方法，但是我們總要積極設法，使國外貿易可以漸趨平穩，對於這個問題，本委員會，當能切實建議，以副政府之望，所以本委員會的工作範圍，是很廣闊的，政府委託本會的責任，是很重大的，同時政府對於各位的公忠服務，又是很感激的。

▲**指定各組委員**　次由孔祥熙報告章程全文，第一條・財政部為研究改進通貨現狀，調劑各地金融，特設金融顧問委員會，第二條・本會設主席副

主席各一人，委員若干人，均爲名譽職，由財政部長就素有財政經濟學識經驗者聘任之，中央銀行總裁副總裁財政部錢幣司司長爲當然委員，主席由中央銀行總裁任之，副主席由財政部長在委員中指定，第三條·本會職務如左，一·關於改進通貨現狀事項，二·關於安定匯市事項，三·關於改善國際收付事項，四·關於調劑內地金融事項，五·財政部長其他諮詢事項，第四條·本會就前條所列職務，分設四組如左，第一組·研究改進通貨現狀事項，第二組·研究安定匯市事項，第三組·研究改善國際收付事項，第四組·研究調劑內地金融事項，各組設主任一人，委員若干人，均由主席就委員分別指定之，第五條·本會得設專門委員若干人，由各組主任就現在執行財政金融事務富有經驗學識之人員，荐請主席聘任之，第六條·本會開會由主席召集之，其議案在大會一時不能解決，或主席認爲應先交付審查者，俟審查完畢再交大會決議，第七條·本會決議事件，陳送財政部採擇施行，第八條·本會認爲必需派員調查時，得就委員中公推一人或一人以上担任調查，其調查所需費用，由本會支給之，第九條·本會設職員若干人，由主席分配辦理一切事務，第十條·本會經費由財政部支給之，第十一條·本章程自公布之日施行，繼並由主席依法指定張委員公權爲副主席，並指定各組委員，第一組爲唐壽民·陳行·張公權·徐堪·錢新之·吳達詮·以唐壽民爲主任委員，第二組爲貝淞蓀·席德懋·吳蘊齋·沈叔玉·貝淞蓀爲主任委員，第三組爲李馥蓀·錢昌照·宋子良·徐新六·葉扶霄·李馥蓀爲主任委員，第四組爲陳光甫·胡筆江·秦潤卿·周作民·陳蔗青·陳光甫爲主任委員，張公權表示，勉力担任本會副主席，希望各組委員，集中基本問題，研究討論，貢獻政府，本會爲財部顧問機關，孔主席以中央銀行總裁復爲財政部長，徐委員可亭爲財部錢幣司長，希望本會關係，使財部與銀行界及社會，打成一片，切實合作，共赴國難，繼由孔主席提出全國商聯會·市商會·銀錢業同業公會，呈請財部，獎勵國外白銀進口，復出口時，免納二十三年十月新增銀出口稅事，經討論有獎勵必要，議決，可予准照，仍請財部酌奪，旋孔主席報告，本會會址，附設中央銀行，所有秘書事務，由中行秘書處兼辦，遂散會。

獎勵外銀進口辦法

財政部十八日訓令總稅務司，准全國商聯會·滬銀行公會·滬商會·錢業公會等合詞呈請明令獎勵外銀進口辦法，以應國內需要，其用意與本部相同，核與加徵白銀出口稅並課平衡稅之旨並行不背，應准照辦，茲規定辦法如次，㈠國外輸入生銀或國幣，唯將輸入數額日期向進口海關登記，由關發給憑證，將來如有復出口必要時，得由原輸入者持原證呈部換發原額生銀或國幣出口免稅護照，㈡持有前項免稅護照出口者，除納百分之二·二五稅外，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加徵之銀出口稅及平衡稅槪免完納，㈢此項生銀進口每次至少不得在五十萬盎斯以下，如係國幣應折合計算之，上項辦法自十九日起施行。

顏惠慶回俄大使任

我國駐俄大使顏惠慶自去年回國後，關於對俄交涉事項亟待辦理，顏使乃於本月十四日由津赴滬，二十一日搭俄輪返國，梅蘭芳胡蝶應俄國文化協會之請，亦同船赴俄，惟吳鐵城等以文化使節目梅，未免言之過矣，十八日下午四時半，各界歡送顏大使·梅蘭芳，在國際飯店舉行盛大茶會，到各界領袖五百餘人，吳鐵城主席致歡送辭，略謂顏使爲我國正式使節，而梅則爲文化使者，此番同輪赴俄，必能使中俄友誼愈增進，次褚民誼·俄代辦·李石曾·王曉籟及虞洽卿等相繼致辭，褚言精神文明乃致和平之根本，東方戲劇所提倡之哲理，尤爲可貴，李石曾言，外交使節與文化使節同一重要，王曉籟代表因梅蘭芳赴俄而組織之戲劇協進會，闡明歡送梅氏，乃因梅係代表東方文化赴俄，其重大意義，乃在中俄文化之溝通，次顏惠慶致辭中謂國交同於私交，個人或因酒肉·或因娛樂·或因利害造成友誼，但非眞正之友誼，現代國際友誼，大致多趨於利害，但願中俄國交因梅氏此去，得以文化爲基礎，並使其他關係，益增密切，末梅蘭芳致答辭，謂深懼棉力，不勝重任，至七


顏大使惠慶

時散會，顏大使等一行於二十一日下午一時半，在招商北棧登北方輪，吳鐵城·顧維鈞·李石曾·俄代辦等三百餘人涖碼頭歡送，拋擲彩帶，燃放鞭砲，三時輪開，顏梅等均在甲板道謝，顏臨行表示，希望於政府國民者兩點，(一)國民一致對外，信仰政府，(二)政府開誠布公，至中俄商約事，謂須待俄大使返華，方能進行談判，梅表示感謝政府各界贊助，至於英法義盼本人前往表演，以時間關係未能答允，表示遺憾，又謂，離俄最早在四月杪，日前俄大使來電，俄文化協會請加演兩日，並增一二齣，已復電答應，演畢，在俄參觀後，即偕余上沅赴瑞典·德·法·英·義·瑞士·波蘭·希臘參觀各國戲劇，夏末秋初返國，梅登輪時，接褚民誼轉來駐波蘭張使電，波當局擬照俄招待原則，約過波京時表演，因已電謝英法義，未便獨允，擬到俄後電謝云。



梅蘭芳



胡蝶





國外

英法協定後之德俄

英法協定成立後，曾致德國建議，德已於十四日答復英法，其要點已誌上期，十五日德復文內容已發表，僅贊成締結五國空防公約，英法接復文後，法國主張聯合答復德國，英方對德復文，印象不佳，德國則希望英國閣員赴柏林與德政府直接商洽，自十八日英外長西門與駐英法大使會商後英法對德意見已一致，俄國照會英法贊成締結歐洲空防公約，據此以觀，英法協定，所建議各端，尚待進一步之商議也。

德國復文內容

德國答覆二月三日英法所提出建議之覆文，十五日夜間在柏林發表，對於英法德比義五國締結空防公約一舉，表示歡迎，覆文中謂德政府在原則上準備用其空軍，制止對和平之騷亂，故殊願儘速獲有關係諸政府自由之同意，覓取方法，使此種擔保諸簽字國最大可能的安全之公約得以實現，惟許多方面之談判，今一切尚未有充分之準備，殊易引起衝突，為締成空防公約起見，宜避免此種談判，德政府以為當參加此種談判之前，宜與有關係諸政府以各別之公約分清若干原則上之第一步問題，故德政府殊願英政府先與德政府直接交換意見，蓋德政府為倫敦談話之一份子，且為洛迦諾公約之擔保人也，英法政府以為空防公約之締結，將為向歐洲各國團結之重要步驟，而足導成歐洲其他各問題之滿意解決，德政府對此意見殊表同情，德政府與英法政府相同，亦抱有增進與保全和平之至誠，故殊歡迎英法來文所表示鼓起各政府間討論的友好信任之精神，覆文繼謂，德政府願以注意和平與注意德國完全相同之精神，透澈研究倫敦公報第一部分所載歐洲各問題，德政府尤注意研究軍備競爭之危險，將來可以何法避免之，蓋自武裝雄厚諸國不能履行條約中所規定之軍縮，此種危險業已發生也，今唯如倫敦公報中所表示，各主權國間自由妥協之精神，能導成軍備範圍之永久國際解決云云，文中對於英法所建議德國復返國聯一節，一字未提，而亦未述及東歐中歐公約，殊惹人注意，此項覆文已由德政府另送法義政府，英閣員因無暇加以討論，故倫敦官場方面尚未有何評論，據外交界之意見，覆文中唯對於空防公約表示接受而已，英法兩國政府當然須長時間之考慮，而後始能決定覆文之是否滿意也。

英法會商意見一致

英法兩國，原定於德國復文送到後，舉行外交談話。此項談話，現已開始進行。外相西門，十八日與法國駐英大使考賓有所會商。關於德國邀請赴德舉行直接談話之一節，英政府當予以答復。此項英德談話之開始，或由英國派員赴德，或由德國派員來英。如由英國派員赴德，則担任

此種使命者，非外相西門，即係掌璽大臣伊頓。如由德國派員來英，則當係德外長牛瑞司，一切現在尚未決定。本星期三英國內閣舉行例會時，將加以討論。但外交界方面，反對英閣員赴德之傾向，現仍極爲强烈云。英法兩國，關於德國對倫敦宣言書之覆文交換意見之結果，據晨報稱：拉氏並將提出英法兩國對德國之答復草案，使其他閣僚知悉　。法駐英大使考賓，曾與西門外相舉行長時間會談。此項會談，仍將繼續進行，因之一般相信，英法兩國，尚未獲得何種同意。英國掌璽大臣伊頓，十八日在下院發表關於天空互助公約之宣言謂：余今可向下院報告，比德意三國政府，對於英法政府之邀請，均已分別答復，陳述各該國之觀點。比政府二月十一日送致英國之正式照會中，聲明該國準備參加簽訂天空公約之談判。意政府二月九日來文，則表示在原則上，贊成天空公約，惟其中若干點，尤其是關於英意相互責任問題，則保留考慮之權。至於德國，則於二月十四日照會中，接受天空公約之採議，表示滿意。並準備與其他各國政府，協同考慮簽訂天空公約之適宜方法云。又二十日電，英國閣議，雖以倫敦宣言提議繼續談判爲討論之主題，而於本週以前，殊難有具體之決定。下次談判之內容，將與新近英法之聯合復文有關。一般預料德國提議之英德直接談判，將作有條件的接受，即談話內容，不得僅限於擬議之天空公約，倫敦宣言中之其他一切問題，亦須涉及。法國方面十九日外長拉佛爾在國務會議，報告德國復文送來後英法兩國繼續進行談話之情形。政界人士對於拉佛爾此項報告，竭力保守緘默。頃據探息，拉佛爾在國務會議中，陳述法國駐英大使考賓與英外相西門會見後，曾電達法國外交部，有所報告，外傳英國曾以照會送交法政府，當係因此訛傳，實則英國並無照會送來。又若干報紙所載電訊，謂意國向英法建議，召集與天空互助公約有關之英，法，意，德，比，五國大使舉行會議，亦非事實。大概本日國務會議，未有何種決定。至於近日英法兩國交換意見，則僅係關於德國要求與英國舉行個別談話後所引起之程序問題。要之，英法兩國政府，在根本上，始終信守二月三日之倫敦協定。英政府領袖對於德國所提出之要求，不問其作何種決定，法國當局無不表示贊成，蓋以此故也。柏林方面所希望之英德雙方談話，苟能促進各項懸案之解決，則法國自不勝欣幸。職是之故，目前英法談話之目標，殊屬有限。即確定兩國政府致德之復文，應如何措辭，範圍若何是也。大概英法兩國致德國之答複，不出二途：或僅表接受德國舉行直接談話之要求，其餘問題，一概不提。俟對德直接談話時，並重鑑量提出詳細磋商。或則就德國來文之各基本要點，作眞實之答覆，並重申二月三日之英法協定。英法究作何種決定，雖尚未可知，然目前所企圖之最後目的，惟在以各國一律獲得安全之制度下，謀歐洲之和平。英國外交所企圖之目的，自亦不外乎此也。

德望與英直接談話

柏林十九日哈瓦斯電，德政府熱烈盼望英國閣員前來柏林，與德政府直接談話，以磋商倫敦宣言書所建議之各端，德國政界人士，希望英政府派員來德，似以爲此舉實有關德國之威望，德國各報現均作此種論調，柏林日報謂希忒拉總攬德國之大政，英國代表倘來德國與希忒拉折衝樽組，則對於新德國之情況，當能多所瞭解云，德意志總彙報則謂外國談判者今必須與希忒拉當面晤談，蓋互換外交照會之階段，現已過去，各項問題關係既若此重大，則各國主要人物，實有一度面晤之必要也云。

駐英俄使發表宣言

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十九日發表宣言，陳述蘇聯對於二月三日倫敦宣言書之觀點，頗爲時人所注目，邁斯基宣言，謂苟無東歐之安全與和平，則西歐之安全與和平，亦不克存在，歐洲大陸各部份均應同時獲得安全，此節英法宣言書已言之甚明，在目前互相牽涉之歐洲局勢中，如有人焉，主張首先謀西歐安全，而置東歐安全於不顧，則其人非不明事理，即別存惡意，宜乎其爲東歐國家之所惶惑也，至於天空互助公約，目的在抵抗西歐方面之突遭襲擊，純係一種區域互助公約，與東歐互助公約具同一基礎，爲預防侵犯之優良工具，但必與東歐公約，同時成立，方足以保障歐洲全部之和平，總之歐洲之安全與和平，勝利乎，失敗乎，將視東歐公約之成敗以定之云云。

蘇俄照會英法政府

駐法俄大使二十日將俄政府公文送交法外長拉佛爾，在歐洲和平之方法上，有一種新提議，俄牒聲稱，歐洲之和平，僅可以歐洲各國安全之不可分析之保障確定之，聞俄國已以同樣公文送交英政府，俄牒歡迎英法所提出歐洲各大國共同締結天空公約，德國復入國聯，及成立東歐或中

歐公約之建議，但亦聲明補充此種提議，以期獲到歐洲安全之必要，謂亟宜採行迅速而有效力之辦法，以制止軍事侵略，欲達此目的，其道在成立互助公約，俄法英義以及小協約國與巴爾幹諸國，對此互助公約，當可予以積極的贊助，查此諸國，共有人民三萬六千五百萬人，換言之，佔全歐人民百分之七十五，有此多數人民，不難以其一致贊助之方法，鞏固和平云，同時倫敦輿論確信東歐安全公約，將爲俄牒中所稱歐洲各國安全之不可分析的保障之必要的部份，蓋蘇俄近會表示惴慮，恐東歐公約所遇之阻力，將促成法國之完全放棄，如果有此趨勢，則歐洲和平，勢必受極嚴重之危險也。

義亞糾紛之緊張

義亞糾紛，本週頗呈劍拔弩張之勢。義大利軍隊紛紛動員開往東非，麥西拿地方，宛如戰時之景象，義大利最高國防會議之討論，現亦結束，義方軍事之準備大體上可謂已告完成，故義亞局勢，頗爲岌岌可慮也。據十九日倫敦電訊，義亞談判已在亞京進行，惟前途困難尚多云云，故此事演變究將如何，尚不易預測耳。

亞比西尼亞曾於十五日有電致義政府抗議義陸軍動員一舉，謂亞政府視義陸軍動員實無正當理由，似足妨碍兩國前在進行中解決目前爭端之談判云。同時亞政府又訓令駐義亞代辦，照會義政府，謂羅馬所傳亞軍屯集維魯亞附近之談，實無其事，亞王並已諭令各處軍隊，力避衝突云。但此照會去後，義方將其擱置不答，而同時反紛紛動員軍隊。據羅馬十六日路透電稱，義政府爲義亞爭端動員之軍隊，將於二月二十四日由麥西拿乘艦開往東非。麥西拿現成一大營，連日此間有火車載青年數百人赴西拉克斯與巴勒摩，俟至其地，將給以戎裝軍器。今日此間又有火車一列，滿載召集入伍之青年，開往西拉克斯，奉命準備赴東非服役，出發前，曾由義相墨索里尼校閱。另有民團一大隊，於今日午後由奈勃爾斯開往西拉克斯，瀕行時由義太子校閱。凡被召入伍之青年，均接一郵片，上書奉國王之命，君須即向某處某號隊報到，俾服役東非，收到此片者立即棄其所業，而於四十八小時內前赴車站，不必購票，登火車赴其所屬聯隊之駐在處，在旁觀者觀之，若輩皆爲休假出遊之青年，火車站中密佈秘密警察，監視親友之送行。又十七日羅馬電稱，據一般人估計，義國可立即調遣陸軍七萬人赴非洲，嗣後尚可續調三萬人云。觀此情形，東非風雲之緊張，可見一斑。



非洲東北部形勢圖

義亞關係雖日趨惡化，但英法仍在努力調停中。駐亞義使已開始與亞政府談判。關於在衝突地點劃中立區一事，亞方堅持委員會中須包括瑞典與比利時兩國代表。又關於日內瓦協定之解釋，亦發生困難，據聞現有由英國派遣警察，駐紮維魯亞中立地帶之傳說，英國自由黨議員曼德爾將在下院詢問外相西門，是否主張向國聯行政院提議，由英國派遣警察隊紮駐維魯亞區域之中地帶，以避免義亞兩國間之衝突，但此說距事實太遠，一時想不易實現，故此項糾紛之結果如何，尚須俟時間之判明也。

美國金條文案判決

美國金條文訟案，自最高法院一再展期宣判後，美國及世界各國對此有種種推測，蓋其影響國際金融實甚大也，此案遲至十八日始發表，雖表面上不利於政府債券，但實際上可視爲政府之完全勝利，判詞大旨，爲(一)承

認政府所稱金條文不適用於私人債券各點之說，(二)否認政府所稱政府債券無庸以黃金償付之說，換言之，最高法院擁護政府取消私人債券金條文之權，但判定國會決議案規定政府債務可用美元償還者爲無效，最高法院以爲此種債券必須以黃金或以現有貶值之通貨的同等價值償還之，但同時最高法院對於執有以前金券者，否認其有向賠償法院請求救濟之權，否執有以前之金券者，近曾請求金券美元應以現有貶值通貨一元六角九分償付之，故最高法院此種裁判，將使執有債券者，不能依照舊有金標準收回其資，蓋最高法院雖判定政府須以黃金或以貶值通貨同等價値償付債券，然此效力已完全消滅，因最高法院不許入有關於此事請求救濟之權也，故政



判金條文之大院官右理院許，副長杜○
決條案美理法○大院長士左院加佐

府雖在技術上與法理上失效，然在事實上固佔勝利也，以政府債券判詞之效力言，凡執有一千元金券者，政府對之必須償以依照今日價値之美元一千六百九十元，但法院同時又判定執券人不能控訴政府要求賠償，故賠償損失之門，業已封閉，法院又判定政府減低美元價値之行爲爲不合憲法，但同時聲稱執券者，並未因此行爲而遭損失，蓋政府此舉不過實施國會之權，以節國家貨幣耳，據此談判照數償還，無須加給，以實際言最高法院之判詞擁護國會處置貨幣事件之權，並承認法院在裁判契約案件時，必須顧及現有經濟狀況，上述判詞係多數法官之意見，蓋最高法院法官九人，而贊成者五人，故佔多數，而少數法官麥克瑞諾爲代表，陳述其意見，對於多數法官加以嚴苛之批評，謂憲法蕩然無存，多數法官一面聲明國會未有抵賴金券債務權，一面又判定執券者不得收受黃金，必須收受價値六角合法通貨，以代替政府前所依允照付之金元，據此判詞，國會無權否認其債券中黃金之義務，但竟可無須以貶値通貨補織應付之金價，須知政府貶低幣値，獲利二十八萬萬元之多，此數悉存於國庫云，法院判詞宣布後，羅總統即接得電話之報告，但當時未表示意見，司法部長克明斯代表政府出席法院，對此判詞表示滿意，衆院議長道夫頓聲稱法院判詞，以爲政府所爲者，雖不絕對合法，然尙合理云，衆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塞默士聲稱，今已毫無困難，私人債券之大困難，今已解決，至於政府債券，吾人可立法處置之，無須多付一文云，査政府債券之載有金條文者，約共値四百八十一萬萬元，而私人債券，約共値五百十九萬萬元，國會與政府之擁護羅總統者，聞此判詞，皆大欣慰，白宮已承認此爲政府之絕大勝利，官場以爲有此判詞，政府可無提出大規模金融計畫之必要云，自判詞發表後，美國各市場立受影響，華爾街匯兌市場中，美元價格驟漲，各項國家債券無不飛漲，而私人債券則逐形低落，芝加哥穀麥交易所，則因此項判決，暫停交易，而上議院中通貨膨脹派，益復興高采烈。現正準備將美元價格再行貶低，並提高銀價至每盎斯値美元一元二十九分。此外政府則已將最高法院判決文，抄送駐美各國大使舘及公使舘。至於拉丁美洲諸國，及他國人民之持有美國債券者，是否將要求依照金條文償還，此間外交界尙無所聞云。

文接薩爾協定簽字

薩爾自一月十三日公民投票歸德國後，法德兩國關於薩爾問題之談判，由薩爾問題三人委員會及國聯財政小組委員會督促，業已成立協定，於十六日晚舉行草簽，三人委員會各委員將於本日前往奈勃爾斯港，俾在該處正式簽訂關於薩爾問題之協定，並起草報告書，向國聯行政院提出，以後僅依照協定所規定辦法，將薩爾區域政權鑛產等移轉德國，此一問題即可告結束矣，聞該協定內共分五節，第一節所述者爲薩爾礦產及鐵道之移交於德，其代價爲九萬萬法郎，其償付方法，一部份以金錢，一部份以貨

物，尤以煤斤大宗，亦已詳細訂明，此外如幣制之交換，亦擬有適當辦法，現行之法國紙幣則將易以德幣，並記入法國銀行賬上，作為九萬萬法郎之欠款一部份云，協定之第二節涉及社會保險事項，第三節所述者為薩爾區內私家保險事業之存廢問題，及其處置之辦法，第四節所述者為華倫脫區內煤礦之由法國私家公司繼續開採，以及德國礦工之繼續受僱並沿用法公司之管理章程等項，關於此事，將來如對於該區內煤斤採取之數量，在條約文字解釋發生爭執時，已訂定聘任阿樂西氏為仲裁人云，第五節所載者則為法國行政，機關之移交於德當局之手續問題云，十八日晨在義大利那波利港埃克西有飯店正式簽字，薩爾問題三人委員會主席阿樂亞西及羅披士，暨阿根廷大使代表大使館一等秘書阿斯丹哥與薩爾行政委員會主席諾克斯，據桌之一端，法國駐意大使尚伯蘭，德國駐意大使哈塞爾，坐在他端，國聯會秘書廳人員亦在場，三人委員會主席阿樂亞西，向法德兩國談判人員，暨各專家及諾克斯致詞，賀其成功，第一簽字者為德國駐意大使哈塞爾，其時為十時十五分，至十時三十五分始陸續簽畢，事竣之後，各大使及三人委員會各委員，一齊登驅逐艦『阿集龍』號，前往咯卜利地方午餐，本日簽字之協定，共計四件，內有附件十四件，第一協定規定法國將其在薩爾境內所有之礦產，鐵路及其他不動產之所有權，讓與德國，第二協定，關係法國在薩爾之私人社會保險，第三協定為社會保險之過渡辦法，第四協定係薩爾行政委員會與德國締結用以規定薩爾行政權之轉移者，薩爾稅關十八日正式由德國接收，法國職員退出後，德員即時入關辦公，移交時未發生任何事件。

一週間大事日記

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起
至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止

（記者）

二月十五日　星期五

▲中央社發表蔣十四日與大阪朝日新聞記者之談話記錄。
▲蔣嚴令豫鄂皖限期肅清殘匪。
▲蔣電鄂豫皖贛浙閩努力建設與綏靖。
▲行政院軍委會會銜通令保護健全輿論。
▲立法院通過陸海空軍懲罰條例。
▲國府命令派俞家驥為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秘書長。

二月十六日　星期六

▲蔣由牯嶺下山赴南昌。
▲王寵惠離滬渡日。
▲汪院長精衛由滬返京。
▲黃慕松去年四月奉命赴西藏公畢於十六日抵京。

二月十七日　星期日

▲金融顧問委員會在滬成立。
▲蔣在贛接見軍政要人。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由青島到滬。

二月十八日　星期一

▲南昌各團體慶祝昇平慰勞蔣委員長。
▲財部發表進口白銀於出口時免稅。
▲美國金條文案宣判於政府有利。
▲內教兩部會呈行政院規定全國兒童年。

二月十九日　星期二

▲新生活運動一週年各地舉行紀念。
▲蔣發表告同胞書。
▲王寵惠抵日本東京。

二月二十日　星期三

▲蔣離南昌赴潯乘艦赴漢。
▲汪院長精衛在中央政治會議報告中日關係。
▲王寵惠在東京晤日本外相廣田。
▲蔣通告行營移武昌張學良改任行營主任。
▲土肥原到京。
▲蘇俄照會英法贊成締結歐洲防空公約。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蔣抵漢口。
▲王寵惠在東京與日本軍政要人會晤。
▲駐俄大使顏惠慶由滬乘俄輪返任。梅蘭芳胡蝶應俄文化協會之請，與顏同船赴俄表演。
▲于學忠由津赴漢。
▲國府命令特派薛岳為貴州綏靖主任。

論評選輯

日本新聞電中之經濟提携

最近數日來，日本通信社之新聞電，盛傳日本各方正研究中日經濟提携之事，以勢揆度，諒非無因。昨日電通社電稱，日本外務省之見解，以為提携辦法，在多訂購日貨以代歐美貨，中日貿易關係，果積極好轉，而於決算上向日方提議借欵時，日方可加以考慮。此外又述及可對於振興中國農產，與以技術的援助。此電所述，大概為略有根據之報告。

吾人對此，願作一種冷靜坦直之批評。（第一）為改善中日關係，漸復國交常軌之計，中國對於日方願增進兩國經濟關係之意見，原則上應與以共鳴。惟中國將否認任何壟斷的經濟特權之要求，而贊同條約範圍內之合法的發展。由是以論，則如上述日方側重發展貿易之見解，原則上我方應無異議也。（第二）該電並無發展中日貿易之具體方法，而只云前提為消滅排日運動，辦法為以日貨代歐美貨。此未免過陷空疏，不切實際。中國現在並無組織的排日貨之運動，而各國通商，權利平等，所謂以日貨代歐美貨之說，縱中國同情，亦無從辦理。由此兩點，可知貿易未能積極發展之別有原因，並可知發展貿易之另有其道。

吾人因願表示如下之信念，以供日方參考。（一）若日方之志不在經濟的壟斷中國，以為政治的支配中國之基礎，而果欲平等互善，由合法的發展貿易，以增進兩國經濟關係， 則此事顯然可能，而利於日本者甚大。（二）中日貿易前途，本無限量，中國愈進步，貿易將愈發展。抑最近形勢之特值日方注意者，贛亂已平，川亂將了，中國國內之平和統一，現已大有把握，民國以來，政令軍權之統一，無過今日者！此後中國定入平和建設之時期，故中日貿易，此後定有絕大希望。（三）所願日方深切注意者，須牢記兩國經濟關係之障礙，惟在日本武力侵凌漠視我國家主權之一點！故障礙實在於日本自身，此障礙能去，則前途絕對順利。僅遵循自然之勢，日本亦必能在遠東國際商戰中優勝。

自近旬中日關係漸傳好轉以來，吾人對於所謂中國求經濟援助之說，曾略予反駁；今仍深信中國無意求援助，只求不妨礙！日本對於中國現在亟亟完成平和統一之趨勢，與夫力圖建設以保持其國家榮譽的生存之決心，苟好意相待，不加妨阻，中國即受益不少。而兩國貿易關係，自將日日增進，此事實上必然之勢也。日方近日常論及中國原料供給日本之問題，尤注意於棉花，此乃互利之事，中國當然歡迎。事實上，中國產棉區域，近一兩年正擴張棉田，改良棉質，默察最近水利建設逐漸實行之結果，棉花產量，今後定與年俱增，果日本相需，自可常供其用。日本於此，初不必侈言技術援助，只求保持平和，不來侵擾而已。棉花如此，他亦理同。中國土產出口，日本最近，洋貨進口，日本亦最便利，在國際商戰中日本論貨論價，皆占捷足先登之地位。而中國國基愈穩固，土產愈發達，購買力亦愈增進，中日貿易關係，焉有不積極好轉者哉？吾嘗念中日關係之眞相，可以如下數語釋之。即：日本於中國，不相侵，即是相援，中國於日本，不懷畏，便成相親。此就其事實的結果論而然也。是以日本倘果能屏

果侵略控制之大慾，眞正覺醒於東亞民族之共同使命，從此在軍事上政治上不相侵迫，同時在經濟上不以壟斷與統制爲懷，則即在此東北問題不能解決之期間，兩國經濟關係，亦必然日益增進。其理甚易明，即中國在其內政上平和統一之後，產業必日興，購買力亦因而日進，日貨若廉，當然多銷，其需要中國土產多，當然願賣。以日本工業之高度的進步，與其經商手腕之靈活，歐美國家，焉能與之爭，此日本勝利之道，而亦固爲中國所願聞也。至於借款云云，就現在論，中國政府，斷不求借，私人商業，亦無人借，日本亦未必放心賒貸。故此類宣傳，皆係空談。誠能國交安定，貿易好轉，則公私各方，將發生種種彼此互利之經濟行爲，又豈止於一時之借款。吾人反對講空話作宣傳，惟知中日關係好轉之眞正樞紐，只在日本尊重中國國家的立場之一點。目前正重大時機，故又就經濟關係，論之如右。此皆老實話而有至理者，甚望其能供日方之參考也。

（錄二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中國不適於獨裁

昨報所載蔣委員長最近對日本朝日記者之談話，深切著明，言無不盡。不惟足代表政府之立場，且符合輿論之希望，全國聞之，想表同感。夫關於中日關係者，吾人既迭有論評，姑不贅論，惟對於其答日記者所云中國不適於獨裁一語，略抒所感，以與熱心政制問題者共商榷之。

年來頗多鼓吹獨裁制者，大抵因先信仰蔣委員長爲惟一領袖，而後有此主張。海內論者，紛紛揣度，幾成爲一時風尙，日本記者之發問，亦非無因而然也。惟蔣委員長本人之態度始終明瞭堅定。憶前年曾有答覆本報詢問之聲明，即以尊守國民黨立場爲言。爾來雖政論沸騰，其本人宗旨如故。查主張領袖獨裁制者，其實行方法，當係由修改國民黨黨章恢復總理制着手，此即不能得蔣君之贊同。吾人本其希望國家平穩進展之見地，亦未願輕於附和變更黨章之運動，誠以黨章明定孫總理以後不設總理，此乃紀念中國革命領袖之重要規定，非其他瑣細條文之比。蔣委員長始終以忠實的國民黨黨員自矢，故不贊同變更現制之運動，此在道德上，足表現忠貞之人格，無論何人，應加以讚許者也。況遺教精神，本在促成民主憲政之建設，而事實環境，又不容爲各種新奇政制之嘗試，是今日亟務，端在促成國民代表大會之開會，結束訓政，頒行憲法。國中熱心政制問題者，宜設法表現其意見於憲法之內，使中國政制，依中國之需要解決之，正無須修談義德或蘇聯之如何也。近年世界政治之特色，爲政府權力之擴大，不但獨裁國家然，即憲政國亦無不然。不過各國制度，皆根據本身事實而來。同一獨裁國，義德亦不相同，蘇聯辦法更異。蘇聯憲法上黨章上，皆非領袖獨裁，然史他林之權力不必小於義德之領袖。又同一憲政國，如法如美，即大不相同，由是可知一國之政制，皆由其國環境歷史與人才之事實的演進而成也。中國今日國難嚴重，必賴鞏固有能之統一政府，以全國民意爲背景，施行有計劃有效率的政治。今後訓政結束之後，國民黨之地位，自仍可爲中心勢力，但同時宜本遺教所示，以培養民主政治之完成爲目標。吾以爲中國目前之理想，在以民主精神，行權責集中之政治。是則人才之團結與鍛鍊，與夫貪污之掃蕩爲第一義，政治組織之形式如何，猶其次矣。總之，近月來各方關於民主與獨裁之辯論，苟加審思，不難立斷。誠以論政治原則，當然民主。即蘇聯亦講民主，彼方謂其蘇維埃爲眞民主。義德現制皆自負爲眞正民主。義大利亦自有其人民代表機關，特非普通之議會而已。德國有大事則行公民投票，希忒拉之權力，實經投票而來也。是以獨裁是事實問題，是變態，非永久。中國現制，訓政即一黨獨裁，然訓政之目的，爲行憲政，是獨裁爲過渡，而民主乃其理想也。中國今日，除國民黨外，無强大之政治組織，國民對訓政，久已承認之，是則國民黨之責任，惟在厲行遺教，由訓政到憲政，踐其對國民之約言。而憲政之下，亦當然需要領袖，領袖之最忠於國家而有能者，國民當然最信任之

。是則中國關於政制之問題，本不必有根本之爭論，問題只在實行。昨日星期論文，胡適君主張應以奉行遺教爲最低共同信仰，吾以爲此在今日爲最易行而當行者。較之侈言獨裁，徒招中外揣測，而與國難事實無補，似遠勝之。蔣委員長此次對日本記者明告以所信，曰：中國不適於獨裁。此等明快斷語，足以喚起一般同情。尙望其在不久期內川黔戡亂告一段落之後，轉注意於國民代表大會之問題。務求眞正選舉，網羅黨內外之智識於一堂，以產生適合國家需要之憲法，而蔣君領導全國以擁護其實行。則去年來各方關於政制之論爭自然解決，中國國家之國際聲望，亦將增進一步矣。

◇　◇　◇　◇　◇　◇

新生活運動週年感言

（錄二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今日爲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之一週年紀念日，全國各都市皆開紀念大會，各學校並臨時放假，蓋將以檢閱過去，策勵未來，甚盛事也。

此一年中新生活運動發展之經過，及今後推動之標的，見於蔣委員長之告國人書，同時，今日各地紀念大會中，更將有許多崇論閎議之發表，吾人於此，似可無言。惟値茲全國紀念開會之日，撫今追昔，亦有若干感觸，而所感者，與今日各地紀念會上之言論又未必盡同，故亦表而出之，以供全國人士之參考。

第一：默察一年來之經過，新生活運動，在軍隊學校及一部分都市社會，得到若干成效，惟於一般政界，似生效尙微，蓋奉行形式而忽略精神之故也。新生活運動之骨子，爲禮義廉恥之四維，其生命在自身澈悟，誠意實行，絕非粉飾表面之事。尤以政界爲人民表率，高官乃下級楷模，故轉移風氣之責，首在有高位者！中國不幸，政界之澄清頗難。如世人觀察政治，只憑報紙，則全國當不見一貪婪瀆職之高官，不過偶見有受彈劾之縣長。雖然，事實上恐種種罪惡仍在冥冥中進行。法律所不能及，清議所不能問者，殆不少其事與其人。今當檢閱新生活運動年來成績之日，吾人願提出澄清政治之口號，以爲全國今後努力之最大目標。吾人之意，中國非將舞弊貪贓藉公營私授受賄賂之事剷除淨盡，則國家建設，絕不能有效進展。且此垂危之經濟命脈，將不能保持。而非國家之上級政治組織，人人實行禮義廉恥之教，則一般行政斷不能望其澄清；此乃中國之死活問題，雖欲糊糊不論而不得也。中國近世之衰，坐於聖賢教訓之八股化，或聖諭廣訓化。八股化者，一切道德倫理之教義，皆徒成作文之工具。聖諭廣訓化者，但爲形式的宣揚，說者聽者，皆不含誠意。十年以來，孫中山先生之遺教，行於中國，然而其效尙未大著者，即因不幸有一部分八股化及聖諭廣訓化之勢。中山先生赤誠救國，熱血如焚，而年來政界一般之誠心熱力不如之。所以遺教雖炳若日星，而人民猶困於水火。蔣委員長以一身任國家之憂患，去年在江西軍次，心傷國難，目擊陵夷，慨然於正人心易風俗之急需，然後倡爲新生活運動，求人人先改革自己生活，納禮義廉恥於日常生活之中。用心之苦，立志之誠，吾人誠無閒言。雖然，所最畏懼而須嚴防者，萬不可又八股化或聖諭廣訓化。易言之，最畏流於形式而無內容，或但顧小節而不重大義。大義非他；實行禮義廉恥之政治是也。吾人今願蔣委員長於軍事稍暇之後，儘速致全力於政治之澄清。全國清議，督促而擁護之。此而成功，則禮義廉恥之教，定可普及於全國各社會，國家風氣，一旦丕變矣。

其次，蔣委員長告國人書，謂去年所行，只重規矩淸潔二事，此後將致力於生活軍事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藝術化。吾以爲此乃新生活運動之主要部分，且將爲今後國民生活之永久目標，故一方望如上所述，實現廉潔政治，以鞏固國本，表率人民，同時對於此三項目標，望一般社會，知此爲今後立國所必需，不待當局提倡，本宜自動實行。縱無新生活運動之名義，凡欲爲國家忠良公民者，本應如此。中國積習，有因當局之倡導，而爲表面逢迎，亦有不願蹈服從權力之嫌，明知好事而不爲。此二者，皆

為錯誤，中國興亡，人各有責，苟係立身濟世所需，當然本其良知之自覺，誠意行之。將文中所倡團結守紀節約刻苦之義，無論何業，皆宜守之。同時但亦盼一般高官，勿忘以身作則之義矣。

今日各地皆有大會，中國近年一種社會運動之如此普遍而盛大者，尚無前例。吾甚望全國主持開會與一般到會者，皆先以至誠對自己生活，加以檢查，然後勉勵一般人民以共進。此會之後，全國有權有位有職業有智識之人，果能修養日新，則其影響全社會者，定重大也。竊願以此數語，為今日各地紀念會祝之。

◇　◇　◇　◇　◇

中日經濟調整之根本義

（錄二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日來日本方面對於所謂中日經濟提攜，宣傳愈力，吾人對此種宣傳，在十六日社評上已表示在增進兩國經濟發展的原則上，應與以共鳴，然在如何具體的實現此種原則一層上，則認為日方所傳過陷空疏，另待探討。據十八日本報所載南京通信，中國當局方面對日方此種宣傳亦正予以深刻的注意。察日方空氣，此問題在最近將來，將成為中日關係轉變中之正式問題，是我方已不得不作正確之表示。因此，吾人願假定專從經濟關係上探尋中日經濟調整（吾人以為與其立刻稱為中日經濟提攜，無寧暫稱為中日經濟調整，更為適合事實）上之合理的根本要義，以闡明中國之立場。此文即因欲盡吾人對此問題之微責而寫成者。中日經濟調整之根本義，依吾人所見，為針對各方面問題起見，似可列舉為二前提及五大根本原則。

何謂二前提？第一，須雙方在經濟關係以外之其他方面，處於不侵脅不畏忌的關係之下。蓋國家間之相處，不比一國內私人經濟交往之可以依法律保障而不受損失，而必須先有不侵脅不畏忌之正常關係，始得言國民經濟之提攜也。如其不然，則提攜云云，恐不為外交上之空詞令，即將為實間上之新口實矣。第二，須雙方俱有對於兩國經濟發展關係的真正認識，並須雙方俱有共同使經濟調整發展之誠意，因如此始能有真正的共同努力而不墮於口頭禪。如其不然，則「提攜」云云，徒成對付中國乃至別方面之工具，恐真正應有的經濟上之共同調整發展，反將因此而增加得害矣。

何謂五大根本原則？為澈底明白起見，吾人試從名原則之消極及積極方面，作對列的解釋：（一）消極的不得以經濟「提攜」或調整之美名，暗行以強大御弱小的統制經濟之實際；同時積極的應以平等互惠的報償主義為原則。且此所指平等互惠的報償主義，不僅指經濟價值之量的互惠報償（如兩國進口貨價總額之約莫相等），而且應指經濟財貨之質的互惠報償（例如從日本方面言之，輸出工業品的消費資料到中國為有利，輸出生產工具如機器到中國為不利；或從中國方面言之，輸出中國所不需的原料品到日本為有利，輸出中國亦甚需要的棉花，鐵礦，羊毛等到日本為不利時，應由兩方各忍受相當的不利），始能是真正的調整。故從此原則觀之，日方所謂以中國棉花羊毛等原料易日本廉價消費資料工業品之物質交易制度，及日本輸進中國貨價對中國運日貨價之差額不須用現金決算，即作為日本對於中國的放款等宣傳，皆貌似公平而實未能有互惠報償之精神者也。（二）消極的不得利用經濟調整之名，而行對中國的政治運動（例如舊時所謂西原借款）或對中國以外之國家的政治運動（例如利用中日經濟調整之名，使日貨排擠歐美商品而壟斷中國市場，因以實行亞細亞門羅主義）之手段；同時積極的應發揮經濟的互利性（如上面第一原則所述）及經營技術乃至生產技術的互助性（例如中國與國聯間之技術合作性）。如是，始能免列強之嫉視，釋中國國民之疑慮。（三）消極的不得包含任何現金形式之借款及信用設定，並上述輸出入貨價差額借款；同時積極的應在中日經濟調整上所發生之新合議或合辦的經濟或金融組織中，中日雙方能完全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如是，始能免受日方大金融資本統制之危險，而袪除過去一切中日合作事業所生之同樣缺陷，同時亦如此始可以免中國國民之無謂的對外債務負担。（四）消極的不得以所謂「排日」或「排日貨」（其實只

是國貨運動）之絕滅與中日經濟調整聯關並論；同時積極的應由日方尊重中方之國貨奬勵運動。如此，始能有獨立發展的自力更生的中國經濟之可言，始能有中日經濟調整之可言。（五）消極的不得宣傳中國今日經濟界之蕭條全由於排斥日貨（因不但中國年來無排日貨事實，且中國經濟蕭條之原因甚多，如作上述宣傳，最足以淆亂視聽，顯然帶有政治作用）；同時應認中日經濟調整，只係中日雙方救濟各自的經濟國難之一種方法。必如此，始能免無謂之波折而達經濟調整之實益。

以上兩前提及五大原則合而爲中日經濟調整之合理的根本義，吾人相信，談中日經濟調整而不承認此種根本要義者，不成空談，即成欺瞞。吾人希望中日雙方有識者幸勿忽視之！（錄一月二十日大公報）

◇　◇　◇　◇　◇　◇

奬勵銀進口之檢討

中國白銀問題，在貿易入超年達四五萬萬元及美國購銀政策不變之前提下，流出趨勢一時殊難挽回。是以自去年十月十五日徵收銀出口稅及平衡稅以來，並未能制止白銀之外流。去年十二月中，上海銀根異常緊迫，貼現率曾漲至百分之二十以上，周轉困難，遂使若干銀行錢莊倒閉。本月十八日財政部又頒布命令，奬勵外銀進口，辦法爲凡外銀進口，經登記後，再出口時免徵出口稅及平衡稅，自十九日起實行。希冀招致外銀進口，以緩和銀根緊迫之情形。滬市除傳前向香港購回銀方一二千萬元外，頃又據滬訊，匯兌平衡委員會近在倫敦購買中國銀幣三百萬元，約於三月中旬抵滬，又稱另有一千萬元之購買，正在談判中云。上述辦法對於解決白銀問題貢獻如何，殊難斷言，惟即令爲一救濟方策，其效力如何，亦深值注意。紐約電稱，中國駐紐約郭總領事十九日宴請不久來華之美國經濟考察團人員席上，美國對外貿易協會主席湯瑪斯謂該團重要使命爲自經濟觀點，研究中國之白銀問題。另電（見本日第五版）謂湯瑪斯等已向國會提出對公共工程程序之修正案，主張發行銀券，提高銀價，此舉雖然未必能以通過，似美國白銀政策，或亦在醞釀修正乎？茲就吾人觀察所及，申論如次。

奬勵白銀進口　依照財政部十八日頒布之辦法，今後中國之白銀，可分爲兩種，一爲原在中國之銀，其輸出必須繳納重稅，一爲登記之銀，可以免稅輸出。白銀能否流回中國，實爲一大疑問。蓋白銀之流出與流入，第一視中國對外貿易差額之順逆，據海關發表，二十三年我國輸出較二十二年約減少四萬萬元，入超則爲四萬九千四百四十萬元。此種趨勢，苟不改變，或有他種方法抵補之，則任何奬勵白銀進口方法，吾敢斷言其寡效。第二，白銀之流出與流入，主要動力，要在其能否謀利。查自我國徵收銀出口稅後，外國銀價遠較中國爲高，其高出價格即我國徵收之平衡稅是。在目前外國銀貴，中國銀賤之局面下，即令外銀有輸入中國可能，或竟已輸入中國，此種白銀價格，要較外國白銀價格爲低，其差額即中國之平衡稅是。假定平衡稅率爲百分之七，則輸入白銀者，即負擔此項損失。合運輸保險等費計之，損失甚大。在此種情形之下，企圖以白銀再出口時免稅之方法，招致白銀之進口，除少數機關有特別原因或强勉利用外，欲求其一般的自然的源源而來，絕無可能性！

由外國市場購買中國銀幣，原來我國銀幣流出，即因其在繳納出口稅及平衡稅後，仍有利可圖。今由香港及倫敦市場購回，所出代價甚高，合運費，保險及利息計之，損失亦大。故此種購買，在滙兌平衡委員會方面，雖不失爲救濟一時之策，而一般私人銀行，恐不克出此。再則此種辦法，亦未必能持久。故對於緩和銀根緊迫，效用亦殊尠小。

美國購銀政策　美國購銀政策，爲美國國會所通過。欲加修改，自費周折。而且現時美國白銀派議員，對政府購銀，深嫌不力，故希望修改，殊難實現。十八日美公使在京談話謂，美國白銀政策係根據國家整個利益，恐不能變更，當可了然。按原來白銀法律規定，購銀數量，以達金準備

百分之七十五，銀準備百分之二十五爲止。最近美國金準備爲八十萬萬元，準備百分二十五之白銀，應爲二十二萬六千六百萬元。若以每盎斯一元二角九分計，應爲二十萬六千萬盎斯。美國現在存銀約爲九萬萬二百萬盎斯，尚須購買十一萬五千八百萬盎斯。若美國不加速購買，恐需若干年方能達到上述法定額數。最近將來，銀價仍將上漲。美國購銀所得結果，與原來希望，完全相反，經美國經濟考察團來中國實地研究之後，考慮修改，亦不無可能。惟美國已將銀價提高，假設停止購買，或拋售白銀，定然促成銀價暴跌。此種急劇變動，亦非國際金融之利。

綜觀右述，中國現時任何制止白銀出口，及獎勵進口之辦法，皆不能根本收效。只爲臨時補苴之計而已。（錄一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普及教育運動

對於今年之中國教育，最竊祝其成功發展者，莫若普及教育運動。嚴重國難之中國，其應辦應速辦之事，多至不可勝數 。然建國之基礎，畢竟爲人，欲人能負建國責任，畢竟賴教育，而中國最大多數人，合成年及兒童計，皆無教育。是以在無數應辦應速辦之事中，普及教育尤其應辦，應速辦，此不待論也。

普及教育，在過去亦非不講，至近言之，亦與民國以俱來，然其效何如，零而已矣。一縣有若干小學，一省有若干師範，以此望普及，將俟河之淸。近年農村運動勃興以來，實驗縣一類之設施，因之而起。然實驗一縣，即須若干年，推行一省，豈不需半世紀。是以就過去而論 ，普教問題，在中國可謂尙未着手也。惟今年情形，似與過去有所不同。第一：教育部已定今年爲普及義務教育年。第二：此次新運週年紀念，將委員長發表告同胞書 ，主張今後新運具體辦法：一，應實施民衆之訓練與組織，二，應促進社會合作事業之組織，三，應加緊各種社會教育之普及。並提倡組織勞動服務團，深入民間，努力指導。第三：民間教育界，有著名的工學團教育運動，在東南一帶已喚起廣大的注意。

吾人茲願請求政府及各省府與一般敎育界，應實際以今年爲推行普及敎育之年 。使此一問題，鬨動全國之城市鎭鄉，利用一切可能之方法，動員一切可用之人力，以推行之！其目標，先求剷除文盲，務使最大多數之成年男女與兒童，於最短期內皆能識一種千字課。至於師資，應不拘一格，爲可能的總動員。假令全國各地之主持新生活運動者，果能如蔣委員長所指示，組成無量數之勞動服務團，以深入民間，則即宜先專力於普敎之實行，先敎識字。各地新生活運動之成績，即以其所敎得識字之文盲多寡論之。又如陶知行氏等之工學團敎育運動，主張以兒童施敎，稱爲小先生制，聞有良好成績。全國中已有二十餘處在試行，最近並已鬨動上海。是則各地亦可採行，總之有益無損。而吾人最大之希望，則以敎育部爲中心，依據各種理論與事實，斟酌民間敎育界之意見，如陶知行氏之「中國普及敎育方案之商榷」等，集思廣益，製成整個的普及敎育之實施方案。一旦由政府公布，其效力應如軍令，排除一切障礙而實行之。

或曰：經費不成問題乎？曰：欲普敎之迅速成功，惟有窮幹，是宜想盡一切窮方法窮打算以爲之，其必要經費，將爲極少。誠能有等於五師一年軍餉之錢，至少可得到剷余五千萬文盲之效，而因動員師資鼓舞社會所得之精神的效果，尙不在內。故此微小之金額，政府必宜擔任，以勢度之，應不甚難也。

同胞記取！中國敎育經費，並不甚微。年年數千萬，皆人民汗血也，而最大多數之人民，至今未沾敎育之惠！更須切切牢記者，誠欲解除國難，畢竟須在中山先生遺囑所謂喚起民衆之後，易言之，即在普敎成功之後。今日要務，首在惜陰，最可危者，時不我待。若依過去之尋常設施以期普敎之成功，則將來中國於枯魚之肆矣！自十七年統一以還，國家實際上尙未向最大多數人民做過一件有普遍性的建設事業。同時中國之廣大農村社會，除受戰禍匪氛之外，從未有鼓動興趣增進福利之遭逢。今年，其時矣！普敎，其事矣！及今全力推動，一年小效，三年大成，文盲旣減，一切社會文化，頓時提高，彼時始爲邁進新中國建設之第一步！政府已定今年爲普及敎育年矣，誠所願馨香禱祝，以觀其最大最速之成功！

（錄一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挽黃晦聞　纕蘅

粵秀。世。所。稱。黃陳。最。嶔。崎。欲持。蒹。葭。詩。以儷。海。綃。詞。海
綃。君。所。友。簡岸。君。所。師。薪傳。溯。九。江。猶是。白。沙。遺。投老。
客。幽。州。獨畏。俗。士。知。澆茗。與。鬬。歌。從人。嘲。頑。癡。頗亦。病。
君。險。恐非。濁。世。宜。豈知。塡。膺。悲。乃傷。人。紀。隤。積憤。高。於。
山。端居。聞。累。欷。說詩。雖。解。頤。中有。萬。涕。潰。平生。后。山。翁。
逝日。悽。舉。卮。將勿。肸。蠁。通。遂與。茶。蓼。期。謂君。年。稍。豐。君
豈。羨。艾。耆。謂君。遇。較。優。君早。輕。鐘。彝。何以。寄。堂。堂。昌詩。
其。庶。幾。及身。見。新。刊。未恨。瞑。目。遲。（君歿之十日蒹葭樓詩始行世其初印本則彌留時已及寓目）后山。如。有。靈。沈泉。同。軒眉。

乙亥開歲三日大雪中與千里飲於市樓賦記所語　秋岳

昨日。立。春。今。雨。雪。補過。龍。公。殊。勇。決。六街。吉。語。賀。農。功。
鍾山。不。雲。自。皚。絕。金陵。猶。有。酒。家。胡。與子。登。樓。甑。冰。鐵。

國風社選

相憐。髯。禿。烱。寒。光。未覺。深。談。沒。車。轍。一杯。中。藏。廿。年。事。
得此。澆。作。肝。腸。熱。黃壚。舊。涕。憶。竹。林。渡口。新。歌。嫁。桃。葉。
能爲。刻。畫。用。已。罕。石髓。便。煩。細。分。別。我慚。硯。北。但。鈔。書。
君是。抱。遺。宜。著。說。意多。世。短。捥。空。疲。萬事。風。花。生。眼。纈。

虞山蓮花庵心白索賦　梅泉

流轉。多。生。蟻。旋。磨。費去。草。鞵。錢。幾。箇。身將。隱。矣。焉。用。文。
辛苦。驢。年。鑽。不。破。羨君。佳。處。留。茆。庵。相逢。莫。問。前。三。三。
萬緣。刊。落。一。身。在。臘與。彌。勒。爲。同。龕。鑿池。水。引。八。功。德。
更種。金。蓮。傍。火。宅。六時。人。見。花。合。開。四面。魚。游。葉。南。北。
衆生。佛。性。無。成。虧。忍以。物。競。戕。天。倪。濠梁。問。答。有。深。旨。
魚樂。我。樂。皆。禪。機。向來。看。經。但。遮。目。誰解。眞。源。討。衣。鉢。
廋詞。任。誚。羊。踏。園。勝諦。空。談。虎。生。角。入林。非。密。山。非。深。
孤蹤。塵。外。何。由。尋。人間。幾。度。換。歌。哭。虛堂。不。動。風。旛。心。
君賦。歸。歟。吾。亦。老。頭白。終。傷。未。聞。道。雲房。芋。熟。儻。許。餐。

此漢。應。知。非。自。了。

贈饒生　拔可

世故。無煩。溷。乃。公。江淮。草木。厭言。功。快人。畢竟。有。快事。
使酒。不。妨。如。使。風。一室。蛟螭。同。臥。起。九流。牛。馬。任。西。東。
舊遊。屈。指。稽山。土。作健。留。看。兩。禿。翁。

正月三日雪　衆異

分明。紛。碎。卽。虛。空。作弄。春。寒。試。老。翁。墜地。旋。消。何。待。晛。
隔花。能。舞。似。因。風。不關。冷。暖。人。高。臥。乍可。沈。吟。酒。一。中。
負郭。元。無。可。耕。地。卻隨。田。父。盼。年。豐。

哭黃晦聞　敷庵

得收。儒。效。勝。殊。勳。太息。民。漸。日。泯。棼。萬派。爭。流。文。字。厄。
經年。惜。別。死。生。分。高才。坐。是。爲。君。累。老學。憑。誰。益。我。聞。
交久。痛。慳。終。一。面。但令。面。訣。更。何。云。

聞黃晦聞去世　遐庵

斯人。竟。逐。殘。年。去。危涕。翻。成。一。語。無。死所。稍。憐。能。自。擇。
詩篇。渾。感。失。亡。逋。（晦聞許贈詩未來）解。顧。毛。鄭。箋。誰。續。抗手。梁。
（節庵）曾。（蟄庵）道。不。孤。可。信。夷。侵。緣。雅。廢。彌天。斯。道。日。榛。蕪。

和纕蘅除夕靈谷探梅之作　翼謀

一年。又。鄉。中。冷。水。百卉。徐。蘇。建。業。城。但有。寒。梅。寄。淸。眺。
不須。前。席。問。蒼。生。後時。雪。待。春。風。鼓。如睡。山。緣。道。眼。明。
已是。龍。潭。人。日。過。薛廬。挑。菜。負。詩。情。

乙亥元日試筆　君任

暖入。瓶。花。意。妍。層樓。晴。旭。耀。初。筵。俗隨。朔。改。千。年。舊。
歲與。春。爭。一。日。先。展卷。聊。呼。兒。共。讀。分甘。幸。有。母。能。憐。
閒身。自。分。傳。經。老。吉語。何。心。驗。雀。饘。

呈什丈　芋龕

公懷。溫。飽。在。羣。生。蔬布。還。忘。出。入。榮。挾願。迴。天。懸。寤。寐。
飄髯。環。海。仰。精。英。觀空。憂。患。能。神。曠。篤類。交。情。見。骨。誠。
肝膽。吾。翁。一。知。己。媿無。椽。筆。寫。崢。嶸。

沁園春　再挽晦聞　孟劬

疇昔。相。知。自。許。千。秋。惟曹。與。君。憶。廿陵。結。客。曾。經。名。見。
洛陽。作。賦。如。此。才。橫。酹起。陶。潛。重。邀。李。白。何日。尊。前。細。
論。文。春。秋。筆。歎。詩。亡。不。作。泣。鳳。傷。麟。紛。紛。豎。子。成。名。
祇我。輩。棲。遲。行。路。塵。問壞。空。成。住。到頭。誰。幻。黃。農。虞。夏。
過眼。皆。陳。語。可。當。薪。玄眞。覆。醬。猶有。侯。芭。後。死。人。（謂君門人
吳雨生）歸休。了。算。交。親。有。淚。天。地。無。情。

凌霄一士隨筆

胡林翼之交歡官文，關係當時軍事大局至鉅。薛福成「書益陽胡文忠公與遼陽官文恭公交驩事」，謂先後勸林翼以此者二人，後一人明指爲閻敬銘，於前一人之進言，所紀云：

二公値湖北全境糜爛之餘，皆竭蹶經營，各顧分地。文忠尤崎嶇險阻，與勍寇相持，獨爲其難。督撫相隔遠，往往以徵兵調餉互有違言。僚吏意嚮，顯分彼此，牴牾益甚。文恭於鉅細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諸所措注，文忠尤不謂然。旣克武昌，威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爲重。比由荊州移駐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謝不見也。或爲文恭說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邪？天下未有督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且總督爲人易良坦中，從善如流，公若善與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爲總督也。合督撫之權以辦賊，誰能禦我？』文忠亟往見文恭，推誠相結納，謝不敏焉。文恭有寵妾，拜胡太夫人爲義母，兩家往來益密，饋問無虛日，二公之交亦益固。文忠於是察吏籌餉，選將練兵，孳孳不少懈，文恭畫諾仰成而已，未嘗有異議。

是官胡之締交，多賴此人，而福成未舉其名。近閱徐宗亮「歸廬譚往錄」，蓋魁聯也。據云：

當武漢初復，文忠由湖湘，文恭由襄漢，分爲兩岸，麾下文武各有所主，議論頗不相下，兩公遂成水火之勢。文忠一日具疏參文恭十二事，先遣人示意請改，文恭閉不納。時前寶慶守魁聯蔭庭被議隨營，周旋兩府間甚洽，因詣文恭言曰：『今天下大事，專倚湘人，公若能委心以任，功必成，名必顯。公爲大帥，湘人之功皆公之功。何不交讙胡公，而爲一二左右所蔽乎？某請往說胡公使下公。』旋又過文忠言曰：『官公忠實無他腸，友誼極重，公若與結好，凡事聽公，決無後慮。若必劾去易能者，恐未必悉惟公所爲。公其思之。』兩公甚然其

言，前隙遂釋。魁又促文恭先過文忠布心腹，於是結為兄弟，家人往來如骨月焉。文忠知文恭用財欲泰，而丁漕稅釐鹽課皆兵餉所指，不能給私，乃以荊州道竹木稅一項專歸督院派員，於新隄設局徵收，由督院報部支銷，所謂新關者也。文恭得此，亦感文忠之厚云。魁守寶慶，頗得士民心，賊圍二次，堅守獲全，有前後守寶錄行世。文忠後奏請以三品卿銜總理湘楚水陸各軍營務簡練事宜，未奉旨而病卒。

所敘與禍成略有異同，而大致即為一事。至魁聯其人，知者較少，不若閻敬銘之耳熟能詳也。咸豐七年閏五月魁聯以開缺湖北糧道卒於新關差次，官胡奏准照按察使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議䘏。原奏謂：

魁聯係內務府正白旗人，歷任湖南辰州衡州寶慶岳州等知府，洊升臬司，因在岳州防所患病回省，經撫臣駱秉章參奏，蒙恩以知府降補。嗣隨同克復漢郡出力，渥荷聖慈，以道員記名，賞加按察使銜。今春復蒙簡放湖北糧道，因先經委管新關，未即赴任，又值病體加增，慮曠職守，此魁聯不得已呈請開缺，而臣等以得人辦事之難，魁聯守潔才長，實資倚助，不得已而有留辦新關之請也。惟念魁聯歷任地方，潔己愛民，政聲卓著，在軍營多載，實有微勞。如前在寶慶任內，始以叛逆李沅發等之變，迅速剿平，繼值粵寇鴟張，而寶郡為湘省屏藩，魁聯練勇齊團，力籌捍禦，全郡賴以安全。嗣帶勇駐守岳州，幾將兩載，以升任臬司仍兼府篆，屢值鄰氛逼近，魁聯防剿嚴密，力遏兇鋒，以固楚南門戶。……前歲冬間由德安剿賊東下，稔知魁聯熟諳軍旅，奏調來北，委令總理營務，凡籌兵節餉，悉協機宜。又隨同臣親督行陣，躬冒矢石，屢扼賊援，每操勝算。此又在湖北軍營效力年餘，備嘗辛苦，為臣等所目睹者。迨今春奏委管理新關，魁聯創始經營，漸收濟餉便商之效。又於總糧臺餉需支應及牙帖抽釐諸務，有裨時艱，無不隨時隨事，妥籌辦理。

此官書中魁聯之略歷也。（奏中未言曾請加三品卿銜云云。）其以擅離岳州防次為湘撫駱秉章所劾，王闓運「湘軍志」湖南防守篇所紀云：

署寶慶知府魁聯以習兵事特補岳州知府，……諸軍專備廣東邊，廣西防以委永州知府黃文琛，岳州防以委魁聯，辰沅防以委永順知府翟誥，惟以不請兵餉者為能

事。魁聯戇直好爭議，秉章弗善也，會詔補魁聯按察使，不令還省受印。魁聯自以奉特簡，逕還省城。秉章因劾以委軍，仍降知府。

頗不滿秉章，闓運固好譏刺也。官胡交歡事，「湘軍志」湖北篇云：

方南北岸之分軍也，督撫未相見，將吏各有所統，頗構同異。官文以將軍受任，拘於滿漢，論者復爲林翼陳楊霈崇綸故事。林翼歎曰：「師克在和，此何時哉！」既渡江見總督，下令僚屬曰：「督撫相見，前事冰釋，敢再言北岸將吏長短者，以造言論罪。」官文聞之大讙。林翼又以鹽釐月三千金充督府公費，兩人約爲兄弟，故軍政吏治皆林翼主稟，官文畫行，有言巡撫權重者一無所聽，而巡撫亦謹事總督，推美受過，湖北富彊基於此。

亦可參閱。所云楊霈，疑應作吳文鎔。湖廣總督吳文鎔受湖北巡撫崇綸齮齕，覆軍捐生，爲鄂省督撫滿漢傾軋之故事。楊霈督鄂時，崇綸已罷矣。「譚往錄」又云：

文忠在鄂撫時，於州縣等官最爲愼重，督府官文恭亦未甞主之。一日文恭手所親署鶴峯知州，文忠以山州僻壤，未甚注意，而荊州知府劉章侯者，審署州人材不足勝任，於過謁時留遲其期，密揭於兩府，請易員代。遂兩院望日祠祀相見，文恭謂曰：「昨一大怪事，君知之乎？督撫委缺，本府不許履任，有是理乎？」文忠答曰：「此吾輩過也。知府舉正，吾輩當謝之耳。」文恭復曰：「雖然，當爲吾留面目。」文忠頷之，令署州視事三月引退。及文忠薨後，劉竟坐事降荊州同知，劉亦安焉。後合肥相國督楚時，爲劉年家子，欲力爲之地。劉辭曰：「公意極厚，然職年七十餘矣，精力萬不足任事，閒曹薄俸，稍可自給，他不敢求。」相國太息而止。劉奇人，惜失其里居名字。

知其不勝州任，仍令視事三月，亦頗見林翼周旋同官之苦。（州縣補署，例由藩司下委，惟督撫權重，每承意旨耳。）鶴峯州隸宜昌府，「譚往錄」所記，於地名蓋有誤。嘗聞人言，汪榮寶爲駐日公使時，有新任橫濱總領事陸某，銜命東渡詣謁，榮寶察其難勝，堅持不許履任，事與劉章侯頗類。

圓滿與缺陷

汪馨萍

天下無論什麽東西，沒有絕對的圓的。比如你用畫圓的圓規畫一個圓，在人的眼睛看來，是很圓的，然而如果用精細的算法來算一算，這個圓就未必一定圓。所以天下無論什麽事，也不會絕對的圓滿。一般人都是喜歡圓滿，而厭惡缺陷，其實不知圓滿的結果就是缺陷，能在缺陷之中求圓滿，就是文明的進化。一般人的恭維人都說：「花好，月圓，人壽。」蘇東坡也說：「但願花常好，月常圓。」這不過是文人的幻想，其實花是不會常好，月是不會常圓的，即是花能長好，月能常圓，老是這樣固定的一點也不變，試想這世界不是成了一個死的世界了嗎？我們過了萬物都凋零的冬令，忽然有萬物都欣欣向榮的春令到來，便覺得春天是可以歌頌的，一切都有了活潑潑的生氣，假若一年四季都春，倒反而覺不出什麽美點，天下的事都是這樣，沒有缺陷，那裏來的圓滿。所以缺陷不一定是可厭惡的，圓滿不一定是可歌頌的。孟子說：「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就是在缺陷之中找到的圓滿。同時圓滿也就是缺陷，在春在堂隨筆中有一段，很可以啓發我們的思想。說：

「人家有喜慶事，以梨園侑觴，往往笏圓終之，蓋演郭汾陽生日上壽子也。內子姚夫人謂余曰：「袍笏滿場，可謂盛矣，過此以往何如？」余曰：「子必有說，試言之！」夫人曰：「請為誦詩：「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經馬伏波，他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此趙嘏經汾陽舊宅詩也。「汾陽舊宅今為寺，猶有當時歌舞樓。四十年來車馬散，古槐深巷暮蟬愁。」此張籍法雄寺東樓詩也。欲知笏圓以後之事，請誦此二詩。」余為黯然。」

笏圓固然是盛事，但是圓滿之後，自然要有一點凄涼的事，「四十年來車馬散，古槐深巷暮蟬愁，」其慘淡景象恐是無以復加了。

花好，月圓，人壽，也正是衰老頹廢的象徵，花在大放之後，一定要凋謝，月在圓滿之後，一定要虧缺，人在老了之後，一定要死，這是定而不疑的，那末圓滿是什麽可以歌頌的事呢！我認為缺陷倒是可以稱讚的，一切的進步，都是在缺陷中求得的，如比盲者不能識字，遂有凸體字的發明，社會有了缺陷欲謀補救，才有各種的法律學，監獄學，警察學等等，人的身體有了缺陷才有各種的解剖學，醫學，病理學等等的學術來救濟。倘若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是能很滿足的過生活，我想這個國家的文化一定是落後的。孟子說：「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微，其慮患也深，故達。」這很可以見出在環境上有了缺陷的人之易於奮鬥。說一個國家也是這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我們希望我們的國家永遠是太平盛世嗎？我們歌頌和平嗎？尼采說：「你要求和平嗎？那你就為新的戰爭的準備而求和平；來短期的和平勝過於長期的和平啊！」我們不要太傻，以為世界是永遠可以和平的！這世界上絕不會有永遠和平的事！我們要在缺陷之中，找到圓滿，我們應當在缺陷的路上來奮鬥，那麼這種缺陷才是值得稱頌的，如像老子所說的「如榮守辱，」東坡所云「守駿莫如跛，」未免都太滿意於現狀，有退化的危險，我是不太贊成的。

給丈夫的信

汪錫鵬

光城：在胡律師事務所的大廳裏與你分離後我像摔倒在血泊中的中傷者，這樣昏昏迷迷的也已度過了幾個月。我眞是個軟弱的女子，因爲我始終在默默中相信着，相信你這樣高昂而冰冷的心，在你從夜半的酣睡中夢醒的時候，你還會偶然的，不經意的再想到我和你的孩子，明兒。你必猜想我已在叔叔的銀行裏當了書記，或是在李公館裏當了家庭教員。也許你那變態的心，仍在猜想我，已把明兒交托了別人，如今在以義先生的左右。你萬萬猜不到想不到我如今在這裏。

這裏，我曾告訴過你——那時你那激昂的心似乎沒有使你聽到。這裏是你和一般人沒有聽到過的一個小鄉鎮。離開鐵路的交通有幾百里遠的一個荒涼的村落。是你在這生中從未見到的北方鎮市和人民的生活 。前天起有一批饑餓而不怕死的土匪，像兒狗望着人手裏的肉骨似的圍住了這鎮，鎮裏只有八十多個兵，因此全市的壯男和這八十多個兵，整天整夜的伏在寨牆上禁衛。恐怖充滿了全鎮，蹟進了每個人的心。夜半到天明時的槍聲不絕地響着，明兒已睡了，剛才我獨自站在虛空的陰寒的院裏，仰望着天空那恐怖的火光。聽着那遠處的喊聲。那時我幾乎又淌淚，光城，眞以爲我仍在求你再愛我，我是求社會間彼此有愛啊！我撫着沉痛的心從院中走回我的住屋，在昏黃的燈光下見到明兒那可愛的熟睡的小臉。桌上的小鐘的針正指在午夜的一點，我又想到你，想到你這時候或許正是剛從跳舞場携着舞女走進了汽車，說了千萬句騙別人家的好話，也無非想滿足你肉體上一點的快樂。或許你又喝得醉醺醺的在打着後門喊李媽，壓着電鈴的鬧開門，因爲此刻是星期六的晚上。我相信，我相信你這時絕不會想到你的明兒和我。光城！我的淚不禁又淌下，淚呀，擋着我的視線使我不能再寫！光城，遙視你那高昂而冰冷的心恢復了人的常態。在沒有魂靈的城市中找到了你的自己，認識了自己。昨天的消息非常可怕，說不定今夜明早這一批餓狼似的土匪衝進這鎮。我的身體，我的生命，你的明兒皆是你所摒棄的，一切我皆似乎沒有甚麽可依戀，只想到鎮內這許多將被噬食的窮瘦的男女和鎮外那一批餓魔的人類，眞不知人類犯了甚麽大罪，要這樣的彼此咬嚼。還是別人作了孽，報應在他們的身上啊！

！光城，我和明兒這無辜的倆個，如今也在昏暗的燈光下，等候着，等候着爲罪人背負這十字架啊！等候着饑餓的人們來恐嚇，來搶掠，來强姦，來滿足他們饑餓着的一切的慾望，來宰殺啊！

天色漸漸的明亮了，槍聲也漸漸的疏遠了。昨天的恐怖暫告段落，預備着今天的恐怖吧。——土匪是慣於在夜半到天明時來攻寨的，白晝間大半是藏躲着休息。守寨的壯男下了牆圍，老幼的農人上寨牆去替班，外面紛亂的人聲不知是喜樂還是悲哀，他們以爲曾經打死了一個寨外的土匪是誇耀的事似的在宣揚，但是人呀爲甚麼要彼此殺戮呢？

我沒有告訴你，我是爲甚麼，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吧。這裏是陳村傑女士的家鄉，就是你說她的臉兒醜得像驢面，腿兒像貓腰似的，你討厭她，禁止我讓她再上我家門上來的陳美秀女士（她也叫村傑）。她在這裏辦了個婦女學校，不幸辦了不久，她因某種的嫌疑，被捕在牢獄裏，她在獄裏來信要我看看她，並且她所掛念的婦校說是已經可以得到當局的諒解再接續辦下去，要我來幫助她繼續她在獄中的宿志。我因爲受了你刺激後，彷彿覺着大城市裏的男女皆是一些衣冠的禽獸，整天的昏沉迷醉在鬼的勾當裏。她是我最親愛的朋友，所以我來了。我的腰酸疼極了，我實在疲倦，我要睡了，睡醒後再來接受今夜應受的恐怖，他們以爲在寨牆上多打死了幾個寨外的土匪是可誇耀的事，眞不知打死的土匪愈多，破寨的危險愈大啊！好吧，且讓我等候今夜的宰殺吧！

光城，我剛從午睡裏醒來，醒來就想到你，想到你我在胡律師家中那最後的一晤，臨別時你帶着一種虛僞的寒冷的面容向我彷彿歡樂似的說：『好，一切都解決了！』還向我發出一些微細的驕傲的聲音，獨自走進了汽車——是你從前爲我而買的汽車。光城！這最後的一晤呀！我死亦不會忘記。多麼的高傲，冷冽，虛僞啊！像刀般的直刺到我的心坎。我當時像暈了般的迷糊了半天！直到胡律師和我說話的時候，我才覺着不是汗，是我所淌下的眼淚有這許多。所謂的人原是人性和獸性的混合，但是我眞不知道一個男子從人到獸，從愛到仇的變化是這般的迅速，這樣的强烈！光城，你傷害一個人的心，你比殺人尤罪惡，你知道嗎？你這樣的男子不配唸我的文字，這不是寫給你的，我是寫給那已亡的光城。他是我的丈夫，永久是我的丈夫，如今他已死了，死了死了，一點也沒有留存在人間，連人影也不見了。光城呀！你知道你現在的『人』不是從前的人了嗎？你的心被都市裏五色五味所麻痺了，你已像中瘋的弱兒忘失了

原有的一切，你已失去了靈性，你已不認識了我，不認識了明兒，不認識一切你的心所交識的人們。

因為夜間要守夜，要準備土匪的襲擊，我們這幾天照例的是日裏睡覺，夜裏醒坐。此刻我是睡醒了，也就將開始過我們的恐怖的黑夜。一到午夜，槍聲就由疏而密，密到極度的時候，寨內連狗兒也不敢吠，靜悄悄地只有槍聲，再到緊迫時，滿天的紅光，獸吼似的喊聲蓋在頭上，那時寨內的孩兒們和幼女們會從靜守中忽而暴發，那時號哭喚呼的雜聲頓時而起，接着——真像發狂似的，一切的雜聲又不約而同的安靜下去。如是一夜兩夜的過去，今夜是第四夜了。我想到我們自有明兒以後，你過的生活也大都是夜生活，從賭場裏駛到舞場裏，從舞場裏駛到旅館裏地奔駛着，抱着妓女從樓台上把銀角及銅元拋下去，觀看街上的苦力們去爭奪紛鬧的喜劇（這是你告訴我的）。花了一小時的工夫簽寫一元一張的支票，寫了百餘元的給妓女，去逗那賣肉者的一笑，（也是你親口告訴我的）。我們此刻是在恐怖的黑夜中，為餓狼式的人們所包圍，想到你此刻是在明光燦爛的高樓大廈中，不惜千金的在買弄那一羣少女的青春。呵！真是兩個世界。因為我和你的心志，早已是兩個世界似的隔絕了，我才忍痛地允許你的提議。任你去沈醉，去麻痺！終有一日那一羣青春被賣脫而無以依從的被難者會抓着你的靈魂，要你生命！光城呀！你快醒吧！我曾經愛過你，你也曾經愛過我，我終希望你仍能恢復從前的那可愛的人性，而再認識我的愛。我深深地認識你我共同的仇敵，破壞我們愛情的仇敵，沒有誰！就是你的遺產！你的金錢！你父親罪惡的總賬！

此刻是我應該安眠的時候，但是我被驚的心終也不能閉眼，一想到昨夜土匪破寨的情形，我就能感覺胸口裏心兒在跳動。今早約摸在天明的時候，「殺！」最初祇聽到有人這樣地淡淡地喊了一聲，接着喊『殺』的雜聲不絕於耳，槍聲繼續到兩小時沒有停過，啼哭，呼應，狗叫，豬叫，火燒的聲音，真像是天地末日臨到了世界。明兒醒來時，最初是喚着我，因為我在準備一個包袱，沒有即時答應他，他忽而喚着『爸爸，爸爸』的哭了。我抱着明兒隨着一些人走到東寨的柵門，在那裏足足的站了兩小時，想到你，想到你在摟着豐滿的人肉在安眠，想到我們，想到我們結婚的那一夜，想到你所在的都市——大馬路上的安閒，想到我和明兒的死，和這一羣不要命而拚命來搶食的一羣餓人！

直到清晨的太陽光照在我們這一羣淒苦的人臉時，才確定衝進了西寨的土

匪已被擊退了，民衆的團結力眞大，在一時間據說西寨一帶的居民均自動地甘心地把他們自己的房屋拆去，將所有的一切的材料皆塞在門口，塞着了破隙。一直鬧到午時，找女兒的，找父親的，找妻子的，還沒有安止 。 據說這次破寨，死的土匪比居民多，大家皆似乎快樂，爲着食，他們已忘了自己是人，土匪也是人。爲着食，他們在爭殺同類的生命。傍午的時候，他們把生擒着的一個土匪架在廟前去處死刑。許多人奔去去看，我沒有，看了回來的人報告我那處死的方法，眞介我不忍聽下去。他們用火油從土匪的頭上灌下去，同時又怕他走動，把長長鐵棘繫着他的腰，而後用火點着他的身體，整個人在燒燃中，最初是可以聽到他龐大的喊聲，而後聽到他的喊聲漸漸的小下去，小到呻吟，小到鬧聲，最後一聲——拍！像氣液漲溢的響聲而就結果了一個人的性命。據說燒死後，那鐵棘一端還仍發紅，整個尸身像一塊帶泥澤的焦木。我問他們說：爲甚麼要這樣的處他死呢？那報告我的人聽了，忽而興奮起來，娓娓地叙說他的理由。

他的理由是復仇，他說土匪比禽獸尤殘忍，强姦了女人後，即刻殺死那女人，殺的方法較這種尤可怕，把女人伏壓在地上，用刀割下她的大腸口，再攀屈了一枝樹幹，挑着她的大腸口，手兒一鬆，樹幹由屈勢中伸張，把那女人整條的肚腸從肚中挑出，飄蕩在空中，掛攀在樹頭。光城，我是有心地要你知道這許多我不忍描寫的實情，使你能回頭知道，你所看得不值的金錢，在這裏是勞工的代價，是爭殺的引頭，你所花費的萬分之一，也許就足造成比這更殘忍的事件。你的遺產，不是你的勞力代價，也不是你父親的勞力代價，你應該知道我現在所處的境界中的餓人們的狂亂的行爲。

這次破寨，據說居民也死了許多。村傑知道了被害中有一家是她婦女學校裏學生的家屬，心裏十分難受，要我陪她去探望，我推托了，再隔一時，我要睡一會兒。

啊！好悲慘唷，我的心，我迷迷地睡去，我迷迷地夢了，彷彿睡在我身旁的不是明兒，是你呵！是你的兩手放在我的胸口 ，誠誠懇懇地向我認過，向我發誓，說你以後連香烟和酒也不再進口。你要我收下你的發誓，你要我表示我愛你。光城，我受了你的騙，一次，兩次，不知是千萬次了。我終原諒你，我知道都市裏有千萬枝的香烟，千萬杯的酒，向你舉手邀請。我原諒你這些小小的惡習慣，但是你竟從酒烟中變了你的心汗，變了你的靈汗！光城呀！想想我此刻夢後的凄凉，夢後的悲傷！我醒

來明知是夢，但尤彷彿你是在我的被中。我又迷迷地睡去，迷迷地再夢！夢你是醉後回來，嘴上帶着舞女的粉香，睡進我被來，連連地吻我，咬我，把舞女一方花手帕在我眼前搖晃着。我厭惡你的輕薄，我愛你醉中的天眞，我向你笑了一笑，便向你發怒。你睜大着兩隻醉眼，把被兒推下在地上，跳身站在床前，要打我。我注意着你的醉眼，黑珠的四週眼白發紅，我想到土匪晝伏夜出，所以眼白發紅。我在夢中醒嚷着：「土匪，土匪來了！」驚擾了村傑姊和別人都來看我。光城，醒後的驚慌和悲傷，眞使我要哭！光城，你實在是好人，祗是被都市裏的惡魔所迷惑，你的力量不能勝過這一切的迷力。我始終在默默中相信着，相信你會在偶然中，不經意的當中再想到我，想到我的愛、我並不是想你再愛我。這地方也談不上那高貴性的愛，據說土匪因爲昨夜的損失太大，今夜誓死破城屠殺。我們的死就在眼前。我留下這一點，也不過要你恢復你的人性啊！

今天特別的早，天未黑，荷槍的兵士和壯農就上牆去替班，家家戶戶皆時時刻刻地準備着逃動。可憐的明兒嚷着兩天了，要脫了衣服睡覺，哭訴他的小理由，我始終不能讓他脫去。他有時在夢中喚着爸爸，我醒來聽到的時候，我的眼淚湧湧的流下。有時甚至把明兒從他的小夢中哭醒。光城呀！你死去吧！我寧願作寡婦啊！我不要有那現在的光城活在人間！

幾天來在生死不決的圍困中，但是今天午後我們竟似忘了當前的災患，我和村傑姊坐在太陽光裏暢談了許久。她把她如何引起當局的誤會和下獄的先後都詳細地告訴我。她把她對於婦女學校的計劃也都告訴我。她確是個樂觀而有力的婦女，她似乎目前土匪的圍困不值計議，她對於教育有痴信的力量。她說若是眞的被土匪擄去了，她可以感化土匪，將來在土匪中辦她的教育事業。我說笑地問她說：强姦呢？她說强姦讓他强姦好了，强姦後再感化他們。她眞是個異特而有爲的婦女。因爲她的樂觀，我的心也鬆酥了許多。原來土匪也是人類，造成其爲土匪的，是社會的罪惡，自然可以感化他們，教育他們。我彷彿因她而不懼怕而有勇氣，在這被困中反而感覺前途有了光明。光城！她是不知道我在寫這許多文字以你爲對象的，她若看見這些文字，她一定罵我，她常罵你，罵你是人類不生產的害虫。也常說我太軟弱，太無用。她若是知道了，我如今還是早晚寫給你信，她一定要離棄我。記得和你在胡律師家中談判贍養費的時候——我想起來就心痛，頓時你好像是以我是你的仇敵，像買賣式的怕我

多要一個錢，那時我心疼得默默無言。在你以為我要求的錢是為自己的生活，是用以享福。如今我告訴你，明兒部份的錢我連一個小銅子也未動，我部份的錢已決計一個也不要，全部的花費在這小鎮上，為人羣造福——祇要他們給我飯吃，我願把我整個生命，所有的財力都用在他們身上。同時，我求求你，無論你的人走向那條路去，白兒的教育，你必造成他。假若將來他和你——現在的你一樣，我寧願不認他為兒子。

傍晚的時候，我和村傑走到西寨，經過一兩小時破壞的西寨已不復認識，我們是去探望一個被難的人家，踏進那大院，就見院內零落地放了些破器具，一排三間的七屋在院根，院內靜悄悄地像是沒有人住的一般，零落的破器具間只有一堆牛糞乾子堆，整整齊齊堆在屋外，幾個無力的秋蠅十在上面飛動尋食吃，兩個小孩上身着綿衣，下身赤裸的躺在糞堆的旁邊，大概也因為夜脚不能安眠地一點精神也沒有，土屋的格窗外掛着一串玉蜀米。沒有一隻鷄，也沒有一隻牛，只見一隻病了似的狗，躺在院內，見了我們也不吠。村傑擊破院內這樣死沉的空氣，喊了一聲她學生的名字，屋內走一個老嫗，探頭向她望了一望，一點表情也沒有就回到屋內。這時屋內才奔出一個少女，一見村傑就放聲大哭，兩手搭在村傑的肩上，把頭低在她的胸口，哭訴了些聽不清楚的言詞。大概是告訴村傑土匪來時的經過和她父親的死亡。屋內的老嫗請我們進去坐。當中的屋內堆滿了草，糧食和農器，左旁的屋內原是廚房，但是裏面有隻牛，幾隻雞，還有些衣被等。右旁的一屋原是臥房，大概是因為太小了，所以那口薄薄的棺材，一半擱在炕上，一半擱上一張[illegible]子上，這樣已是一點空間也沒有。我看了一看，也便和她們同坐在中間屋內的草堆上，一種異特的臭味充滿在屋內，雛子掙扎的小聲音在隔壁，那少女仍依在村傑身上吞聲飲淚。

——這位嫂子嚇怕麼？——那老嫗問我。

——不，老太太，——我這樣地答了她。

不要緊的，這裏，年年這樣，這五六年來也沒有破過寨，是石頭砌的呀！只是西寨土裏沒有石頭，也是命裏注定的，他老子要死。我倒還聽得透，她打前天起到現在就一點也不吃。你們倆來就勸勸她吧？我……我總算命苦，死了一個人，這女兒也不吃，還是要連我的老命，一連死三個麼？——

看來好像死去的人是這老嫗的老丈夫，這少女不是她媳婦，就是她的女兒。村傑很理智的安慰了那少女許多，同時也為她安排了許多。正在這時一個壯

年的農人捧着一杯食物來勸她吃，碗裏是小米粥夾着塊塊的山芋，看來他是她的哥哥，老嫗的兒子。

——吃，吃吧。

——年輕人沒有見識過，一來受了驚，二來我家老的死。——當那女子吃的時候，壯男向我們這樣地說。光城！我每逢看到別人家家庭中兄姊母子相愛的情形，我就想到你，好好的一個家庭，就為了你變了人性，完全打碎。我總以為祇要是個整個家庭，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就是死了人，在悲哀的情調中也是可愛的。你呀！像是個野人，不要家庭，不認識了你的妻，愛你的妻，認不識你的兒子，你的老母，整天的像隻野狗，在外面瘋狂。此刻正是傍晚，也許正是你挾着一些賣弄青春的少女走進了汽車，走到黑暗的電影院裏去作鬼的勾當。光城！我希望土匪今夜破寨，我決抱着明兒一同去死，忘失你，忘失這一切可痛的記憶啊！

今天我和村傑談，我才知道這裏一般居民，對於土匪困城並不算一件了不得的事。年年有的是，而且這一帶附近的縣，寨，村的情形，大都皆如此。他們在不安中，與餓人們爭鬥中，已過慣了，生死飽餓就是他們整個的終年的生活。祇是我呀！一天不解圍，一天心不安，就好譬，你一天不死，我一天不能忘你，一天心不安。

午後檢點箱子內的東西，又復見到我們的那只訂婚戒子，還有一只你愛我時買給我的鑽石的金針。我眞恨不得把這兩件東西，一口吞下去，免得活在世上煩惱！光城呀！

今天午上，在白天裏忽而聽到槍聲緊密響起，而且就在東寨附近，我抱着明兒，不知怎樣才好，心裏還彷彿你也在屋內，不肯出來保護我們。我迷昏昏地奔到村傑的房內，接着聽到人聲的歡呼，才知道有一批軍火和鄰鎮上的救兵，衝進東寨裏來。因為怕土匪乘機抗爭，所以這樣槍射掩護。午後全寨的人民，都似乎得着了些安慰，但也聽說土匪要集中全部力量攻打西寨，誓必破寨！

啊！最有力的是饑餓的人羣，昨夜土匪果眞集中了力量來攻打西寨，滿以為有了軍火和救兵的援助後，可以安逸，反而以昨夜的恐怖最大。通夜的槍聲和喊聲未停過，西邊死亡的人數也以昨夜的為最多。饑餓的人羣呀！我頌揚你們這偉大的能力！

感謝天！據說東寨寨門，已經可以開放，每天午後開放半小時，可以通到鄰鎮，也可以有了些輸運和交通。但是偉大的饑人們始終不放棄西寨，西寨的居民大都遷居到東寨來。我們院內住滿了村傑的學生們和其家屬。我眞敬佩村傑，她是發乎理想的熱情，信仰的熱力，能澈底地為她們服務！我將永久的效法她，使我這餘殘的生命有用於人間。

光城！前天寄給你那一包信和日記，想你此刻或許已收到，或許你是在妓女面前誦讀着，或許在你的憤怒中已丟去了。光城呀！祝你復活！

被休的前妻守瑛謹上。

饑夏

劉祖春

一九二七年的夏天，一個炎熱日子。

五個農人，其中有兩個赤着膊子很急速的在一個荒谷裏走着。他們的手中拿着一塊什麽東西，一面俯着頭貪婪的嚼着，一面又在走路。

這是一個荒涼的山谷，充滿了日光，吹着炙熱的火風，靜靜的。兩邊高山所繞成的彎曲的田壠，生滿了亂草，像是幾年沒有耕種過的樣子，凄涼極了。田壠的盡頭，是一個小小的坡，上面有幾所茅屋。那地方，以前是一個隆盛的小村子，成天不斷過烟火，且時有悠揚的歌聲從那裏泛溢出來的。村子外面是一條通鄰縣的大路，以前也不斷過來往人的足跡，坐轎的，騎馬的，擔水銀硃砂的，担花紗布帛的，任何時皆可以見到他們的影子，慢慢的過去了，又過來，或是停在那棵高大的綠樹下面，悠悠的吹唿哨。如今呢，可一切全不同了。村中的人漸漸減少，不知逃到什麽地方去了，多數的房屋皆慢慢頽倒了，大路上也長滿了蓬草，呈現着一種異常的凄涼與悲慘，只有磨鷹大羣的大羣的在各處飛鳴。這個村子是快要死去了。

他們這時正沿着右邊山脚那條荒道上走着。吃着東西默默的，什麽話也不說。幾雙赤脚機械的踏着炙熱的紅土，不看前面，也不看身邊的景物。他們很熟習自己所走的路，也很清楚這麽急忙是爲了什麽事情。每顆硬朗的心，這時正爲一種新的，異奇的，與各種憤怒的情緒所包圍，感到一點力量，甚且至于怦怦的跳起來。

什麽人也不知道這些人大白天這麽忙是幹什麽去的。在山邊的樹蔭下，他們的頭部，上身，或整個的身軀被濃綠的影子遮蓋着。五個人挨次的，斜斜的升高了，又陷落下去，一會兒又在無樹枝處出現了，他們是這樣急忙的。

他們是經過了幾度商量，最後一次決定，大胆的，又偷偷的跑出來的。在他們的家裏還有挨餓的娘，哭泣的老婆，瘦得如小鬼的孩子們，睡在舖板上，尖聲的喊，無力的痛吟，張着了垂死的，含淚的，灰黯的雙眼，無可奈何的挨延着最後的一息。但是他們偷偷的在今天離開了他們，跑到這條路上來了。

他們是這樣動身的……

「喂，老庚，出來呀！」

「…………」

沒有回答。老庚看看床舖上的妻子

正閉上雙眼，死屍似的呻吟着。還有自己的兒子偎在她的胸邊，攤着皮包骨的兩條小腿。老庚心裏說，婆娘，莫哭，老子轉身就有吃的了。偷偷的便溜到另外三人的身邊，同道兒往神保家裏來。

「神保，神保，走呀！」

「…………」可沒有響聲。

「神保，怎麽啦！」

「鬼！小聲點！我娘……」屋內神保的聲音哽住了。

四個人跳下了那土坎，立在屋當頭，灣了腰，便從極大的縫隙間向裏面空空洞洞的屋裏瞧。忽然，一陣痛心的哀苦很悲慘的傳了出來，他們軟下去了。

神保站在屋中間，亮着赤膊，在用刀搥胸，抓自己頭髮，黃瘦的臉，蒙着十分痛楚的表情。神保心裏比刀割還難過。但是他想不出一點法子可以使自己的娘吃點什麽，止住這痛心的哀叫。

「……哎……喲……哼……天……天……呀……」

神保哭了。縱然握着雙拳，瞋着怒眼，也沒有辦法

茅屋外面的四個人也突然感到無力了。他們想到自己的妻子，孩兒，心裏一酸，眼眶也濕了。他們整個的靈魂，被這種陣陣的垂死的餓饑的叫號震撼着，他們遲疑在茅屋外面。

「神保，你出來呀！」

神保半天緩步出來了，一雙眼睛盯着這四個人，他不說話。

「噯，這里一塊葛板把給你娘！」

神保接過了那塊可吃的葛板，折身便進去，內面的呻吟停止了，神保仍然又走出來。神保彷彿不看見這四個人，移着一雙沉重的脚，筆直走向前面大路去了。神保看來是失了常態了。

「神保，你怎麽?!」

「怎麽？我們走呀！」

神保掉過頭來，他的臉是嚴肅的可怕的，帶着一雙憤怒欲裂的圓睛。他仍然在走着。

「我們看：你不去可以的，可憐你那老娘。我們找得財喜，我們一定分給你！」四個人一口同聲這麽說。

但是神保拍拍胸脯，挺了一下瘦得如柴的身子，他冷笑：「你們以為我怕麽？嗯！我不去，才是雜種養的！提到我娘，我更要去！你們怕麽？」

大家不好意思再勸了。大家心裏皆感到一陣難過。要飯吃，要不餓死，他們再不能老老實實守着自己的挨餓的家，讓死神把性命平平安安帶去。他們並沒有犯什麽罪，為什麽就該活活的餓死呢？城裏人不正一點不愁的快快活活的活着麽？……

于是他們默默的便上道了。

經過了很長的一段荒道，轉出壠口，五個人的身子便全部浴在日光裏，

先前看不淸楚的五個人的面貌，這時也就十分淸白可以了然了。

神保沒有上衣，另外那個矮子也沒有上衣，並且連那件短短的褲子也爛了，從許多窟窿中露出大塊大塊的黧黃的皮膚來。但是他們的身軀是偉大的，一望而知這是由于常年的牛馬生活把他們鍊得有力而壯健，如今則因爲許多日子的餓饑結果變成僅僅這樣一具可怕的粗大的骨骼。另外兩個穿的是無領短袖的藍衣，靑褲，但也十分舊爛，十分骯髒，與那副黃色的嘴臉陪襯起來，只顯得分外可怕。至于老庚，這是三十以上的人了，頭上還盤着一條又毛又灰的辮子，面目是端正的，老實的，口中在吃着葛板，眼睛可不住的向走在前面神保的背脊望着，感到說不出來的痛苦，他心中想到自己的老婆，兒子，與神保的娘。葛板，這甜甜的吃來如嚼大麻的樹根，慢慢塡滿了許久不吃東西的肚子，使他感到充實起來，同時一份情緒也緊緊的包圍了他。他跟着四個年靑人走着，簡直有些不能自持了。

五條人影在轉灣處消逝了。

太陽熱呀熱的晒着叫人頭暈，風也沒有了 。他們五個人已上了右邊的高山。炙熱的陽光，夾着刺鼻孔的草氣的熱味兒，直向他們的臉上冲着，眞有些換不過氣來。他們大大的流汗了，對於爬山如今儘有些覺得吃力起來。本來，爬山這是多麼一件平常的事情呵！在以前，就是這村裏旣沒遭兵災又不曾遭旱災的時候，譬如放牛，砍柴，打茶子，打桐子，這一切事，全得爬山的。有時候，還要荷着鋤頭，爬上了這座山，又爬那座山去種包穀，種大麻，高興時還隨便可以哼兩句山歌，逗逗對面採蕨的女人，那時節不是一樣的人麼？可是，現在全不同了。吃過葛板的雙脚，仍然是無力的呵。慢慢的，老庚一個人落後了，隔前面的人三四丈遠。前面的人，年靑些，也不同些，不相信自己的無力，揩揩汗，總是繼續的爬着。惟有老庚一個人，鼓着一口氣，用勁兒趕上了，慢慢又會緩下來。不停的揮汗，大大的喘氣，老庚實在感到五年前害那場大病後一般的軟弱，他眞有些不成了。想向前面的人說：朋友，歇歇吧。可不好說，仍然得走呵。雖然，由於這一點情形，可引起老庚駭怕起來了。想想自己突然的無用，想想今天安心去處置的那種非凡事情，心中忽然恍蕩起來。實在的，老庚有點胆怯。一隻手，下意識的便向腰間褲帶上插着的又硬又冷的那不長不短的東西摸着，心裏一個戰抖，手被那東西吸住了。他再奮力兒走上前，說：

「你們都帶傢伙了麼？」

這聲音太小了，彷彿不是自己說的，自己就聽不見。但是仍然爲另外四個人聽到了。

「自然咯，不帶傢伙，空手給別人陪禮去麼？」

「什麼！刀子麼？」神保怔了一會兒，他是全忘記帶兵器這事情了。但是，一種年青的熱血，豹子般的雄心，並不因爲饑餓就減少的。他看看自己的兩隻臂膀，又用勁把這瘦得只有筋骨的兩根木棍似的東西緊了兩下，提起了一股不可侮的力氣，馬上就壓止着那點驚恐，淡然過去了。他心想，我是不怕的。

「哼，沒有刀子，老子的拳頭就是刀子，擂不死他！」

這話裏含滿了勇氣，一種不可撓的農人的勇氣，夾着一種憤怒，同時也激動了其餘三個人。年長的老庚，則心裏仍然感到一點平平的不安。老庚說：

「我，我主張第一不必傷一點人；第二……」

四個人都不注意他這話，也不回答，只是爬。

老庚不說下去了。他的手，在揩汗，又摸着腰間那傢伙。這是一個軟心的人呀！他想到那塊生人的臉子，可憐的表情，還想到萬一不順手時那不可免避的結果：紅的血，汩汩的感篇一般的那麼洒出來，合着那一幅怪像，唉，這是多麼喪天理，多麼可怕的事情呵！

「我們爲什麼幹這門路子呢!?……」

這倒是難問題。但是老庚想：天喲！我們餓着呵！我們以前是有飯吃的，我們也有田做的，離然「命裏八顆米」，但總有苦的收場。我們只要有一隻牛，送點捐款，害點痨病，可不算什麼。如今，牛給別人牽走了，田也荒了，天旱了，連稗雜糧也不成，我們已許多日子不吃什麼了。老百姓是善良的，老百姓可快見閻王去了。我清楚，這是老天爺收我們惡人的年成，眞的，早早收去倒爽快哩！………

老庚想來想去，幾乎要哭了起來。

對於今天去幹的事情，他總覺得悔。可是沒有法，人已來了，轉家去守着挨餓的妻子，就有飯麼？不單是老庚一個人，他們五個人都是沒有辦法的呵。老庚忽然輕聲說：

「唉，我們眞不應該……」

下半句話便嚇住了，他怕他的同伴們聽着，來嘲笑他的胆小，可是恰恰被那一個打赤膊的長順聽到，長順便掉頭問他：

「老庚，你說我們麼？」

老庚不做聲，又是揮汗，他趕上他們了。長順並沒有放鬆這點說話機會，所以又說：

「嗨，我問你，老庚，我們不應該，什麼事哪？」

「什麼事？你難道以爲我們今天的勾當是對的麼？」老庚索性說了出來，他也想找點話來洩洩氣。

「哈！」神保從中插了嘴，開口就

笑，他笑老庚哩。他說：「老庚哥，你才得一點葛板吃吃，又善菩薩起來，莫哩，我們餓得還不足麼？」

「哼！不應該！別個人牽去我們的牛，拿去我們的錢財，叫我們活活餓死見閻王，那就應該！老庚，怎麼啦！你婆娘崽女的肚子是鐵的麼？」

「…………………………」

老庚似乎生氣了，講輸了，便也不再做聲。

這時大家正翻到山頂，幾棵叢樹遮着他們的身子。老庚喘氣的說：「我們息一會兒，實在累了。」便一面擲身坐下去，一面解紐扣，用他的前襟揩頭上的汗水。另外四個無法的望着他，末了才坐。

這座山是很高的，對面那座却又低些，一切一切，在太陽之下都在喘氣。遠處有一兩匹虫兒不斷的哼着。神保矚目到山脚那一壩田，這些田也荒了；還有幾塊焦裂的黃土，豎着稀稀的瘦得要死的幾根玉蜀黍，看去眞是傷心。一個做田的人，無田可做，來幹這「不應該」的勾當，天知道，這世界是個什麼鬼路數！長順忽然說：

「神保，你知道麼？八壽在城裏丟了！」

「什麼？八壽，他死了？好！他死了！」神保簡直跳了起來，老庚同另外的人也都很驚奇的振了振精神，同聲去問長順：「怎麼死的，那可惡的傢伙？」

長順於是說：

「不是那天悄悄下了鄉，到我們村子轉了一趟，當天就回城裏去的麼？那雜種也該見家婆去了，算是惡貫滿盈，就在轉城裏的路上，黃土坳那坡土兒，給五個人砍翻了！聽說砍成了肉醬，腦殼也割去了！」長順說了，他獰獰的笑。老庚大聲說：

「你們看，天有眼的呀！惡我們，欺我們，全憑他。如今好了，我的債完了！」

「我還欠他五十吊錢呢，現在也好了！」

「死得好，死得好！我們村子裏太平了！」

每個人這時登時都喜歡起來，就像囚犯在臨刑時遇着了大赦一般，他們簡直忘了自己當前的目的。浮在他們心中的是一個矮小身材，麻面青鼻的一幅無情面貌；他們的單純的情緒也只有仇恨與報復的喜悅交和着。這其中尤其是神保，老庚，感到更大的暢快。老庚站起身來，說：

「走，走，我們走呀！」老庚忘形了。

這山下便是他們的目的地，是一條有人往來的大路。歡喜塡滿每個人的心，他們溜到山腰時停止了。他們都蹲下來，隱在茅草裏。一會兒神保說：讓我

下去些！神保同長順便下去了。

他們都是蹲着的，大家不說話，一切突然寂靜下來了。太陽炙熱的，仍然沒有風，夏虫兒在身邊，在脚下，在遠一點地方，放肆的叫着，可是他們一點也不注意這些。頭上的汗，背脊上的汗，陣陣的分泌出來，他們僅僅無意識的揩一下就算了。他們的眼睛，一瞬也不瞬的望着路這一頭，又瞧那一頭。他們在盼望，在等待，在預備一種事情的起頭。

他們的心兒突然都不同起來，整個的靈魂仿彿在緊縮，縮到再不能小的地步。他們是恐怕，驚異，是希望着！可惡的八壽飛去了，自己的娘，自己的老婆孩子們都忘記了，軍隊呀，天旱呀，全都離開了他們的腦海！他們全副精神，只在這條大路的兩盡頭！猛的一隻夏蟬兒在神保身邊的那顆小樹上吱吱的叫了起來，給神保一下驚駭，神保輕輕的罵了一聲：

「叫你的死，去！」

隨手在脚邊扔了一個石子投去，那小東西劃然停止了叫聲，飛去了。

很慢的時間過去了，脚下這段大路仍然是光光的，沒有一個人過去或過來！

「怎麽啦！一個鬼也不見！」

上面兩個躡脚躡手也溜下來了。

「我的肚子叫了哩！」

神保聽同伴嚷肚餓，自己也就覺得餓起來。神保心裏在着急：「天哪，夜來了呢！你們都餓死了麽？」神保只希望有個把人過身就成了。

時間慢了起來，他們都感到肚裏的空虛。

「老庚哥，遠處有點點兒影子麽？」

老庚搖頭。他坐在高一些的地方是可以望見遠處的，可是遠處一個鬼的影子也沒有，所以老庚搖頭。其實，老庚的肚子也正叫了。他把雙眼閉着，登時就想到自己的老婆，這時一定又在哭呢！一會兒他那隻手，又觸着腰間的刀子，于是一灘血，一陣尖銳的哀叫，就又活生生的顯現起來。「這是犯法哪！胭池塘坪的！」他想到那一排明晃晃的刺刀，一陣怕人的號聲，那麽許多人圍着，跪下去，察的一刀，血直射，背上遭劊子手一脚，便倒了。第二天便被野狗拖成了十七八塊，這就是胭池塘坪的人！他打戰！

「我是瞞了老婆同冬狗跑來呀！……
……」

他的腦子慢慢暈眩起來。他想哭，或是索性翻山轉去了。正在這時，下面的神保輕輕的喊他：

「老庚哥，老庚哥你見到麽？………
………」

因爲路的那頭，有一個人影出現了。在斜陽之中確是一個人，矮矮的在移

動，他們並沒有看錯哩。

長順說：「等他走攏來，再動手！」長順的聲音抖顫了。他們於是靜心平氣的再走下去些等待着。

果然是一個人，並不看錯，且向這頭走動着。但是奇怪得很，那來人的面貌還看不清時，達到他們耳朵裏的却是一串隱隱的哭泣聲，這的確使他們錯愕了。

哭聲在增大，彷彿傷心得很，並且尖銳刺耳，靜靜的山谷就更覺得更寂寞起來。

那來的人可以看清楚了，原來是一個婦人矮身段，蓬頭髮，長過膝蓋的舊青衣，背着一個大大的背籠，走起路來是這樣困難，帶着一個哭臉的孩子，慢慢的一步一步身子就像要倒下去的樣子。她的懷裏還抱着一個小的，哭得頂利害的也就是這一個。

「哇……哇……」

婦人走近他們的身邊了。婦人的面目真難看，那麽瘦，那麽黃，眼淚只在汩汩的流着。

「噢，噢，寶寶，莫哭咾！」

「哇哇！哇哇！」仍然在哭。

「娘，我餓哪！」大的一個孩子牽着娘的衣角可憐的嚷着。做娘的沒有法，含着淚，哄騙着他說：「好，好，到前面娘去買粑粑給我的狗狗吃，莫給妹妹！善堂裏田伯伯送得我三吊錢，我爲崽崽買粑粑，莫哭了！」

「哇……哇……」小的還在哭。

婦人的心痛楚極了，帶着一個又抱一個，一面哄騙餓了的孩子，一面在黃昏裏背着那個龐大的背籠．慢慢的傷心的經過這山谷，沒在前面的樹影裏，不見了。

這婦人平平安安走出這山谷不久，黑暗就開始從四面包圍攏來，漸漸加濃。

老庚已餓得暈倒了。在黑暗裏還有四個空肚子的年青農人睜着餓餓的眼睛！

民國二十三八月中秋前夕在沙灘

原文献残缺